

金蓮仙史

金蓮仙史原序

余思道德之宗。性命之原。是炁也。理也。氤氳於太虛之間。凝聚於六合之內。建天立地。原始要終。垂亘古而不變。歷萬劫以長存。彌高彌遠。至真至靈。太上強而名之曰道。伏羲見河圖天地陰陽生成之數。衍成卦爻。蒼頡因洛書之數。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見鳥跡而作篆。文。武。周公演周易。篆後天之妙用。庸成傳說。陳天道。達造化之根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明乎仁義之端。女皇教聘定。諭嫁娶。立乎人倫之始。於是三才定。而六藝成。文墨興。而禮樂作。致於百家著。作三教經書。汗牛充棟。不知其幾千萬億也。時人不能窮究本根。盡在尋枝摘葉。愈見愈迷。更求更遠矣。今且世事澆漓。人生輕薄。見奢華淫說。則似糖似蜜。聞正真義理。則如隙如仇。故邪妄益多。正氣日耗。凡有聰慧者。皆以筆墨上求精。仕宦者。盡在名利中着意。由

是則國風衰。民心離。安得不敗乎。今見秉忠直之心。立剛毅之志者。鮮矣。以道義上留心。性命中着腳者。更鮮矣。嗟乎。世間個個爭名奪利。人人愛酒迷花。誰知樂極終有悲來。福盡即便禍至。不行八德。位立三台。終是小人。不修十善。富有天下。死作窮鬼。生圖非義之名。死墮無間之獄。惟有臭名。遺流萬世。畢竟與我有何益乎。聰明達人。靜自思之。急速改邪歸正。悔往修來。毋使身沉苦海。泊沒沉淪矣。悲夫。今且世衰道微。去聖日遠。凡有真志者。不得其門而入。盡被傍門野教誘惑。無夙根者。以虛情幻境上認真。酒色財氣中取樂。蝸角爭名。蠅頭奪利。豈知光陰有限。轉瞬無常。幻夢覺時。事事非真。傀儡收處。般般是假。苦海無邊。回頭是岸矣。

余見舊本七真傳。非獨道義全無。言辭紊亂。兼且諸真始末出典。仙跡一無所考。猶恐曳害後世。以假認真。

因是遍閱鑒史寶誥。搜尋語錄丹經。集成是書。共記四卷二十四回。其中以重陽所度七朵金蓮爲重。名之曰金蓮仙史。厥中事事有證。語語無虛。乃登天之寶筏。渡世之慈航也。惟願有志於道者。宜細細靜翫。不可當作小書世文而論。果能達此書中意義。道德之門可入。修真之路可尋矣。學者當效邱。白二祖之苦志堅心。勇猛精進。修持道業。何愁德之不立。道之不成哉。是爲序時。

光緒甲辰歲季秋望日。

台南青陽道人潘昶明廣自序。

金蓮仙史目錄

第一回	演玄元諸仙留聖跡	審造化二子降凡胎
第二回	林靈素興玄談道德	呂洞賓護國滅妖邪
第三回	岳鵬舉捨命輔中興	王世雄被黜空世事
第四回	醉仙橋世雄逢道祖	醴泉觀呂祖試凡心
第五回	李老君崆峒會羣真	王重陽寧海度諸子
第六回	王重陽出神試真心	孫不二殞容求至道
第七回	邱啓法訪道覓真師	郝恬然求玄聞至道
第八回	重陽子南遊逢了道	王孝先北轉遇真師
第九回	王重陽設教行道德	孫不二裝瘋學神仙
第十回	闡玄教七金蓮會集	揚宗風六仙友搬喪
第十一回	大魏村六仙友拆散	小華廟二弟兄逢災
第十二回	邱處一蟠溪行苦志	孫不二三井顯神通
第十三回	王處一禁中施道術	邱長春隴上度女流
第十四回	邱處機成道化諸胡	譚長真出神除妖魅
第十五回	劉處玄駙馬獄祈雨	郝太古趙州橋養神

第 廿 四 回	第 廿 三 回	第 廿 二 回	第 廿 一 回	第 廿 十 回	第 十 九 回	第 十 八 回	第 十 七 回	第 十 六 回
元 運 興 諸 將 扶 社 稷	邱 長 春 白 雲 堂 登 真	劉 真 人 洛 陽 插 牡 丹	九 宮 山 張 道 清 坐 脫	閣 皂 山 孫 耿 鍊 丹 藥	蒙 古 帝 頒 詔 求 道 德	劉 長 生 福 州 棄 幻 相	石 上 談 玄 空 中 飛 蓋	白 玉 膽 死 心 求 道 德
帝 詔 降 眾 仙 受 敕 封	純 陽 子 青 霞 洞 遺 跡	黃 石 公 紫 柏 遺 松 子	白 雲 觀 長 春 子 談 玄	冲 虛 觀 白 沙 送 泥 丸	邱 長 春 御 前 說 玄 功	長 春 子 雪 山 復 回 書	醮 壇 作 法 海 市 驚 人	邱 長 春 度 世 作 西 遊

金蓮仙史卷之一

第一回 演玄元諸仙流聖蹟 審造化二子降凡胎

詩曰

靜觀萬事一華胥。世態炎涼總是虛。
于吉卧祈三尺雨。莊生坐著五車書。
王鵝嚴釣林梅鶴。陶菊周蓮苑竹魚。
諸子種情原有別。塵心淨盡達真如。

又詩

道德無爲體自然。師師授受有真詮。
丹成紫府書名錄。果就瑤京注永年。
太上千支貯玉冊。天仙一脈肇金蓮。
玄綱流演垂今古。世世相承啓後賢。
話說普天之下。原有四大部洲。東勝神洲。一日弗於逮。
。南瞻部洲。一日閻浮提。西牛賀洲。一日瞿耶尼。北
俱廬洲。一日鬱單越。此四洲。彼暗則此明。此暗則彼
明。凡所暗者。曰混沌也。今當南閻浮提。自開闢以來

。立國大小。共有三百有餘。所產人物。惟中華國土最美。所以上界天仙真聖。中國最多。凡中國得道者。自古迄今。惟唐、宋間最盛。

凡我天仙始祖。東華帝君王玄輔。漢初人。自得尹喜真人之道。居崑崙山煙霞洞。修鍊丹成。至漢桓帝時。度正陽帝君鍾離權。乃陝西咸陽人。智勇雙全。仕漢為諫議大夫。因北羗人寇亂。有胞兄鍾離簡。仕為中郎將。上本薦弟。拜為大將。北征。梁冀忌之。羗人劫營軍敗。權匹馬單槍。逃至山中。夜見燈光遠照。策馬覓之。見茅廬有僧。鶴髮童顏。權異之。詰其姓名。乃黃龍誨機。即商山四皓。夏黃公崔廓也。公曰。汝為漢朝大將。內有奸雄。外有叛黨。至於軍敗。無有容身之地。可往投師於少陽君。將來當作真仙領袖。何必久戀塵世。埋沒於輪迴矣。權聞斯言。心纔覺悟。公引去拜少陽君為師。得聞至道。後與兄簡。同入華山修鍊。自號正陽

子。字雲房。道成。玉帝降詔。封權爲太極左宮真人。後隱姓名。曰金重見。仕魏爲大將。鎮守代郡。見晉帝驕奢。遂隱去。

至唐朝而度孚佑帝君。姓呂。名紹先。先祖河南永樂縣人也。伯父有溫良恭儉。父名讓曾舉進士。任海州刺史。母王夫人。於貞觀丙午二十年。四月十四日巳時誕生。少有智慧。在襁褓時。馬祖見之曰。此子骨相不凡。日後風塵表物。他時遇廬則居。見鍾則叩。及長時。知孝梯。行禮義。日記萬言。矢口成文。配妻劉氏。三舉進士不第。至四十六歲。母命赴試。遂帶家人童寄兒進京。至長安酒肆。遇正陽贈枕。紹先倚枕熟睡。夢中赴場。文章出眾。中了頭名狀元。赴瓊林宴。遊京街三天。奉旨回家。興墳祭祖。來年覆命。卽放主考。事畢。轉陞都察御史。爲官清政。遂陞禮部侍郎。轉陞吏部尚書。被奸臣奏了一本。定其反國之罪。遂削職拘獄。不

數日。提監取決。白刃臨頭。如頭頂紅鍋。行走十里。痛楚難言。及覺時。滿身流汗。正陽道。此夢如何。紹先驚問道。我今一夢。寄兒執爨黃梁未熟。夢中之事。師知之乎。正陽道。汝慕富貴榮華。一生窮通得喪。盡在此也。若不急早回頭。白刃臨頭之時。悔則晚矣。紹先聞言。肢體如麻。方覺富貴榮華。皆如黃梁一夢耳。自此正陽別去。紹先存心訪道。悟世虛浮。

時周天授二年辛卯。赴試。得中進士。出任江州德化縣令。游匡廬山。遇火龍真人鄭思遠。傳天遁劍法。并內鍊之訣。自此棄官雲遊。使童寄兒回家報信。寄兒領命回家。夜宿孤館。思想道老爺。棄官訪道而去。使我回家。報知主母。我今有何面目回去。得見主母。到不如死於此地。待老爺道成。可來度我。遂縊死柳樹之下。而後紹先復遇正陽傳授金丹口訣。修鍊而得成真。回家看墓。度柳登真。而謂柳仙。即童寄兒。本名郭上竈也。

。後至元間詔封宏教柳真君。此是後話。不嘍。

卻說紹先道成。自號純陽子。名崑。字洞賓。遍處行化度人。至廣州。度何姑而成道。至昌黎度韓子以登真。遊邯鄲。令盧英一夢而覺世。遊燕京。使劉操片言而求玄。攜藍養素。同遊碧落。度曹景休。共上蓬瀛。並度張珍奴。侯仙姑。以上諸仙。籍中略有可考。此皆呂祖之夙願未了耳。何以知之夙願未了。而昔正陽帝君。奉詔昇天之際。空中霓旌幢節。隊仗紛紜。鸞車鳳輦。天使下迎。詔爲九天金闕選仙使。謂洞賓曰。汝當住世積功。他日亦當似我。洞賓曰。崑之志。異於先生。必度盡眾生。方昇上界。正陽曰。汝志願宏深。可成大器。我今雖返天闕。他日當助汝之力。滿汝之願矣。遂昇天而去。故後鍾呂二仙。在在度化。方方接引。未嘗離也。後人有詩讚云。

願力宏深道德高。古今仙籍稱英豪。

方方接引無心客。處處提携有志操。
畫鶴題詩驚世俗。飛鸞開示破塵勞。
人人若使如鍾呂。只用吹噓拔一毛。
卻說雲臺通程真人王昇。自漢初時得道。後老君命張申。
。王昇。李忠同掌雲臺。至唐玄宗時。諸仙齊赴。方諸
度索。蟠桃大會。王昇真人。從老君遊諸仙島。見諸仙
紛紛降世。各積功勳。遂起塵寰之念。即欲隨機降世。
待時積功。

至宋徽宗政和年間。西秦長安咸陽縣。大魏村地方。有
一位老爺姓王。名仁政。曾舉孝廉。兼且世代簪纓。仕
爲山西武州令。在任數年。頗有清政之名。年長半百。
因乏嗣。辭職還鄉。與太太謝氏。帶同家人。小僕渡過
黃河。僱了幾乘馬車。路過西嶽廟前。日已西沉。急忙
投店歇宿。安置車夫馬匹。用過夜膳。與太太商議道。
此處華嶽廟。乃西嶽金天順聖帝君之行宮。神靈顯赫。

世人凡有禱祈。靡不立應。我今因無後嗣。辭官不做。想我家祖上。數代嘗有積善之名。今我與你平生好善佈施樂道。余嘗聞易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豈虛言哉。我思天網恢恢。疏而不洩。我王氏今招絕嗣之愆。恐未必也。遂連夜寫成一張祈嗣的表章。徹待天明。遂買些香燭帋錢之物。夫婦二人。詣廟拈香禱祝。化表呈詞畢。夫婦回程。不嘍。

且說西嶽大帝。掌管天下仙秩。鬼神人民賞罰功過之事。凡有大事。必奏玉帝。由天詔發落。小事悉由自主。今見王仁政這道疏文。遂差判官。並城隍土地等神。急去查察王氏。諸神回復道。王氏數代積善。兼且仁政夫婦。累積陰功。西嶽大帝見其根原深厚。不敢自主。遂將這道疏文。帶至通明殿。表奏玉皇。內有許旌陽天師。執疏呈上玉帝。玉帝見疏文上寫云。職司華嶽。稟乾兌伏以。位居西方。統庚辛而化育。職司華嶽。稟乾兌

以生成。萬世昭靈。無求不應。千秋赫濯。有感必通。
。謹疏爲據。大宋國。西秦咸陽縣。大魏村居住。信
官王仁政。偕妻謝氏。是日共沐拈香。至心懇禱於西
嶽廟庭之神曰。伏惟王氏數代行仁。難招絕嗣之尤。
仁政半生積善。可禱續先之慶。謹露丹衷。冒瀆聖聰。
。凡所希求。曲垂蔭佑。伏願白玉京中頒紫誥。賜永
壽之麟兒。黃金闕內敕丹書。衍宗祧之犢子。承先啓
後。光祖耀宗。更祈家居迪吉。諸事亨嘉。下情無任
不勝激切屏營之至。謹具心疏。百拜上奏以聞。
玉帝覽畢道。未知王氏果有善證否。西嶽帝君奏曰。臣
曾遣使查察。王氏數代。頗有陰功。更兼仁政夫婦。十
分行善。臣不敢私賞。因是表奏玉帝。伏乞陛下。敕四
果之仙下降。與其作子。將來可暢玄風。玉帝聞奏。未
及回旨。只見班中走出王昇真人。執簡長跪奏道。臣啓
奏玉帝陛下。臣昔從老君遨遊下界。見玄風衰弱。欲降
塵寰。將來重整玄綱。作後人之模範。廣闡大教。爲苦

海之慈航。臣敢冒聖聰。允臣奏悃。不勝慶幸之至。玉皇見奏。玉顏大喜道。卿欲下降塵寰。廣闡道教。幸其與卿同姓。根原不改。遂命玉女精衛。進玉液瓊漿一杯。飲此瓊漿。雖轉托胎原。能使前因不昧。徹待棄塵之時。自有真仙點化。證品仙秩。另行陞賞。那王昇真人。拜謝玉帝。執杯就飲。玉女精衛在傍。見王昇真人奉旨下凡。遂起思凡之念。微動秋波。將王昇一窺。玉帝早知其意。卽命精衛一同下凡。將來配成夫婦。直至功圓果滿。可登天闕。同返瑤宮。二仙謝恩辭駕。四大天師及諸天仙。送出凌霄。二真拜別眾仙。西嶽帝君。回轉華嶽。不嘍。

且說玉女精衛原來是神農炎帝之女。名曰女華。曾師赤松子。此女因欲渡海訪道。志慕長生。拜辭父母。帶同宮娥采女。至海濱結筏渡海。出洋溺海而死。一靈真性不昧。化成一鳥。而名精衛。嗔心不改。嘗欲啣西山之

木石。填盡東海。後遇師赤松子。帶見王母。王母命守
閨苑桃園。徹待嗔心淨盡。轉托人身。方能脫離羽屬而
昇上界。自從赴方諸大會。王母命精衛侍駕玉帝。隨機
應變。轉托人身。故那精衛。此時乘機下降。托胎於長
安城中。和氏爲女。其母夢青鳥飛人懷中。覺而有孕。
後生和氏。不嘔。

且說王仁政回至家中。忙了幾天。家事安排定妥。纔覺
心安。忽然冬去春來。時逢二月。天氣清和。夫妻同游
花園。但見桃花正開。豔麗映目。嘗思乏嗣。未展眉懷。
遂喚家人王興移酒席於花前。對花賞嚼。吟詩云。
曾記當年栽植時。興中嘗詠種桃詩。
今辰攜酒重欣賞。樹老花開結果遲。
那太太聽見這首詩笑道。樹老果遲結成。方知老有實味
。這一言感動仁政心懷。夫婦歡飲談笑。是夕夫婦同寢
榻中。忽見一羽士黃冠鶴氅。從空而下。立於榻前。高

聲道。吾乃漢朝真仙。欲寄居於此。將來可作玄門領袖也。夫婦驚覺。卻是南柯一夢。二人疑而不信。若然是夢。爲何一同見聞。其中必有因緣。那太太遂覺有孕。正是光陰荏苒。不覺十月胎圓。時值政和二年。壬辰歲十二月二十二日。那謝氏忽覺腹疼。知將坐蓐。急忙叫使女。通知老爺。那王仁政急排香案。先拜天地神明。次告祖先。但見紅霞映目。異香滿空。想道。這三九天氣。如何有此霞光瑞氣。乃是此子瑞證也。只見家人使女歡天喜地。抱出一個活寶。仁政執過手來一看。見此子生得眉清目秀。額高鼻隆。將來不是凡品。一則是王氏數代積善。二則上年禱於華嶽廟。神靈有感。故得此子。可延王氏宗祧。亦可慰老景平生之望。不負我夫婦。一生好善之意也。遂吩咐王興安排酒席。以備三朝待客。凡左鄰右舍、親戚良朋。無不到來恭賀。一家忙了數天。不覺年近春來。更添許多的鬧熟。忽然滿月之期將至。此時咸陽一縣的縉紳。長安無數的官員。俱來恭

賀。車馬來來去去。不知其數。整整鬧熱了數天。正是
。車馬盈門如赴會。良朋滿座似方諸。
若非積善陰功廣。安得真仙降玉輿。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林靈素興玄談道德 呂洞賓護國滅妖邪

詩曰

名利幾多是與非。不如退步隱山歸。
棄文人武心含憤。訪道求玄自見機。
物性未明難把握。衷情已釋莫相違。
從今打破酸齏甕。跳出樊籠跨鶴飛。
卻說鍾呂二仙。遊玩終南。見王家門第。好生鬧熱。鍾
仙道。此是通程真人王昇。下降此處。今當滿月之期。
恐其昧了前因。我同你去點化一回。有何不可。二仙遂
搖身一變。變成二個遊訪的道侶。你看二仙怎生打扮。
但見。

一個頭戴箬笠。身穿百袖襖。滿濺污泥。一個足踏芒
鞋。肩掛千針衣。褐零破碎。這一個三絡長鬚條直。
口唱道情聲嘹亮。這一個滿口連鬢蓬鬆。手拿漁鼓嚮
隆葵。正是逍遙物外全真侶。通達玄微羽士流。
二仙到了王家門首。就敲響漁鼓。唱起道情來。

昔日眾仙入帝京。信官懇禱玉麒麟。真人奉旨臨霄漢。
。欲把玄綱日日新。種金蓮。度世人。方方闡教自通
神。道風開宋室。玄運發元辰。明月清風處處有。魚
臺穩坐整絲綸。
正遇那老爺送客出門。只見二位全真道侶。口唱道情。
手敲漁鼓。急忙上前作揖道。未知二位道長。駕臨卑地
。足使門生瑞氣。地發光輝。惟願不嫌塵濁繁蹟。可請
進內廳坐談。二仙見他慇懃接禮。果然好善不虛。遂還
禮道。既蒙不嫌襪褸。敢不如命進謁。三人相讓。走進
廳上。重新見禮。分賓主坐下。急命王興虔設素齋。二
仙止道。貧道二人。雖在塵世遨遊。却曾久斷煙火。既
蒙留待。足知閣下。好道之心可見矣。那老爺見其不食
煙火。愈加恭敬。急忙另取梨果之物。以盡敬心。二仙
笑道。貧道二人。亦非乞食而來。早聞閣下。產生令郎
。乞賜一見。未知尊意若何。仁政笑道。小犬纔生。今
朝滿月。既然二位愛看。敢不如命。遂命王興通知太太

。急將少爺抱出外廳。二仙執過手來一看。見此子微有
笑意。鍾仙道。此子生得眉清目秀。額高頤方。鼻隆耳
大。將來不是塵中物。定作玉京會上人。呂仙道。此子
表相不凡。必成大器。但小運有些欠通。先喪父而後喪
母。前學文而後入武。將來夫婦同人蓬萊境。九宗七祖
盡沾恩。當要取一個响噐的美名。庶使根基永固。易養
成人。仁政執住。命使女抱轉內房。遂上前深深作揖道
。請二位仙師。將小犬取個名字。使其得沾仙福。敢祈
永壽。方表我平生好善一片真心。未知二位仙師。肯容
納否。二仙喜道。我見此子將來允文允武。而作公卿。
必得多福。多壽。多男子。以三多吉慶爲名。可名壽。
字允卿可也。那仁政老爺。聽說大喜。復上前作了一揖
道。願如師言。王氏宗祧有望。我願足矣。二師莫更遠
遊。敝地後園。頗是清靜。二師請到後園靜養。雖則不
食煙火。待我備些果子。嘗可供養。二仙笑道。我二人
踪跡無定。居心不一。自此告別矣。仁政道。敢留二師

姓名。日後可期再見。鍾仙道。貧道姓金。名重見。呂仙道。貧道姓昌。名無心。只此一別。不能再見。將來可見於令郎矣。仁政送出大門。化一陣旋風。忽然不見。仁政知是神仙下降。遂向空下拜。禱祝默佑。回家將二仙畫一軸仙像。常供養香火。不嘍。

時徽宗皇帝好道。賜方士徐知常。號冲虛先生。徐守信靜虛先生。劉混康。玄妙冲和先生。甲午春。撫州王文卿尸解。敕封凝神殿侍宸。冲虛妙還真人。吉安府。吉水縣。李思廣仙去。帝命建觀祀之。溫州道士林靈素。字歲昌。少從和尚削髮爲僧。苦其師笞罵。棄僧爲道。入蜀參訪。遇右玄真人趙昇。求道苦守數年。得傳道術。後往來淮泗間乞食。被僧欺辱。至京寓太乙宮。徐知常薦之。帝召見。靈素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最高。其治曰高上神霄府。其王曰無上玉清王。卽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長生大帝君。卽陛下是也。其次爲東華

帝君。蔡京。卽左元仙伯。王黼。卽文華吏盛章。劉貴妃。卽九華安妃也。帝大喜。益加信之。原來帝曾夢遊神霄之事。暗合其言。帝每以邊事爲慮。靈素曰。遼方自顧不給。何暇爲寇乎。是冬女真完顏阿骨打叛遼。攻陷江甯州縣。乙未春。正阿骨打稱帝。更名旻。爲金太祖。國號大金。建元收國。是秋。襲黃龍府。至混同江。苦無舟渡。神負渡之。水及馬腹。遂陷黃龍。邊吏具報汴京。帝召靈素曰。卿所言驗矣。丙申春。賜靈素號通真達靈先生。四月詔林侍宸。大會道士於上清宮。帝初以未得子嗣爲念。道士劉混康。言京城西北地卑。少加高。當有多男子之祥。帝命加數仞岡阜。而後宮生子漸多。益信奉道教。秋九月。帝上玉帝聖號。詔天下洞天福地。修建宮觀。塑造聖像。忽宮中有鬼祟。白晝現形。盜竊金寶。姦淫嬪妃。不得休息。眾人惶懼。帝召靈素治之。息而復作。帝精誠虔禱。奏詞齋醮。一日晝寢。見一道士。頭戴碧蓮冠。身披紫鶴氅。手持水晶如

意。向帝揖曰。吾奉上帝命。特來除此妖祟。良久。閃
出一位金甲神。捉崇擘而啗之。帝問。披金甲者何神。
道士曰。所封崇寯真君關羽也。帝問。張飛何在。關羽
曰。飛與臣累劫兄弟。世世爲男子身。在唐時爲張巡。
今已爲陛下社稷。生於相州岳家。他日爲陛下臣。輔佐
中興。飛將有功焉。帝問道士姓名。答曰姓陽。四月十
四日生辰是也。帝覺。召靈素問之。素曰。此呂仙師也。
詔天下皆進純陽妙道真人之號。崇奉祀典。丁酉金改
元天輔。秋帝幸上清宮。命靈素講道經。每設大醮。費
錢數百萬。謂之千道會。天下道士咸集。一日有瘋癲道人
。赴齋畢。欲面謝恩。見帝曰。陛下好道誠美。難免幸
北之憂。帝異之。問曰。君非呂仙乎。答曰。臣姓李。
不姓呂。將返入閩。至午未丙丁。再謁於北轅也。言畢
。忽然不見。帝問靈素。素曰。聞閩有李梯。其狀是也。
詔立像於呂祖之側。戊戌四月。道錄院上章。冊帝爲
教主道君皇帝。凡表疏奏章。皆從道教。敕天下遍造宮

觀。造帝誥。天書雲篆。加靈素。號通真達靈元妙先生。
。加張虛白。號通玄冲妙先生。至於諸王爭入道教。都
人稱道家兩府。張虛白。係鄧州人。通太乙六壬。遇異
人傳道。帝聞其名。召主太乙宮。出入禁中。惟談道德
。不言事務。後見朝政日紊。遂辭去。遊武陵。於崔婆
飲酒。屍解去。後鄉人復遇於揚州。因寄詩於崔婆曰。
武陵溪畔崔婆酒。天上應無地下有。
道士南來飲一斗。醉卧白雲深洞口。
戊戌改元重和。己亥改元宣和。改佛號謂大覺金仙。改
僧爲德士。易衣服。伏本姓。寺院改。作宮觀。尼爲女
德。庚子夏。改元元德。靈素有罪。放歸田里。謂徒曰
。我將逝矣。可將棺。擡至南山下。遇地折處。可埋之
。言畢遂逝。徒從其言。至南山下。果有折地。掘下見
深不可測。遂下棺葬之。明日視之。坦然不知葬處。聞
於帝。帝歎息不已。

是冬睦州方臘作亂。攻陷婺歙衢州。繼陷杭州。虎踞數年。淮南有宋江等三十六人。上應天罡之數。結寨梁山。得玄女娘娘。夢授天書及黃白之術。橫行河朔。轉掠京東諸郡。官軍莫敢挫其鋒。張叔夜知海州。宣論朝廷德意勸之。宋江等乃降。卽命從征杭州方臘。宦官童貫。合兵進擊。宋江等兵。大半喪於水滸。方臘兵敗。遁隱於幫。時源洞韓世忠。爲王淵裨將。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徑。殺其數十人。擒方臘。睦州寇平。忽禁中妖祟作亂。貫夜不寤。或現如大龜。或化爲人形。兵刃莫能近其身。帝甚憂之。臣僚具奏。嵩山道士。名曰昌虛中。頗有道術。善能治祟。帝命召之。使去訪求。見一道士。獻詩一首云。

遙指高峰笑一聲。紅霞紫霧面前生。
每遊塵市無人識。長向山中有鶴迎。
時弄玉蟾驅鬼魅。日煎金鼎煮瓊英。
他年若赴蓬萊會。知我丹書有姓名。

帝觀詩意。思昌字虛中。乃呂也。自此禁中妖祟頓止。
更加崇奉。不嘍。

却說成都有謝石。字潤夫。博學知變。得呂祖之道。以
拆字言人禍福。無不奇中。名聞九重。召至後苑。嬪妃太
子。斷之無不應驗。帝錫甚厚。補承信郎。石知北方多
過。未幾歸蜀。壬寅春。金伐遼。遼主敗走雲中。金又
克西京。遼奉晉王淳稱帝。都燕京。是冬宋約金攻遼。
克燕京。遼主淳走天德。癸卯秋。金主旻殂。弟晟立。
爲金太宗。改元天會。時王嘉年十二歲。能通經史。諸
子百家。無不通曉。忽父無疾而終。家事悉憑母與王興
料理喪葬。以自未曾成立。惟痛哭而已。謝氏太太。憂
子年幼。十分悲泣。恐其有傷。反以好言相慰道。父老
百歲。死期終有。况你父年已六十餘矣。亦不謂短命也
。祇要汝發憤攻書。求其上達。那時你父雖在九泉。心
則安矣。允卿聽母之言。叫他立志攻書。遂答道。兒思

此時。天下紛紛變亂。宋今約金滅遼。金強。必然南渡滅宋。這數年間。正在武將進功之際。依兒所見。不如棄文入武。一則可以保身立業。二則可以輔國安邦。此乃兒之願也。乞母親裁之。謝氏想道。我兒年雖幼稚。此出言非凡。今且人事未達。開口就論邦國之事。量其將來不是池中物。必待風雲際會時。遂向嘉道。娘是女人見識。無非望汝長成立業而已。凡曰文武。聽從汝好可也。自此以後。允卿更名中孚。就在家中操弓演箭。負石弄刀。至十八歲。改名世雄。赴考入判。娶長安城中。和都尉之女爲妻。明年母親病卒。居喪三年。至二十四歲赴試。高中第三十六名進士。回家興墳祭祖。不啻。

且說宋以張商英爲相。天早已久。及商英受命。是夕大雨。帝喜。大書商霖二字。賜之。有傴僂道人。及門求施。商英戲問曰。爲道士。當有道術否。答曰。能捏土。

爲香。卽堦側取土。捏而焚之。奇香撲鼻。煙罷。道人
不見。案上留詩一首云。

捏土爲香事有因。世間宣假不宜真。

皇朝宰相張天覺。天下雲遊呂洞賓。商英自憾不識。從此格去心非。有志於道。後被何執中
譖言。出知河南府。復貶爲承信軍節度使。後見事日非
。乃棄官至終南訪道。見二人曰。磕睡漢今醒矣。商英
驚異。拜叩姓氏。二人曰。言乎近則范蠡。張良。言乎
遠。則歧伯風后。子向從呂公之遊。成道奚難。商英拜
求度世。二真遂授以口訣。令其勉力自修。遂別去。商
英擇地修持。不嘍。

乙巳春。金執遼主延禧歸。東遼沒。耶律大石。稱帝於
起兒漫。爲西遼德宗。建元延慶。時宋封童貫爲廣陽郡
王。張商英歎曰。外起強敵。國多災異。宦者封王。亘
古未有。此亡國可翹足而待也。遂入滇南修鍊。未幾丹

成度世。正是。
道路雖遙自可求。忠心保國自然休。
今朝不管紅塵事。跨鶴乘鸞返十洲。
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岳鵬舉捨命輔中興 王世雄被黜空世事

詞曰

世人志要堅。輔國安邦學聖賢。一片忠心扶社稷。未
展衷情意。浩氣冲天已了然。懷抱先天志氣全。今將
世事都拋撇。了却塵情覓真鉛。右調追雲飛
却說乙巳冬。金兵分道入寇。宋帝召种師道。為兩河制
置使。姚平仲與俱赴汴。帝以金師日迫。避兵東幸。李
綱請假。皇太子位號以守社稷。帝即禪位。太子桓。即
位為欽宗。尊帝為太上皇帝。立朱氏為后。丙午春。改
元靖康。立十二月。師潰黎陽。金人渡河。以李綱為東
京留守。督諸兵入援。金兵圍汴京。李綱力戰屢挫之。
金人議和。遣康王構為質。种姚兵至。夜襲金營。金將
侯吏覺之。出馬交戰。早驚動了金營各路兵馬。一時殺
來。种師道。督兵在後。見金兵勢大。不敢亂戰。引兵
且戰且退。漸漸遁去。姚平仲之兵在前。深人重圍。二
萬精兵。盡被圍捆。姚平仲原有萬夫不當之勇。此時金

兵勢大。左衝右突。殺條血路。乘着青驪。一晝夜馳七
百五十里。至鄧州得食。後入大面山。解驪倚石坐定。
忽覺心地清涼。見上山來一道者曰。汝爭着這點功名。
陷害二萬之命。罪業不小。平仲拜伏求度。道者曰。余
漢將鍾離權也。以事跡相類。特來度汝。遂授至道。令
其山洞靜養。道成時。必當積功累行。平仲拜受靜養。
不嘍。

是冬金人。陷河東諸郡。更陷西京。詔康王往金。至磁
州。守臣宗澤迎謁。勸勿往。初相州湯陰縣。岳利真人
。須林五世孫也。妻姚氏有娠。晝寢見鐵甲丈夫人曰。
漢張翼德當住於此。醒來遂生一子。有大鳥若鵠。飛鳴
屋上。因名飛。字鵬舉。時崇甯癸未二月望日生。未幾
洪水泛漲。母抱飛坐大甕中。隨水衝激。抵岸母子無恙
。少負節氣。沉厚寡言。家貧力學。少有神力。初學射
於周同。發無不中。周同死。每朔望必至墓祭奠。父卒

盡禮喪葬。娶妻李氏奉母。復師西牟山魏中。卽魏伯陽
真人翫世。得受兵鈴。時鄉人多爲盜匪。母刺盡忠報國
四字于飛背上以誡之。劉鞅宣撫真定。募敢戰士。飛往
投之。累擒劇賊。康王授飛爲承信郎。時康王在磁州。
出謁崔珙祠。少憩祠中。俟日暮潛歸。朦朧際有人曰速
起。追兵至矣。王驚醒。見星光下有馬。跨而加鞭。遇
水騰躍而過。天明。遇相州兵迎入。其馬僵立。視之卽
崔府君祠中泥。馬也。金兵圍京城。要帝出盟。遣使持
臘。詔至相州。命康王爲河北。兵馬大元帥。帥師入衛
。兵敗。帝如金營議和。丁未春。帝身陷金營。金將迫
帝易服。侍郎李若水。罵賊被殺。劉鞅自縊死。八十日
就殮。顏色如生。二月。金劫后妃太子宗戚。惟孟后以
廢居得免。金人以少宰張邦昌爲楚帝。是夏金囚二帝三
千人往北。孟后降手書。令康王嗣統。羣臣固請正位。
遂卽位於應天府。爲南宋高宗。改元建炎。尊孟后爲元
佑太后。宗澤爲京留守。令岳飛大敗金人。陞爲統制。

戊申春。金兀朮犯汴。宗澤敗之。前後上疏。爲黃汪所抑。疽發背而死。杜充代之。悉反於澤。兵敗。己酉。帝奔鎮江。以呂頤浩拒守。帝如江甯。改江甯爲建康。冊子裡爲皇太子。未幾殂。遣洪皓使金。通問二帝消息。被拘留於冷山。七月兀朮寇汴。杜充棄汴走。帝如杭州。改曰臨安。是冬杜充叛。降於金。諸軍皆潰。兀朮南侵。帝奔明州。兀朮陷臨安。帝航於海。庚戌春。金人追襲。帝提領海州。張公裕敗之。帝如溫州。停舟於金鰲島下。帝登遊。見石上壁峭有詩云。

牡蠣灘頭一艇橫。夕陽西下持潮生。

與君不負登臨約。好向金鰲背上行。（徐神翁題）

帝驚歎。顧侍臣曰。朕初生時。徐神翁進此詩於上皇而化。豈知應於今日也。帝還越州。時韓世忠。大敗兀朮於江中。兀朮欲趨建康。岳飛伏兵牛頭山。長子岳雲年十二歲。雙錘截戰。兀朮復敗出江。韓世忠阻金兵於金山下。兀朮用火攻遁去。徙二帝於五國城。金立劉豫爲

齊帝。辛亥。宋改元紹興。以張浚爲江淮招討使。岳飛副之。張浚遣子張憲。隸岳飛帳下。飛引張憲。牛臯。王貴。岳雲等。討擊江淮。悉平。孟太后崩。以秦檜。呂頤浩爲左右僕射。黜胡安國。提舉仙都觀。召張浚。經畧熙河。是夏岳飛破虔州。帝書精忠岳飛四字。制旗賜之。乙卯春。金主晟崩。其兄之孫亶立。爲熙宗。仍號大會。帝以趙鼎。張浚爲左右僕射。張浚欲薦友蘇雲卿代之。使至。蘇雲卿隱去。有詩寄使回。張浚見詩云。多年別作一家風。豈料閒名達帝聰。可笑時人貪富貴。莫將污穢濺蘇公。張浚歎息不已。後有人見於宜興。容貌益少。轉瞬不見。是夏岳飛受命。進爵鄂侯。討楊么。帝召張浚還。飛曰。請留八日。我擒楊么。果然八日斬么。浚歎曰。岳侯神算也。丙辰夏。岳飛以母喪去官。詔起復之。飛上疏請復中原。帝不許。乃還。丁巳。何薛自金還。始聞太上皇及太后喪。帝成服。詔岳飛屯江州。戊午春。金

改元天眷。帝定都臨安。以秦檜爲相。王倫偕金使來議和。歸地。檜力主之。岳飛上言。相臣謀國不臧。檜深銜憤。王倫被金人拘於河間府。自縊而死。庚申。兀朮復陷河南陝西州郡。吳璘敗於扶風。兀朮用鐵浮圖。被劉蹊破之。岳飛進復西京。留大軍於穎昌。兀朮以拐子馬來戰。飛命以麻紮刀。斫其馬足。兀朮益兵攻戰。岳雲以兵敗之。兀朮兵敗。欲歸北。秦檜欲議和。諷帝詔諸將班師。以金字碑召岳飛還。飛憤泣。引兵還鄂。兀朮復陷河南郡縣。秦檜以張九成等七人謗己。皆貶之。九成自號無垢子。乃是文昌化身。通釋道經典。貶知邵州。後乃隱著書。不嘖。

辛酉。金改元皇統。兀朮陷壽春。詔張俊。劉錡救之。金兵奔遁。詔班師。以韓世忠。張俊爲樞密使。岳飛爲副使。秦檜譖飛。罷爲萬壽觀使。檜矯詔下飛於獄。議和已成。奉表稱臣於金。除夕。檜逼飛縊死於獄。張憲

。岳雲斬棄於市。是日。天暗。岳飛昔夢兩犬爭言。渡江時聞金山僧道月。逆知未來。往叩之。因言以夢。道月道。二犬爭言。乃獄字也。惟勸將軍潛身遁跡。可免風波之難。公笑而不信。至被難於風波亭下也。秦檜籍公家貲。徙於嶺南。飛女銀瓶投井死。韓世忠罷爲醴泉觀使。遂杜門謝客。攜酒自樂。壬戌。金歸徽宗太后之喪。韋太后至。加秦檜太師。封魏國公。時謝石遊臨安。以相字爲名。帝遇之。舉杖於地一畫。令相之。石曰。土上加一畫。王字也。請再書一字。帝又以杖書一。問字。石驚曰。左右是君。卽主上也。帝曰。毋多言。明日當召卿。次日召見。帝於偏殿書一春字命相。石曰。秦頭太重。壓日無光。帝默然。賜賞命出。檜聞之。陰以他事中之。竄謝石於嶺南。不嘍。

且說王世雄。曾任長安都尉。在任三年。金兵犯關。與副帥吳璘。會兵於同州。敗金兵於扶風。復守陝西城。治

。後升西路長吏。把守潼關。不嘒。

卻說山東登州府寧海州西門外。離城五里許。有一富戶。姓馬名鈺。字宜甫。其母初孕時。夢麻姑賜丹一粒吞之。覺而分娩。生於金天會癸卯歲。五月二十日。少智慧。兒時常詠乘雲駕鶴之詩。李無夢見之曰。此子真仙材也。家財巨富。別號馬半州。長娶里人孫顯忠之女爲妻。孫氏生於宋徽宗宣和元年。己亥歲。正月初五日。母夢白鶴人懷之祥。覺而有孕。生得眉清目秀。少而聰慧天成。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態。酷好翰墨。尚喜賦詩。長適馬宜甫。每與夫聯句賦詩。不讓蘧少。但是翁姑早喪。夫婦幸得男材女貌。朝歡暮樂。難免持家主事之煩。幸其有富於家。自當不乏用人。先有金兵犯境。恐遭流亂之憂。幸得生於偏道。不復傾危。不嘒。

且說乙丑秋。慧星現。張浚因論時事。貶於連州。丙寅。
。劉子羽卒。初吏部朱松有疾。以家事託子羽。教其朱
熹。熹後以道義成立。後話不啻。

戊辰。金太師兀朮卒。以完顏亮爲丞相。己巳冬。完顏
亮弑主亶而自立。改元天德。大殺宗室。淫亂無倫。復
遷都於燕京。宋臣欲伐金。秦檜不許。庚午夏。施全刺
秦檜於道。不中。辛未。咸平王韓世忠卒。甲戌。西遼
主夷列殂。遺命其妻。權掌國事。爲承天皇后。改元崇
福。乙亥秋。秦檜欲行謀逆。陷張浚等諸賢。忽病不能
言。詔封檜建康王。令致仕。是夕死。帝始覺秦檜之奸
。詔治秦黨。皆竄遠州。復張浚。胡寅。張九成等官。
丙子夏。金改元正隆。欽宗皇帝崩於金。己卯春。張九
成提舉江州太平觀。上言。金必敗盟。因薦陳康伯。朱
熹。九成六月有天使來迎。遂危坐而逝。是秋召朱熹不
至。以陳康伯爲右僕射。庚辰冬。遣虞允文至金賀歲。

金主曰。我將看花於洛陽矣。允文還奏。康伯請用吳璘。劉錡。王剛中督兵防禦。辛巳秋。金大舉。入寇江淮。王剛中與吳璘敗之。金主敗兵渡淮。劉錡。張兵淮陰。阮之。宋帝親征。康伯請允文參謀軍事。完顏亮趨揚州。軍臨彩石。允文出兵截殺。大敗金兵。完顏亮死於軍中。允文等請帝班師。冬十月。金人立烏祿於遼陽。更名雍。爲金世宗。改元大定。壬午五月。宋帝傳位太子脊。爲孝宗。尊高宗爲太上皇。召張浚宣撫江淮。追復岳飛官。禮葬於西湖。時宿遷魏勝起兵。克復海州。勝善用大刀。金人見而懼走。勝少與王世雄爲友。矢心報國。先王世雄守阮潼關。見金兵屢敗。正可與二聖報仇。秦檜反出議和。稱臣於金。心中銜憤。乃獻賦春官。寓言其非。因謂忤旨。而黜其官。世雄被黜。回轉咸陽。時年四十七歲。喟然歎曰。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不動心。我今已過矣。尚吞腥啄腐。紆紫懷金。不亦愚乎。遂與妻和氏言道。我看拜相封侯。盡似浮雲紫霧。

。腰金繫玉。豈如物外閒人。今幸被黜。不至老陷於仕途。若不猛醒急退。只恐深沉於苦海矣。夫人道。諺云。陪王如陪虎。食祿似吞鈞。今老爺爲官被黜。何足掛齒。况你我今已知命之年。幸有二子。金寶。金玉。量來不乏後嗣。更兼衣食無虧於體。何勞更向別求哉。世雄道。夫人言雖有理。奈何世事如麻。光陰迅速。一息不來。命非我有。欲效漢之留侯越之范蠡。晉之葛洪。唐之賈耽。此皆功成名遂。得道登仙。與天地齊其壽。與日月合其明。或乘鸞跨鶴游三島。或騎龍馭虎上九霄。到此之時。豈不快哉。言雖如是。未知天隨人願否。夫人道。人有是願。天必從之。但老爺這一派言語。說得妾身如醉夢初醒。頓覺塵境虛浮。願老爺早遇明師。得受修身的妙法。可與我修持。夫婦同登仙界。豈不美乎。世雄笑道。倘有得道之日。慕路相逢。可以傳授。何況夫妻乎。我當自此。訪問參求。倘然蒼天憐愍。你我夙有仙根。自有真師相遇。傳授至道。正是。

夙緣有種今生遇。從此分離斷赤繩。
不是當年青鳥降。如何一指便飛騰。
欲知世雄夫妻訪道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醉仙橋世雄逢道祖 醴泉觀鍾呂試凡心

詞曰

夙緣有種省心早。訪學真仙道。一飲瓊漿醉思眠。水火自顛倒。花放時。嬰姹雙手抱。月明時。賞玩不知曉。幻境總非真。變態千魔今已了。不怕無常到。——

右調白雪吟——

却說王世雄夫婦二人安心訪道。將家事囑咐長子金玉照管。己卯歲。世雄遊於終南。至甘河鎮橋畔。見二道者默然而坐。煙霞態度。霄漢精神。世雄知是有道。急忙上前作揖。道請問二位仙長。何仙下降。仙籍何方。今在何處名山洞府修鍊。緣何至此。使凡昧得睹仙顏。真乃三生有幸。乞師指示來因。二仙笑道。我二人雖然不是天上神仙。也曾算個出塵道士。生長朝代有殊。習藝文武各異。昨在蓬萊赴會。今朝欲往青城。至此少憇耳。子今被黜。塵情省矣。更有何求哉。王世雄聽這言語。知是真仙下降。遂倒身下拜道。弟子雖脫名韁利鎖。

不能跳出塵寰。本姓迷昧。未達修真之路。凡軀濁俗難
。趨學道之鄉。伏乞仙師。賜一線之玄機。開愚蒙之覺
路。含恩感德。歿世不忘。二仙見其精誠。遂授還丹之
訣。逐一指示。復囑曰。明春老君聖誕之辰。可復會於
醴泉觀也。遂向腰邊取出一箇的小小的葫蘆。又向袖中
。取出一個酒杯。滿斟一杯。向世雄道。此是玉液瓊漿
。世人難逢。飲此一杯。延壽一紀。子夙緣根深。今朝
得遇也。世雄拜謝。執杯就飲。見此酒甘美異常。心中
。想道。這樣的美酒。何不多與我幾杯。二仙卽知其意。
向世雄道。飲此一杯。足睡七日。豈可多飲乎。卽此別
過。遂化陣清風而去。世雄見二仙化風而去。遂欲回家
。忽然四肢發軟。醉倒橋上。來往行人。見有醉漢在橋
。衣襟上有詩一首云。
此人不是世間人。昔奉詔書降下塵。
今日逢仙身醉酒。七天始得睡醒惺。
眾人俱道。這個是醉仙人。後將此橋遂名醉仙橋。此是

後話。不啖。

却說王世雄。在此橋上熟睡七日。却原來這甘河鎮在終南山脚。離大魏村路有五六十里。却是通長安的。一條大路。將醉仙人這句話。早聞到金玉蘇。金寶兄弟二人耳中。兄弟二人商議。一則父親去遊終南。數日杳無消息。亦有可疑。二則聞醉仙奇異。欲去看他一看。兄弟二人。遂尋至甘河鎮橋上。看見睡著却是自己父親。見衣襟詩。情知是遇仙飲酒。醉臥在此。急忙僱了馬車。將父載回家中。世雄酒醒。將遇仙飲酒之事。細說一遍。眾人嗟異不已。世雄自思。時逢九月九日遇師得道。遂自號重陽。以自知省悟。義理昭明。更名知明。以二師傅授口訣。日與夫人參悟玄微。同修妙道。至庚辰二月。忽憶復見之語。別了夫人。往南山。上太白。一路探聽醴泉觀。原來這醴泉觀。在鄠縣與——屋縣交界之處。離終南鎮不遠。於大魏村相去有二百里之許。那重陽

一日走到終南山脚。看看日落西山。月升東海。旅店未逢。人煙疏少。心中正在悞惶。忽見林中照出燈火。重陽尋燈覓跡。走入林中。看見一座高大的房屋。只見一個老人燃着門燈。見燈上寫著素字賈府二字。知是姓賈的。急忙上前作揖道。請問公公。此地就是賈府麼。那老人也還了一禮道。此地正是賈府。天已將晚。客人至此何事。敢祈說明。待我好去稟明主母。重陽道。我是咸陽大魏村人氏。姓王名世雄。欲往醴泉觀進香。路過貴府。看天已晚了。上無招商。下無旅店。但見燈光。尋覓至此。見燈上寫着賈府。故知貴府姓賈。特來府上借宿一宵。未知可容納否。那老人道。出門路過借宿。理之當然。但我家老爺去世。諸事悉聽太太指揮。請客人少待一刻。待我去稟過太太。再來迎接。重陽道。有煩公公。那老人進去。少刻就掌燈出來道。我家太太請老爺進去。那老人關好大門先走。重陽後隨。走進許多的廊房。來到一座客廳。但見房舍幽雅。屋角參差。走

進廳上坐定。見兩廂掛的是名人字畫。山水清幽。風情
瀟灑。忽見一個。十四五歲的丫頭。捧出一杯香茗。少
刻之間。只見廚中。搬出豐豐厚厚一桌的大菜。器皿什
物。精細不凡。一壺美酒。兩副杯筷。忽前見三四個丫
頭。扶出一個如花似玉的美人出來。重陽一見。這個美
人甚麼打扮。但見。
面如滿月。眉橫兩道春山。唇若塗硃。目藏一泓秋水
。身披縞素之服。儼然唐國楊妃。腰繫碧蘿之裙。勝
若東吳西子。出言猶鶯聲宛轉。含笑像花蕊吐葩。髮
似烏雲籠柳葉。體如春水泛桃花。氣若蘭麝芬芳。音
同金玉鏗鏘。正是月殿姮娥臨凡世。瑤池仙女降塵寰
。那婦人走上前來。打箇萬福道。未知大伯駕到。妾身未
曾出外迎接。多有失敬。重陽也還了一禮道。在下往醴
泉觀進香。路過至此。天晚造府借宿。蒙嫂招留。感激
非淺。稱呼大伯。恐有誤也。那婦人笑道。妾先夫在世

。嘗言咸陽王某。同窗好友。官至總鎮。文武全才。今朝一見。儀表非凡。話不虛傳。重陽道。數十年間仕途勞碌。好友盡忘。聽賢嫂之言。仁兄去世。可有幾位伶俐。那婦人嘆了一口氣道。不幸先夫。舊年亡過。膝下全無。空留這份家當。雖有金銀滿屋。珠玉盈箱。無人執掌。莫言親房子姪。連知心親戚全無。妾想這份家當。非有福者不能承受。妾欲選擇賢郎而成箕箒。使妾終身有靠。近來這等男子。依妾所見。一無誠實。若是大伯可能俯允。使妾終身有幸矣。重陽只低頭不語。想道。這個婦人。臉恥全無。驀路相逢。遂托終身之語。那曉得我重陽一心向道。塵情世態。早已看破。酒色財氣。一筆鈎銷。那婦人見重陽低頭不語。遂上前斟酒道。大伯腹饑。可請飲酒進膳。重陽道。我曾許良願。明晨老君聖誕。詣觀拈香。這幾天持齋食素。今蒙恩待。乞賜一飯足矣。那婦人道。大伯不聞聖人云。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至誠在心。齋戒在口。但求心齋而已。何必

定要戒酒除葷。執著於形相也。今大伯執意。難以強勸。遂喚廚房換了素飯。重陽食畢。那婦人令兩個丫頭送重陽安睡。重陽辭別。隨著兩個丫頭至一房內。見牀鋪俱已豔麗精潔。就在牀上打坐靜養多時。忽然睡著。朦朧之間。只見兩個丫頭進來。陪著那婦人進房。兩個丫頭回去。那婦人閉上門戶。脫去外衣。露出身體。如同白雪一般。一陣香風撲鼻。入帳而來。要與重陽同枕而睡。此時急得重陽心中十分驚慌。想道。倘然被這尤物纏住。我命休矣。急忙推開被褥。跳下牀來。開門往外就走。但見月光照耀如同白晝。此處即在花園。急就跳出花牆。見是一條大路。趁此月光皎潔。緩步遊行。忽見前面一陣火光。山坡塌倒。現出兩大石碇的金銀。光耀奪目。重陽想道。我此刻金銀毫無用處。倘然天賜於我。只可濟急救貧。遂向空祝道。此物或賜別人。無復我事。或賜於我。敢祈收藏。待我道成。濟世累功可也。忽然金銀不見。只見山上趕來一隻黑虎。利牙張爪。欲

食重陽。重陽道。虎乃百獸之長。能通人言。我王重陽一心向道。何懼之有。倘然先世作孽。今當報應。要食就食。當去則去。見虎搖頭擺尾。上山而去。重陽往前就走。不滿三里之遙。只見來了一群強盜。手執鎗刀。將重陽圍住要錢道。這個漢子。好生無理。來到此地闖我們的路頭。可有銀錢留下。饒你狗命。若無銀錢。管教你傾刻去見閻君。重陽見這鼠輩。挺鎗舞刀。一齊上前。想道。我若飛身逃走。將來必害後人。何不趁此機會奪他一把刀來。殺他乾乾淨淨。以免後人被害。主意一定。急趕上前。一腳踢去。將個強盜踢倒在地。就奪得一把刀在手。欲斫他一刀。忽聽背後人言。不可不可。重陽急回頭一看。仰跌一跤。覺是南柯一夢。但見身在荒野之地。天色微明。自思夢中之事。諸心淨盡。惟有氣性未除。還要漸漸煅煉。忽見有人過路。遂問賈府原由。此地二十餘里並無人煙。知是神仙顯化。試他的道心。重陽愈覺道念堅固。一路行程不嘆。

且說鍾。呂二仙。點化賈府。種種變態試他。酒色財三字已了。惟有一氣未除。此子前因不昧。可授金液還丹之旨矣。二仙化作兩個教化子。在醴泉觀之山門外打架。却說重陽到了醴泉觀。買來香燭。先去敬香。禮拜禱祝。次則尋訪二師。只見山門外。兩個教化子。在此打架。重陽上前勸解道。二位爲著何事。在此打架。道。我二人討飯。爲飯而打。你到此爲的甚麼。重陽想二人說話有因。他二人爲飯而打。我爲求道而來。二人知我意乎。遂上前作揖道。我聽二位說話有因。可知我的來意麼。二仙復變昔日在甘河鎮之形容道。你可認得我二人名重陽一見。急忙倒身下拜二仙止住。攜手就走。走到無人跡處。三人坐下。傳授金丹真旨。遂向東方指曰。汝何不觀之。重陽向東一望。只見金光燦燦。中有七朵金蓮結子。二仙笑曰。豈止如是而已。將有萬朵玉蓮房也。二師遂拂袖而去。重陽茫然若失。回轉咸陽

。將夫人改名和玉蟾。與道友李靈陽結庵同修三載。重陽胎息既成。遂斷烟火。居地穴中。養神一十二載。人皆稱名活死人墓。出穴時。妻和玉瞻道果已成。時有史處厚。劉通徹。嚴處常相繼成道。各自雲遊積功。重陽聞朝廷棄川陝之地。遂出關東遊。接引羣迷。欲應金蓮之兆。至嵩山。路遇見二人。道貌不類凡俗。三人相對作揖。同坐談論。重陽叩問二位道友姓名。二人答道。我本姓薛。字紫賢。昔日爲僧。曾遇我師石杏林真人。同師祖張紫陽真人講說六字經偈。因是去釋從玄。始得還丹真旨。今與徒張環衛覓地鍊丹。未知尊師姓名法號。重陽遂將自己得道本末原由。細說一遍。雖則道從鍾。呂所傳。但而紫賢丹成在先。兩人互相欽敬。重陽問道。尊師今且焉在。紫賢曰。吾師已於去歲化矣。留偈曰。

雷破泥丸穴。真人駕火龍。
不知誰下手。打破大虛空。

重陽曰。味此偈句。足見返神還虛矣。二人今欲何往。紫賢曰。將欲謁海瞻師祖於華山。我有弟子陳翠虛在惠州。師能往被指示玄微。益其篤信否。重陽許之。遂別去。那陳翠虛。惠州府博羅縣白水巖人。名楠字南木。以盤攏箍桶爲業。先遇黎姥山靈人。授景霄大雷琅書。能以符水捏土爲丸。愈人疾病。人呼爲陳泥丸。後遇紫賢真人。授還丹口訣。復遇毘陵大師。授太乙刀圭之道。修鍊旣成。神異莫測。披髮不梳。能敕集天丁。驅龍行雨。執鐵鞭濟世。日行數百里。嘗往侍張紫陽真人。真人誠其勿輕用法。恐招褻瀆。那翠虛遂聽真人之言。戒而勿用。正是。有法無根終必危。道法兼修功行足。法雖助道立根基。管教指日步丹墀。要知陳泥丸事跡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李老君崆峒會羣真 王重陽甯海度諸子

詞曰

仙籍以功爲上道。宜在塵間討。三千八百果完全。一旦了然跨鶴會眾仙。隨機應化善因緣。昔日奉丹詔。今朝採取七金蓮。果滿功成。飛鳥瑤天。（右調虞美人）

話說王重陽真人到了惠州。訪陳翠虛。見一箍桶者念頌云。

有漏成無漏。如何水洩通。

既能圓密了。內外一真空。

且說泥丸隱於市廛。嘗與人箍桶時。念了這篇頌。見一道者目中神光四射。必非凡流。急忙上前鞠躬迎謁。重陽曰。子何所見而迎我也。翠虛道。仙長目有神光。頂有紫氣。某因識之。重陽問道。汝曾師紫賢乎。曰然。遂重陽與翠虛走至避靜之處。論金丹之旨。無不契合。遂同入天台山面晤紫陽真人。盤桓久之。重陽辭別遨遊海

濱。癸未。宋改元隆興。是冬詔徵陝州郭雍不至。雍父忠孝。師事程頤。著易說。雍得其學。曾與重陽辨論養生之道。自號白雲先生。帝賜號冲晦處士。甲申夏。張浚卒。是冬金攻楚州。魏勝拒敵而死。乙酉春。宋改元乾道。陳康伯卒。樞密院王剛中。晝坐校書。見陳康伯至曰。予日傍桂宮。以子節烈可嘉。帝君命召歸玉局。同赴崆峒會去。剛中遂卒。却說太上老君。命尹喜真人邀集羣真。類敘有功之仙。於丁亥三月十八日。齊到崆峒。報功覆命。道旨一出。諸仙咸集。謁見老君。老君命各談玄旨。別敘真功。語類不同。會歸宗旨。老君命設天廚之宴。次第排坐。上元天官唐堯聖帝曰。人起貪嗔釀此劫運。某等不能化及萬彙。保合太和。雖勤厥職。實愧無功。老君顧文始等曰。善哉諸子。功德大矣。救蒼生於水火。化煩惱於清涼。天心順遂。金籙垂勳。但度人濟世。以何爲旨。試再言之。文始真人曰。古今四方之俗。先和後事。捐忿塞欲。簡物恕人。權其輕

重而導之可也。老君曰。子言甚善。正陽曰。旁門小法。易爲見功。而人喜之。互相傳授。至死不悟。敗壞大道。自己深沉苦海。返思牽引他人。勸誘愚人。自彰法式。死入重泉。真可悲也。老君曰。此固凡夫少識。亦由邪說流行。故使迷徒難以省悟。汝等急宜救正。可令其覺悟耳。正陽呈上破迷正道歌。老君觀之曰。得此足破旁門。使迷者覺悟。今生雖不能成真。轉世可躋。大道之徑也。純陽呈敲爻歌。并直指大丹歌。漁父詞。海瞻呈還丹賦。至真歌。陰長生呈龍虎歌。嚴君平獻鉛汞歌。許旌陽進醉思仙歌。諸仙紛紛進呈。老君視之。讚曰。足見諸子度世心切。可稱吾道長城也。命侍女各進醍醐。諸真暢飲。中上地官虞舜聖帝曰。適奉玉敕。岳氏忠良。已昇天界。秦檜奸雄。立墮三途。但宋金強弱。將何了結。老君曰。金人好殺。慘毒太甚。將來受報於蒙古。必當倍之。遂命大容啓道藏。取經付諸仙曰。此度人經。玉樞經。三官經。人能受持讀誦。可以消災。

解厄。大梵斗。朝真科。禮之可以請福延生。生神章。濟煉科。救苦經。生大經。誦之可度亡昇遷。玉皇經。三洞經。大洞經。道德經。黃庭經。龍虎經。陰符經。清靜經。悟之而可得道成真。爾等可將此經。傳示信道之人。令其讀誦參悟。有志者自可人聖超凡矣。眾真拜辭。老君命伶偏等。送出山前。各登雲程。老君知兩河大疫。雖有馮長等。在彼救濟不逮。欲往助之。李凝陽亦願隨行。却說河東馮漸。卽馮長化世。初以明經入仕。性與俗背。棄官居伊水。時以藥治疫。時有道士李君。以道術行於金邦。尤善視鬼。李君更推重馮漸。人稱漸名。鬼卽遁去。李君更教患家。以靈字題門。鬼見之卽避。却說李凝陽。去遊長安。自稱李客。常披蓑戴笠。腰繫葫蘆。在城中賣殺鼠藥。以木鼠爲記。或有人買藥。卽曰。此藥不單殺鼠。兼療疾病。書店張贊買藥殺鼠。燈下見大鼠數頭。爭食其藥。俄見鼠生羽翼飛去。贊異之。因問李客求藥。客云。藥已盡矣。贊歸言之。

其父年餘七十。久患風症。乃取鼠食餘藥舐食。頓覺病除。凝陽去往終南。會正陽。純陽。正遇王重陽來到。拜謝師恩。并將妻和玉蟾成道之由。細說一遍。正陽道。汝妻本瑤池守花青鳥精衛降凡。夙因不昧。汝傳授他修成道果。更兼積功累行。他日位證金仙。無復羽毛之累矣。三仙正在笑談。只見凝陽到來。正陽。純陽出洞迎入。命重陽拜見道祖。此位卽異形真仙李凝陽道君。重陽倒身下拜。凝陽急忙留住道。汝是通程真人王昇下世。不昧前因。幸得鍾。呂二仙化度。方能得道成真。夙願宏深。度人心切。他日功圓。仙秩高矣。重陽聽凝陽之言。始知本來面目。復向凝陽行禮道。不是二師度化。焉能得覲道祖仙容。今蒙恩指點。誓當盡心濟度。遂拜辭三仙。回轉東海。三仙亦送出洞門而別。凝陽與鍾。呂二仙。在終南遊玩。不嘍。

且說馬宜甫娶孫氏爲妻。男材女貌。夫婦如魚水一般

。朝夕吟詩答對。其樂可知。後直甫身人鬻門。不求上達。不樂仕進。連生三子。長曰庭珍。次曰庭瑞。三曰庭珪。三子長成。各成配偶。正是光陰荏苒。不覺年長四十五歲。原來孫氏長了四春。年四十九矣。那宜甫晝寢。見一道士攜其登天。遍遊聖境。景致非常。覺而有感。題詩云。

夢人華胥到九天。天中處處住羣仙。
香飄紫闕龍鸞舞。瑞映丹臺獅獬眠。
凡境原非真境樂。人身難比法身堅。
紅塵富貴終非久。跳出樊籠壽萬年。
孫氏看見這首詩。暗暗稱奇。遂問員外詩意。宜甫道。夢遊天府有感。因作是詩。我想人生在世。料不能久。上壽者百歲。中壽者八十。下壽者六十。聖人云。五十而知天命。我和你知命之年已至。日落將近西山。若不急早回頭猛省。老來難躲無常。趁此色身尚健之時。訪個明師。早求度世之方。修個長生不死之神仙。逍遙物

外。做個與天齊壽之仙子。十洲三島。舉念卽至。大千世界。任意遨遊。到此之時。豈不快哉。孫氏道。員外說修仙之事甚妙。但我和你是個凡夫俗子。焉能妄想至此。只怕畫虎不成。反類其犬。惹人取笑耳。宜甫道。自古迄今。得道者數萬。拔宅者有數百家皆是凡人修鍊。後成真仙。豈不聞古詩云。萬劫千生到此生。此生總是夙生成。今生不把此身度。空在世間爭利名。諦觀仙傳。古來多少。根基淺者。千魔萬難。苦志修身。今世不成。求其來世。來根厚者。早遇真師。得授至道。三年五載。直超三界。若論來根。我和你比不上不足。比下有餘。今生得產富貴。嘗存濟世之心。目前子孫滿堂。夫婦更無疾病。這就是大根基也。我欲出外尋訪道德之師。傳授長生之道。修成一箇天仙。方滿我平生之願矣。孫氏笑道。古人有言。夫榮妻貴。我員外修成一個神仙。做妻豈有不仙乎。宜甫道。這神仙二字。乃

天上之榮貴。豈同凡間可比。夫榮妻貴乃凡人之話。修
仙之事。諺云公修公得。婆修婆得。自修自得。這叫做
各人修身各人了。各人喫飯各人飽。食在我腹。你焉能
飽乎。且如世人在世。父子夫妻兄弟朋友。至於大難一
到。子不能隨父。妻烏得隨夫。各人奔走各人的路。生
離死別終有時。這一段言語。說得孫氏如醉方醒。向員
外道。我員外倘然訪得明師。可能與妻同修否。宜甫道
。志同。外人卻成契友。心背。至親卽是他人矣。過了
幾天。馬員外入城有事。走到城門。因天氣暑熱。少坐
片時。買瓜止渴。見一老道走來。也就坐下。你道怎生
模樣但見。

頭戴清風巾。足踏多耳芒鞋。手拿淨塵拂。身披千針
袖襖。雙眸烟烟。兩道金光如電閃。含神默默。一團
和氣似龜藏。耳大鼻隆。面凝金色。額高眉闊。舌絡
錦紋。坐如磐石。步若輕風。正是無人無我真如體。
不減不生自在心。

馬鈺見此人形容蒼古。體相不凡。遂買一箇瓜向前道。老師父。我看這天氣炎熱。身穿袖襖。不怕暑蒸。我買這瓜兒。與你結箇緣。重陽不語。執過手來就喫。却從瓜蒂食起。馬鈺道。這箇瓜蒂是苦的。何不棄之。重陽曰。香從臭裏得。甜向苦中來。馬鈺復問道。老師父何方人氏。到此何事。重陽道。不遠千里而來。特來扶醉漢耳。馬鈺異之。知是有道。遂上前深深打躬。道弟子見師形容迥異。出言不凡。有意度人。請師到我家中。養息幾天。未知老師尊意若何。重陽見他至誠虔恭。知是道器。遂與馬鈺同至家中。廳上坐定。急命家童烹茶設齋。重陽止道。貧道出山。久避烟火。馬鈺聽言。愈加恭敬。急忙命家童請出孫氏道。我今日進城。路遇這位真仙。他不食烟火多年。此人必定有道。就叫孫氏上前。夫婦一同參拜。重陽一見這婦人。年雖已近知命。體相不凡。將來必成大器。但其目前道心未固。待我縵縵琢磨。馬鈺請師到花廳養靜。每日買些瓜果之物供養。

。重陽將馬鈺更名處鈺。字通寶。號丹陽。丹陽拜謝。
問師曰。何爲道。重陽答曰。
道是虛無體。強名曰先天。
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前。
丹陽卽悟大畧。事師不倦。日與談玄論道。重陽分梨與
丹陽同食。嘗作詩省之。詩曰。
此物外圓內却堅。中含一點是先天。
收來嘗以凝花露。放去觀如出水蓮。
劈破鴻蒙修妙道。剖開太極揀真鉛。
時人不識玄元理。那曉食梨有秘傳。
凡分梨十次。每次必有詩以化之。多方指點。丹陽嘗未
覺悟。不喙。

却說登州府寧海州。時有一人。姓譚名玉。字伯玉。祖
居河南洛陽縣人氏。因金兵南渡襲汴京。逃出至山東登
州寧海寄住。緣登萊青三府之地。近於海濱。不順大路

。雖金人至此。得其城池。百姓歸降。故未大動干戈。
到也安甯。故有外人逃入境中。這譚玉生於金太宗天會
癸卯元年三月初一日。生時有彩霞照室之祥。少有敏慧
。却遇金兵作亂。隨父逃奔寧海。開店度日。父親亡故
。嘗甘淡泊。篤好清虛。不思娶妻傳後。獨念固守元精
。至四十二歲。忽患風痹之症。求醫罔效。服藥無靈。
曾有三載。行路艱難。忽聞馬員外家中。有一位神仙。
冬夏單衣。不食烟火之食。倘有靈驗。能使患痊如故。
我就哀求出家。主意一定。坐了一乘轎子。到了馬家門
首下轎。入內問訊。馬家家人。引進花廳相見。丹陽問
知來由。引見師父。那譚玉一見重陽。卓前有異。知是
神仙臨凡。急忙倒身下拜。求療沉痾。重陽與其神觀。
觀其夙緣有種。根器不凡。就將葫蘆內取出丹丸三顆。
向譚玉道。當用無根水煎服。熟睡一時。病體即刻痊癒
。正是。
夙緣有種今生遇。得道修持却在人。

要 不是
知 譚
譚 玉
玉 後
後 事
事 。
。 且
且 聽
聽 下
下 回
回 分
分 解
解 。
。 焉
焉 能
能 他
他 日
日 見
見 天
天 真
真 。

第六回 王重陽出神試真心 孫不二殞容求至道

詞曰

真志學仙道。宜向箇中着意求。精修苦志勤烹鍊。調和鉛汞結丹頭。變化飛騰自優悠。三試女儔真心格。殞容求道塵情卻。塵情卻。指示玄功鍊魂魄。卻說丹陽。急忙令家童。取無根水煎茶。與譚玉服下。引至牀房。令其熟睡。那譚玉服此丹藥。睡了醒來。遂覺病痊。精神清爽。遂到重陽跟前。叩求度世。重陽道。凡修道之人。入道易。聞道難。聞道易。而守道難。守道易。而成道難。成道易。而了道難。汝年已四旬餘矣。精神耗散。返還不易。雖要立勇猛心。發堅固志。初從念頭上掃刷。次從塵境中留心。直到一念不起。一塵不染。那時真道可聞。真法可修。我今收你。必當改裝換像。取名處端。字通正。號長真可也。那長真拜謝師父。次拜丹陽師兄。遂回到店中。將物件典賣定妥。來到丹陽家中侍師。不嘍。

卻說重陽在馬家住了四月有餘。孫氏還未深信。雖有丹陽往來傳語。畧不解悟。時當十月天氣。肅風微起。霜露初降。金菊綻黃籬畔。芙蓉豔麗園中。重陽心花開放。詠詩云。

入國曾見玉芙蓉。嬌媚芬芸積翠濃。
豔麗全憑夤夜月。慇懃準的驀然風。
花殘葉落韶光去。樹老枝枯霜雪逢。
欲使根原長不死。勸君急早覓金公。
重陽詠畢。垂眉而坐。丹陽入見師父。詩中含意。有打動孫氏之心。奈何孫氏迷而不覺。只可緩緩善誘。遂抄這首詩帶回自己丹房養靜。不嘍。

卻說重陽。見孫氏執迷不省。就出了陽神。來到孫氏房中。將孫氏抱住。孫氏急忙盡力推去。方能脫身。急走出房去。欲去告訴丹陽知道。自思道。我員外將此人。

當一個活神仙看待。奈何此人色心尚且未斷。道在何處。想我員外。被他哄騙耳。想此人來到我家四月有餘。末食火食。焉能色心還未斷絕。亦有可疑。我去告知員外。員外未必信我。反爲不美。只得忍耐而已過了幾天。又見重陽入房而來。急忙避過。反轉臉皮說道。你這狂人。正無臉恥。自從你到我家。我夫將你當個活神仙看待。住了數月。反來到我的房中調戲。我去告知員外。看你臉面放在何處。還不急速出去。重陽道。我昔在終南養道。嘗甘淡泊。慾念全無。今到你家這幾箇月之間。頗而精神充足。諺云。飽煖起思慾。饑寒守自然。敢祈方便。結我一個緣罷。孫氏聽這言語。十分懊惱。急忙走到丹陽房中。將師父來到房中調戲數次之事。說了一遍。又道你將此人。當個活神仙看待。留在家中數月。他反無恥做出此事。幸我這幾次。未曾纏身。倘然被纏之時。高叫起來。家中大小之人看見。覺無臉面。若然不叫。豈不終身被污。依我所見。急速打發他回去。

。可免後話。丹陽聽說此言。心中有些含憤道。你這個賤人。好不通方。我師父來到我家。四月有餘。日在花廳打坐。足跡未嘗出門。朝暮如是。你自己迷昧不省。不肯皈依。不信道德。這是你自的根基淺薄。所以不信。到也罷了。反到我面前。說這是非。師父來到房中調戲的話語。你將血口噴人。罪業不少。孫氏道聽你之言。是妾說謊不成。丹陽道既然真有此事。下次你將他在房中。來叫我親眼看見。方可信你。孫氏低頭不語。心中納悶。回轉自己房中。想道此人若然自此不入我房。員外必定說我說謊是實。倘然再來。我一定要將他鎖住。叫他親目看見。方釋我今日之恨。使員外信我言不負也。過了幾天。又見重陽走入房中。孫氏急忙拿了一把鎖。將門鎖住。走到丹陽房中。叫道員外速來。今日我將那道士鎖在房中了。丹陽急忙同孫氏。走到門外。孫氏將鎖開了。丹陽走進房中。四顧杳無動靜。遂問孫氏。師父在於何處。孫氏進房尋覓。蹤跡全無。連牀上牀下

。四維找尋。不見形影。弄得恍恍惚惚。如癡如醉一般。
。丹陽道。你說將師父鎖在房中。今在何處。這樣謊言。
亂語。你在房中。尋出師父。到也罷了。倘然尋不出來。
。我定要打你。使下次不得說謊害人。孫氏心中慚愧。
。雙眼垂下淚來。說道。我孫氏白日見了鬼不成。倘然不
是見鬼。房中無人。自將門鎖上叫你看。豈不自招禍
殃哉。丹陽思之。急忙走到花廳。只見師父閉目垂簾。
回到孫氏房中。向孫氏道。這是錯怪你了。我嘗與師父
談道。聞師父言。大道圓成。陽神出現。身外有身。隨
機應變。神通莫測。入金石而無礙。步日月而無影。能
乘鶴跨鳳。能駕景騰空。方纔到你房中。乃是師父通神
變化。試你的真心。故數日之前。師父有詠芙蓉之詩。
詩中含意。有度你之心。孫氏聽丹陽之言。如夢初覺一
般。道既師父詩中含意。員外何不早說。遂同丹陽到房
。取出詩箋。孫氏見之。心中覺悟。向丹陽道。這首詩
師父以芙蓉爲表。內含詩意。分明開曉於我。芙蓉雖嬌

豔美麗。難免樹老花落之苦。妾今年近半百氣血枯衰。若不急早修鍊。將來難免沉淪苦趣矣。豈知師父神通變化。到我房中數次。試我心田。幸得心懷不字。雖有微言觸犯。別無他意。量師父不能責我。乞員外代妾。師父跟前表明心意。欲來師指點修道的原由。使我入道有門。修真有路矣。丹陽道。幸虧師父試你之際。無起得罪之心。倘有粗言冒犯。決定不肯收你。但師父出神試心。雖有微言衝動。量不見責。我去稟明師父。待師父如何發落可也。遂走到花廳。只見師父與長真正在談道。丹陽走到師父面前。行了一禮道。方纔蒙師恩重。去點化孫氏。倘然孫氏無知。有言觸犯。乞師赦宥。長真道。馬師兄說在那裏。我見師父坐此。未曾出外行走。何曾去化孫師兄。丹陽道。師父之事。固非你知。重陽聞之。亦當作不知。丹陽稟道。我妻孫氏。今見師父有此神通變化。心中大覺慚愧。欲到師父跟前。求師度脫。未知我師。如何開發。請師指示。重陽道。你妻孫氏

。既已覺悟。你可同他到此。我自有言語囑咐。丹陽遵了師命。去喚孫氏。到了師父面前。孫氏倒身下拜道。弟子凡流俗眼。不識天仙下降。赦宥往瞽。懇賜宏恩。敢祈收錄。乞賜一縷之真機。能開平生之覺路。倘得師父洪慈。蒼天憐憫。修得長生不死。永遠不忘師恩也。重陽道。大道圓成。豈獨長生不死而已。更可跳出天外之天。但汝年紀雖近半百。體相猶覺豔麗。恐汝道心不固。反兼道友們有虧。并且氣血衰耗。猶恐還丹不易。只可廣積陰功。專求來生因果。轉生男體。不昧前因。待丹陽成道。我可命他來度汝。修持道果。可入仙班矣。孫氏聽師父之言。今生不能成道。必待來世轉托男身。待丹陽道成。方來度我。我想生死輪迴。雖然有定。尚陰功果報自然無差。今生既悟前非。兼有真師相遇。尚且不能度世。未必來生能省悟否。倘然不肯省悟。豈不永墮沉淪矣。我嘗聞百蟲鳥獸皆能修成精果。何況我今已得人身。難道不如鳥獸乎。但師父看我容貌豔麗。倘

道心不固。恐曳害道友。遂發起一個剛勇之心。拜別師父回轉自己的房中。將一個鐵燈碗用一把火鈴鈴住。滿添燈油。放在爐上。將油煎滾。閉住口眼。向自面上一潑。這一澆燒得臉皮熟爛。遂將油跡擦淨。拿來鏡於一照。但見自的臉上。像個唱戲花臉一般。來到花廳之上。丹陽看見。大著一驚。心中難忍。不覺垂下淚來。長真一見。歎道。世間那有這樣的女人。立志如是。何愁大道不成。亘古罕稀。真個難得。孫氏走到師父面前。跪下道。弟子像這個樣子。未知可修身否。重陽擡頭一看。大著一驚道。汝既有這般志向。那怕大道不成。真是世間罕有。這樣的剛志。可稱女中之丈夫也。我將汝取名不二。更壯汝志。遂詠詩讚道。

羨慕賢徒夙世緣。今朝方坐採蓮船。
殞容損體求真道。剛志堅心鍊汞鉛。
想似麻姑臨下土。猶如妙相降瑤天。
功成果滿詔書至。可算女中第一仙。

重陽向不二道。汝雖有真志修身。但不可執着。恐遭魔境。汝今年近半百。更兼生男育女。真元有虧。凡修道之工。固無定限。須要立始終不怠之志。時時留心。刻刻堤防。幸汝夙緣有種。先天未曾破盡。還可修鍊還丹。倘然天癸已絕。氣血耗竭。雖有道念。欲得成道難矣。蓋女人十四歲則天癸降。至四十九歲。卦爻破盡。天癸當絕。汝今未絕者。知先天未敗。家富心坦之故耳。男人修身。先降白虎。女人修身。先斬赤龍。赤龍既斬。丹基築矣。蓋男人白虎降之不易。女人赤龍斬之尤難。欲斬赤龍。要在除欲。慾念既除。元神自定。神定心清。元氣復升。採之鍊之。五臟充盈。五炁交結。始成胎。嬰。神胎滿足。出幽入冥。再養再鍊。上朝三清。爲師。今將天符靈篆。太陰鍊形秘訣傳汝。勤修苦鍊。可同丹陽窮究妙旨。汝輩皆可改妝換像。俱可師兄師弟稱呼。自然成道有日。但要謹慎守持。不可唐喪日月。磋跎光陰。人生不久。轉瞬無常。謹之慎之。不二再拜稽首而

起。復向丹陽。長真等各稽首。丹陽。長真亦各還禮。畢。不二回轉房中。過了幾天。不二與丹陽商議道。你我既得師尊傳授妙旨。必須下手用工。但家中的事務。還未清白。我想師父在我家中。有人來客去。不能清靜。況有師兄師弟出入。有些不便處。你可與師父商議。另外創造一座廟宇。與師父並及道友們俱可安衎。你道此事如何。丹陽道。汝所言正合我意。必要如是。方可安衎。丹陽遂至花廳。與師父商議。將不二所言之事。細說一遍。重陽道。汝等言論。正合我意。但須擇一處清靜之地。多費幾千銀子。造起一座好廟。恐後來道侶眾多。也好應用。丹陽領命。擇一處極妙之地。離家約有二里許。遂擇日起工。未滿二月。功成告竣。共造大小房屋八十餘間。共結費銀一萬餘兩。請師父取個廟名。重陽道。此廟造成。為全真道侶所棲。就可立名全真庵可也。於是師徒們歡喜。遂擇日進住。重陽與長真等。進了全真庵居住。丹陽以家事付子庭珍料理。夫婦傾

心學道。重陽以金丹秘訣五篇。併口訣傳授丹陽。丹陽自得口訣。改妝道像。頭挽三髻。以示永遠不忘師恩。日與不二。同修參悟玄旨。慇懃修鍊。日間在全真庵。照管事務。夜間回轉家中養靜。正是。大道不分男共女。全憑心地立根基。夙緣有本今生悟。急早回頭莫教遲。欲知丹陽不二后事。且聽下回分解。

金蓮仙史卷之二

第七回 邱啓法訪道覓真師 郝恬然求玄聞至道

詞曰

真志訪道。堅心受苦。不退是剛強。冷淡塵情。放下
名利。不落是非場。千魔萬難盡。自然徧體發馨香。
功圓道備。逍遙快樂。滿飲這瓊漿。（右調少年游）
話說登州府。棲霞縣濱都地方。有一善士。邱德恕。父
文結母楊氏。祖居燕京。因天下變亂。遷居山東。父母
早亡。娶妻歐氏。家中殷富。夫婦行善樂道。連生三子
二女。長子啓崇。次子啓書。三子啓法。長女曰玉蘭。
次女曰蘭英。惟三子啓法。於金熙宗皇統八年。卽宋高
宗紹興十八年。戊辰歲。正月十九日誕生。當生之時。
有虹霓貫室。彩霧彌空。德恕道。此子將來。必非凡器
。這啓法少而好道。穎悟強記。資性過人。不羨繁華。
篤好清靜。十六歲棄家慕道。訪至崑山三官堂。投師出
家。改名法通。越三年。時年長十九歲。童真勉學。見

師外真內偽。量無道德。忽聞甯海全真庵。有一位重陽王師。道德高超。逆知未來。遂往訪之。至全真庵客堂坐下。見一道友。頭挽三髻。三絡微須。身穿皂袍。手拿麈尾。來到客堂。法通急忙頂禮。丹陽亦還禮請坐。就叫知隨取茶。飲畢。丹陽見這道友年紀不滿二十。生得神清骨秀。必非下愚之人。遂問道。這位道友。仙鄉何處。仙觀何方。法通答道。弟子乃棲霞縣人氏。今在崧山三官堂出家。丹陽道。請告令師。法通答道。恩師姓張。上道下繼。丹陽復問道。自己仙姓法號。法通答道。弟子姓邱。草字法通。轉敬師父。仙姓法號。丹陽問道。弟子姓馬。草字丹陽。請問到此何事。法通道。昨聞寶庵有一位重陽王師父。道高德隆。才大學廣。逆知未來。是住世之神仙。弟子愚昧。欲求度世。乞投門下。朝夕待訓。未知肯容納否。特乞馬師父。與我作一個引進之師。不知尊意若何。丹陽道。旣然如此。在此修身學道。大家有緣湊合。我同你去見師父可也。法通道。

。有勞馬師父。二人走到重陽丹房。法通上前跪下道。
弟子特來投師學道。望師父大發慈悲。救度弟子。沒世
不忘師恩也。重陽聽言。睜開慧眼一觀。觀其夙世根深
。暗想道。此子將來必成大器。吾輩皆不及也。必須盡
意將他煅鍊。由是將目復閉。口中詠詩云。
細密金鱗戲碧流。能尋香餌會吞鈞。
被余緩緩收綸線。拽入蓬萊得自游。
詠畢。閉口如簾。丹陽所師父詩中之意。自能度脫。因
何閉目不睬。未知何過。那法通跪得足有一箇時候。跪
得脚麻膝痛。雙眼流淚。此時丹陽有些憐愍。哀告師父
道。這位邱道友。跪得時候太久。望師父開惻隱之心。
收留於他。重陽道。你收我不要。又閉目不言。那法通
十分哀求苦告。總是一言不發。丹陽道。莫非我師。與
你無緣。你可回去。另投別箇有道之師去罷。既不收你
。你在此跪死。也是枉然。法通起來。哀悲大哭。向丹
陽道。非是我與師父無緣。總是我的根淺福薄。今遇真

師。不能得度。想我這等薄福之人。在世何用。到不如
尋一死路去罷。此時丹陽與長真等。聽他言語。正是悲
悽難忍。向法通道。你在此住定。待我等緩緩相勸師父
。倘然收你未可。法通向長真。丹陽磕頭道。今蒙二師
洪恩憐愍。重恩難報。丹陽向長真道。初聞師父詩中之
意。自能收納。又不知何意却之。過了幾天。丹陽復向
師父道。我看丘道友。是個真心向道之人。乞師父收留
他。重陽道。我的心思。非汝輩所知。你既憐他。你可
收他罷。丹陽無可奈何。復向長真等商議。長真道。師
父斷然不肯收他。其中必有緣故。你我難以測度。何不
師兄代師父收他。豈不是一樣。他就拜你做箇引進的師
父。豈不美哉。丹陽道。汝言有理。煩你向法通說明方
可。長真遂向法通道。師父斷然不肯收你。我叫馬丹陽
代師父收你。總是一樣。你可拜馬丹陽師兄爲引進的師
父。法通聽長真之言。遂拜馬丹陽爲引進。拜了四拜。
復向各位師兄敘禮畢。丹陽向法通道。師父不肯收你。

今聽長真師兄之言。我權代師父將你收下。今將你改名處機。字通密。道號符陽。自此之後。你必須嚴守清規。勤修道業。在師父面前更要慇懃侍候。不可違命。倘然日後。師徒情意相投之時。大道可聞矣。處機復向丹陽作了一揖道。弟子謹遵馬師父之命。不敢違背。丹陽道。此是你錯了。我與你是師兄師弟。不可師父稱呼。處機道。都蒙憐愍。敢忘尊恩。丹陽道。今且師兄師弟。不必謙虛。但願立勇猛之心。發堅剛之志。修成一個大羅天仙。余心樂矣。過了幾天。重陽與眾道友談玄說妙。只見處機走來。就閉口不言。非單一次。常常如是。眾人俱道師父與處機無緣。處機在師父跟前。朝夕侍候。慇懃不怠。不嘍。

却說丁亥秋七月。江淮山東大旱。萬民驚慌。各州府縣官員。設壇祈雨。命僧道打醮設齋。俱無應驗。這甯海州鄉民人等。俱知馬員外。接來一位神仙。能知未來之

事。大眾商議。何不往全真庵祈雨。倘然有應。人民獲慶。未可見得。於是約了七八個的鄉紳耆老。來到全真庵。丹陽出來。詰其來由。知爲祈雨之事。眾人見馬員外道妝改扮。頭挽三髻。知是出家。各各讚羨不已。大眾說道。這許久未曾下雨。百姓猖狂。本州老爺請僧道齋醮。一無應驗。聞寶庵有位神仙。能知未來之事。我們特來禱告。乞員外指示。我們好去求告。倘然有應。萬民仰惠。丹陽道。祈雨乃是一件大事。未知我師果能否。我引你們進去求求看。丹陽先走。眾人後隨。來到重陽丹房。大眾上前跪下。將天旱祈雨之事。哀求苦告。說了一遍。重陽低頭不語。默坐一回。開言道。明日午時。可有大雨。眾人各各叩頭而去。有等信者。道神仙言語必然有應。有等不信者。俱道眾人求他。乃隨口應酬之話。免得大眾纏他。眾人言語不一。紛紛亂說。至明晨。紅日旭旭。直至傍午。忽見轟雷掣電。大雨霽沱。下了半日。正是久晴逢甘雨。萬物得甦生。這一州

人人稱讚。個個歡欣。俱道真是個活神仙下降。大眾讚羨。不嘍。

却說本府文登縣城內。有一位老爺。姓郝名璘。字步鰲。號恬然。生于金熙宗天眷庚申歲。正月初三日誕生。幼而好道。智慧天成。家有一弟名瑾。父母相繼而逝。家財豪富。世襲都尉。喜讀易經。善能卜筮。時在本城。現任守備。出兵追賊。在海口戰了一陣。喪了許多的兵將。郝璘單騎。落荒而逃。後面賊兵追急。忽然天起黑霧籠罩。當面不見人形。方能逃回本處。回營自覺道。這一回不是蒼天憐愍。發起這道黑霧。安有活命回營。想仕途險幻。塵境虛浮。富貴榮華。恰如南柯一夢。王侯將相。盡似水上浮漚。看破塵情。辭官不做。將家事交與弟瑾照管。是年二十五歲。棄家訪道。身帶銀子二百兩。別弟出外。隱在卜筮林中。遍訪三年。未遇明師。時正到甯海城內。茶館之中坐下。忽聽得個個稱讚。

。好個活神仙下降。郝璘問其原由。始知重陽真人的來
。想道。我在外遍訪三年。未得明師相遇。今此處有
。這樣的高人。我若不去訪他。豈不錯過。遂離了茶館。
。向那全真庵而來。進了庵中。擡頭一看。只見好一座大
。廟。走到客堂坐下。只見一個年幼的道童。送茶出來。
。恬然問道。你這裏是那位當家。道童答道。乃是馬師父
。當家。恬然道。煩你請馬師父出來一見。那道童進去不
。多時。只見內中走出一個道士。頭挽三髻。身披鶴氅。
。三絡微須。年紀約有四十餘歲。知是當家。急忙站起。
。却說馬丹陽來到客堂。見一人年紀未滿三十。生得眉清
。目秀。滿面慈容。心中想道。此人必定爲訪道而來。遂
。上前施禮道。這位先生。貴府何處。高姓大名。恬然急
。忙還禮。答道。愚下卑地文登縣人氏。姓郝名璘。字步
。鰲。草字恬然。轉敬師父。仙姓法號。丹陽道。貧道姓
。馬。草字丹陽。請問先生來到卑庵。有何貴幹。恬然答
。道。不瞞馬師父說。愚下自幼好道。喜觀丹經。今覺塵

情虛幻。棄家訪道。在外遍訪三載。並無一個有道之人相遇。余所見者。皆是外真內偽。名利之徒。傍道之輩。不足於道。今在寧海城內纔聞寶庵。有一位重陽師父。道德高超。能逆知未來之事。愚下特來求見。未知可能容見否。丹陽道。我家師從來厭人喧嘩吵鬧。今見先生。乃是遠方人氏。來到此地尋訪。豈有不見之理。我同你去見師父。二人相推。就走到重陽丹房。丹陽指道。此位就是。恬然舉目一看。只見這老道。生得額高眉闊。鼻隆口方。滿口黑胡。形容魁偉。坐如泰山。體若蒼松。唇若塗硃。眼放神光。此位。不是蓬島真人。定然十洲仙客。我在外遍訪三年。嘗未遇著這樣的仙豐道骨。今朝得遇。乃是三生有幸。夙緣之善慶也。我不投師。待等幾時。回頭向丹陽道。我今特來訪師出家。非閑遊也。還望師兄。與我一作引進。對師父說明可也。非丹陽道。既然如此。你少站一刻。待我進去。稟過師父。遂走到師父跟前。稽首道。啓稟師父。本府文登縣。

來了一位先生。姓郝名璘。字步鰲。特來投師出家。乞
師父慈恩發落。重陽道。你叫他進來。丹陽回頭。叫郝
先生。我師父命你進見。恬然應命。進了丹房。上前跪
下道。弟子真心棄家求道。訪尋明師。三載不遇。今朝
得見尊容。乃弟子三生之幸也。乞師父大發慈悲。救度
弟子。沒世不忘師恩也。重陽將他一看。果有幾分仙骨
。此子日後到有真仙之分。就開言道。修道却是一條的
苦路。無真志者。不是易行。我看你是一個爲官出身之
人。享慣榮華富貴之福。坐的是高車大馬。喫的是珍饈
百味。穿的是綾羅綢緞。居的是紅樓煖閣。出家之人。
有千般苦楚。百節魔難。非輕易也。我看你受不起。這
等苦楚。回轉家中。安享榮華。可行方便廣積陰功。修
積來生因果。也是個修因的路頭。你何必定要出家。受
些苦惱。有何益處。恬然道。弟子若是貪戀榮華富貴。
不肯棄官別家。在外遍訪三年。不到師父跟前。投師出
家。既來出家。願求長生久視之大道。金液還丹之口訣

。不怕千辛萬苦。總是心甘。重陽道。你要一定出家受
苦。要立大剛大志。始終不怠之心。不可違背爲師的清
規。謹遵太上的律法。兢兢惕惕。靡刻不離心懷。沉沉
湛湛。當明本來真性。毋勞汝形。毋搖汝精。毋使其思
慮營營。乃可以長生。欲長生者。必要先修三皈。後守
五戒。然後乃可聞道也。我將你改取法名大通。字太古
。號廣寧。另擇良辰。改妝換像道妝打扮。方謂仙家弟
子也。正是。

修身必假外修持。內外兼修道可期。
鍊到心中無一物。蟾光終日照須彌。
要知郝太古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重陽子南遊逢了道 王孝先北轉遇真師

詞曰

忙忙世事如喪狗。世態炎涼。轉眼無何有。時人盡逐
鳥飛走。我今不落無常手。爲甚將身苦海漂。富貴榮
華。安享何可久。如今識破是非門。終須不在他人後
。 (右調蝶戀花)

話說郝太古聽師父之言。遂問道。弟子聞師之言。欲修
正道。必須先修三皈。後修五戒。未知何爲三皈五戒。
乞師指示。重陽道。三皈者。釋謂佛法僧。道謂道經師
。總而言之。卽是自身中精氣神也。所以皈依道。離欲
尊。永脫輪迴。修道之人。常守本性元神。居於性地。
毋使思慮妄想。擾害心君。外相不入。內相不出。將個
識神。自然化成不生不滅之元神。久久存養。方離愛河
慾海之苦惱。道果圓成。可脫六道輪迴之死生。豈不離
去慾念之尊貴乎。皈依經。兩足尊。得聞正法。真修大
道者。恐元神無所依托。落於幻空。不能足踏實地。故

太上流傳三十六部尊經。正法眼藏。使人可達修真之路。有所修證。不爲外道修羅所惑。不落傍道。自然鍊養元氣。助化元神。是有神氣兩足之尊貴。可得長生久視之大道。故有正法可聞也。皈依師。眾中尊。不落邪見。卽今者。有外道紛紛。傍門多種。或用搬運精髓。開關補腦。或用嚙津納氣。服氣餐霞。或用採戰之術。或用御女之功。或將山根一穴。指爲玄關。以二目謂陰陽。或將五金八石。當於至寶。以謂身中鉛汞。或持咒念佛。打七鍊魔。或存神默想。導出陰神。以及絕穀休糧。燒茆煉汞。種種異類傍門。不可記極。總屬幻化之軀。紐索。難得超凡入聖。所以須得真師口訣。鍊精化氣。鍊氣育神。鍊神返虛。陽神出現。跳出天外之天。與太虛同體。日月同明。天地有壞。而吾身不壞。故名萬劫不壞之金仙。是曰聖。曰仙。曰佛。豈不眾中之尊乎。所以不落邪妄之所見。方知有真道可修也。凡修道者。常將此身中之三寶。常住身中。毋使耗散。是曰常住三

寶。今者這些凡僧俗子。不知自身三寶之作用。認作庵堂寺觀。謂常住。三佛三清謂三寶。誰知三佛三清。亦是自身三寶之別號。敬重自身中之三寶。卽是敬重三佛三清也。念佛天尊。卽是念自的心也。若然自心不正。雖日念十萬。如魚嚼水。有何益乎。只要自己貴重三寶。無起諸想。雖唸經萬卷。不如靜坐一時。三寶旣皈。要除殺盜淫酒妄之五戒。將此三皈常持。五戒謹守。然後方可論道也。那太古聞言。戰兢惶恐。不敢違背。拜過師父及諸師兄道友。回到丹房靜養。不嘍。

話說重陽。自從祈雨應驗之後。遐邇咸聞。投師日眾。時有燕京方德茂。揚州聶道明。萊州韓秀道。白元亮等。以及俗家皈依者。有數百眾。師厭繁蹟。欲往終南一遊。欲帶丹陽往崑崙而去。恐庵中不得安靜。命丹陽等。料理庵中事務。丹陽等拜送。乞師父歸期。重陽道。爲師臘月可歸矣。別眾飄然而去。至西嶽華山。時值薛

紫賢欲歸天台。在玉女峰坐脫。留偈曰。

鐵馬奔入海。泥龍飛上天。

蓬萊三島路。原不在西邊。

重陽與其徒眾。殞殮於龕。舉火焚之。得堅固子無數於砂礫中。重陽欲上終南。至長安遇和玉簷。各談寒溫。二人同上終南。正逢二師在洞中鍊藥。重陽引玉瞻拜見仙師。鍾。呂二仙喜悅。向和玉蟾道。汝夫婦二人。來根深厚。得成大道。更須積功累行。他日必登上仙之位矣。玉蟾道。弟子欲去積功。未知何功可積。請師指示。呂祖道。今南宋。明春當作疫癘。吾將傳汝驅疫方法。往彼濟人利物。積累功勳可也。玉蟾拜謝。重陽將馬。孫。譚。丘等事。細述一遍。鍾師道。汝可度齊七朵金蓮。方可應詔上昇。重陽與玉蟾拜辭回程。玉蟾往吳越濟度。不嘍。

且說重陽拜別二仙。回轉全真庵。大眾拜迎。過了新春

。重陽復吩咐丹陽等看廟。命長真。太古隨身。往江南一遊。時處機欲隨師侍候。上前稟道。弟子欲隨師父出外。隨身應候。未知我師。意下如何。重陽不答。就叫長真。太古收拾起程。眾門人俱送五里之遙方止。長真。太古與師同行。處機在後。走到二十里亭歇息。重陽見符陽走到。就叫太古取戒尺過來。太古道。師父要戒尺何用。重陽道。處機犯我清規。打他四十下。長真。太古一同跪下討保。打了二十戒尺。起身就走。復走五里遠近的路。重陽道。我腹中有些饑。口中有些乾。這段路無物可買。可取水來止渴亦可。符陽聽見。急忙手拿瓢瓢去尋水。偏偏這路往兗州當道。走了許遠的路。尋不見水。只得回見師父。重陽怒道。這廝避懶。不知往那里去。取水沒有。舉杖一指。這不是水麼。長真。太古見路傍有水塘在此。急忙去取水與師父止渴。重陽飲了水。舉杖向處機頭上就敲。長真。太古解勸。方能行路。符陽心中想道。我去遍尋不見。這路傍有水。到

也奇事。遂自去取水止渴。忽然不見。心中明白。這是我師父點化出來的水。所以我去取水。就不見了。見他們走遠了。急忙趕去。一路之上。不是這樣不對。定然那件不是。魔了一月有餘。符陽總是刻刻慇懃。不離左右。至於江寧。居三台洞歇夜。忽見天降大雪。重陽道。這幾天寒冷下雪。你們可去。多搬些乾柴來。好烤火。三人領命。各去爬山挖嶺。搬來許多的乾柴。至洞放下。又去到街上化些錢米。買些小菜。到洞中煮好飯菜。三人喫下。重陽命架起火來坐下。他三人燒起熱得可憐。烟得要死。重陽端坐。巍巍不動。符陽與太古開了門戶出去納涼。重陽命長真將門閉上。不許他二人進來。二人在門外。凍得個可憐。又不敢驚動師父。二人並背而坐。苦捱一夜。待天明。長真將門開了。見他二人。凍得可憐。說道。我想來開門。師父止住不許。你們在外凍得傷心。我在洞中。烟得小死。師兄弟三人就做飯食畢。重陽遂吩咐起程。三人看這大雪。實不能行走。

。又不敢違命。只得收拾行李就走。這時將他三人。魔
得七顛八倒。俱無半點嗔恨之心。遂冒雪向蘇州而行。
不嘍。

却說蘇州府蒼門內。天慶觀。有一道士。姓何名中立。
道德高超。向本淮陽書生。一旦來蘇住於觀中。言如佯
狂。久而皆應。病者乞療。與蓑衣草一莖煎服。病癒。
有不與者。病必不起。眾稱曰蓑衣真人。戊子春。帝遣
內侍。以香茗至蘇州。但云朝廷有事相問。何真人搖首
曰。有華人卽有蕃人。有日卽有月也。內侍復命。帝曰
。他誠知吾心矣。遂賜號通神先生。時重陽師徒們四人
至蘇州遊玩。聞何中立有道。乃往訪之。重陽與論返神
還虛之妙。那何真人。亦知重陽的來根。互相敬仰。何
真人見長真等道。子輩皆上根大器。功行圓滿。何愁不
作天仙。四人就在觀中住下。明日這何真人。坐脫觀中
。郡人卽其肉身。漆而金之。有病患者。焚香禱祝。無

不應驗。是夏宋行乾道曆。帝志圖恢復中原。恒習騎射於宮中。己丑夏。以弩斷弦傷於目。重陽聞之歎曰。惜乎。賢明之君。厥志將灰矣。重陽率徒三人回轉山東。不嘍。

却說山東萊州府掖縣。武官莊。有位老爺。姓劉名嘉成。乃是一名文舉出身。現任歸德府知府。有一太太張氏。先生一子。取名大才。時金熙宗皇統七年。卽宋高宗紹興十八年。丁卯歲七月二十日。夢紅霞覆體。覺則腹痛分娩。遂產一子。取名大德。甫五歲。張氏太太亡過。劉老爺在任娶一太太柳氏。復生一子。取名大用。惟大德年幼好道。聰明濬志。不婚不奢。喜看道書。年十四歲。忽父病終。回轉掖縣。日暮丹經。至二十二歲。棄家求道。身帶百兩銀子。遍處訪遊。相面訪師。在外五年。是年二十七歲。遨遊吳越。回至揚州。這日在飯舖之中。只見四位道長。往街上經過。有一老者。身高

體大。形容魁偉。品格絕倫。雙眸炯炯。光耀射人。兼且這三位。皆神清氣爽。相貌端嚴。有出塵之表。神仙體態。想道我在外遍訪五載。未曾遇見這樣的人。此是有道之士。上前去問他的來蹤去跡。我要拜他爲師。急忙就趕。趕至城內。上前深深作揖道。請諸位師父。到茶館之中。弟子與眾位結個緣。重陽一看。此人到有幾分仙骨。不免度他一度。向長真等道。這位尊兄。要與我們結緣。也好就與他結個緣罷。五人同進茶館。重陽上坐。其餘各就而坐。大德問道。請告這位老師父。仙鄉何處。仙姓法號。重陽答道。貧道俗家陝西咸陽人氏。姓王字知明。道號重陽。復指譚。郝。丘道。他三人俱山東人。皆吾弟子也。請問尊兄貴府那里。高姓大名。大德道。弟子家住山東。萊州掖縣人氏。姓劉字大德。我先父曾授歸德知府。不幸先父去世。家有一兄一弟。我看光陰迅速。世事空浮。遂棄家求道。在外遍訪五年。未嘗得遇明師。今朝得遇師父。品行高潔。形容離

塵。必是有道之人。弟子欲投師父門下。乞師大發慈悲。度脫弟子。沒世不忘師恩也。重陽道。你乃是貴家公子出身。安能出家受苦。大德道。弟子願求金丹大道。苦死也是心甘。弟子愿閱古往真仙。勤修大道。孰不是苦志修持。方得無上妙道。跳出樊籠。重陽道。汝既自願苦修。可隨我往登州寧海一走。大德見師允諾。遂磕了幾個頭。轉向師兄們各各交拜。還禮畢。又去買些素食點心來供養。重陽道。爲師久斷火食。大德聽見。愈加恭敬。又去買些水果之類。向師父道。煩少待片餉。特我到飯舖中。取來行囊。與師父同行。那大德別師出城。頃刻間就將行囊拿到。五人起程同行。不啻。

且說登州府文登縣。有一善士。姓王。名孝先。幼喪父。母田氏。長齋淨素。好念仙經。那孝先生於金熙宗天會二年。戊午歲三月十六日寅時誕生。生得天姿玉骨。幼時聰慧過人。從母喫素。不喜繁華。家有一兄名孝全。

。家中事務。悉是孝全料理。那孝先母子。初入傍門。久修無成。這孝先是年三十三歲。母命往外。訪求明師。方可修成大道。若陷傍門之中。至於老死。亦然無益。於身也。於是孝先。拜別母親兄長。出外訪求至道。初至河南汴京。投一居士。又是傍門。復至曹州拜一和尚。却是空禪兀坐的工夫。次往江南拜一道士。亦是餐霞服氣的修法。越歷三年。連投數師。皆不是正道。轉至登州。聞全真庵。內住道眾數百。清規整肅。觀法威嚴。有一老道是陝西人氏。姓王。道號重陽。能逆知未來。不食烟火。名播諸國。孝先想道。搜遠不如搜近。信有之矣。我奉母命。尋師訪道。這數年間。連投數師。皆非正道。幸我能知是非。不被傍門誘哄。豈知本府有這樣的高人。急向寧海而奔。不滿二天。早來到全真庵。但見好一座大廟。正是。樑間無穢走龍蛇。宮殿巍峨來燕雀。樑間無穢走龍蛇。往來道侶如仙子。名謂全真字不差。

欲知這王孝先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王重陽設教行道德 孫不二裝瘋學神仙

詞曰

一心要度七金蓮。闡教敷揚體自然。口口流傳無上道。
。接後賢。大道分明在目前。無爲竅裏覓先天。偃月
爐中擒玉魄。煉真鉛。（右調浣溪沙）
。卻說那王孝先。到了全真庵的山門。見兩旁鑿著一聯云

塵情看破。欲登九品蓮臺。可往吾門求覺路。
。世事悟空。要免三途苦趣。須來此處問迷津。
。孝先想道。此聯真乃度人的一片實情。只見內中走出一
位道長。頭挽三髻。三絡長須。品格異俗。神氣卓然。
且說馬丹陽。自師父南行以來。日間必要來到庵中。料
理事務。夜間回轉家中。與不二共修玄功。此時正欲回
家而去。走出山門。只見來了一位客人。年紀不過三十
上下。生得天姿玉骨。雅品超羣。上前問道。這位先生
。貴府何處。到卑庵有何貴事。那孝先急忙行禮。答道

。愚下本府文登縣人氏。姓王名孝先。早聞寶庵。有位重陽師父有道。奉母之命。特來訪師。伏乞師父指示。請問師父仙姓法號。丹陽道。貧道姓馬。草字丹陽。聞先生之言。遠方人氏。特來訪道。真個難得。可請進庵中。但家師南遊。歸期不定。權且在小庵安歇幾天。再作商議。遂送進客堂。吩咐知客。將這王先生安單。丹陽回家。不嘍。

至明日午傍時候。有人來報師父回庵。眾人急忙著衣戴冠出門迎接。只見一大羣的人。擁住師父。男女圍繞。不知其數。你道這些人。從何而來。原來這重陽真人。在此庵中。闡教度人。聲名浩大。遐邇咸聞。這四維的男女。凡好善者。皆來皈依門下。見師父南遊回來。一路見之。俱來迎接。丹陽等上前行禮。接進師父。再與長真等見禮。一路風霜辛苦。說了一遍。丹陽引進王孝先上前。拜見師父。將孝先的情由。說了一遍。重陽道

。既有真心向道。欲投吾門。必立大願。自古道。修行者。無願不立。無願不成。那孝先聽師之言。就對天盟誓道。我王孝先投師皈道。倘有違師背道。破戒犯規。生遭慘死。歿墮地獄。永無出期。重陽見其實願真心。向孝先道。我今將汝改名處一。字通淨。可號玉陽。復命劉大德上前。拜見諸位師兄。又吩咐道。我將你改取法名處玄。字通妙。賜號長生。汝二人可擇日。改換衣裝豎髻。劉。王二人。拜了師父。次拜師兄道友畢。各回丹房。一心修身。不悻。

話說重陽自歸全真庵。憶師之言。立願普化三洲。同歸五會。五會者。一曰平等。二曰金蓮。三曰玉華。四曰三光。五曰七寶。乃設一榜。隨所在處懸之。文曰。竊以平等者。為道德之祖。清淨之源。乃金蓮玉華之本。三光七寶之宗。普濟羣生。遍照世俗。銀焰充盈於八極。彩霞蒸滿於十方。人人願吐於黃芽。比比不

遊於黑路。玉華者。神之祖。金蓮者。氣之宗。神氣相結。謂之神仙。心忘念慮。卽超欲界。心忘境緣。卽超色界。心不著空。卽超無色界。離此三界。神居仙聖之域。性在清虛之境。惟願人人達此。個個皆入此境矣。

重陽真人將此榜文一懸。有先輩雲遊者。見之歎曰。願力洪深。可稱王昇再世也。辛卯夏。宋改元乾祐。起居郎范成大。自金還。知欽宗崩於金。壬辰以虞允文爲左丞相。冬十二月。朱熹著資治通鑑綱目成。明禮義。謹學術。不言釋道二氏之事。恐異君民之心。時呂祖見宋帝。敬天勤民好道。故樂周旋行化。過華亭。以丹活樟樹。遊江陵。以言格傅升。太常王綸守岳州。有回道人上謁曰。公乃荊州狂僧。名些。複數世而投爲公。綸愕然曰。能知數世來因。乃仙也。更欲與言。忽失所在。綸遂告疾還家。精思仙道。後遇柳仙授其丹道。及尸解之訣。後尸解去。太常卿劉珙。薦朱熹爲樞密院編修。

不至。宋帝謂其廉退可嘉。詔以主管台州崇道觀。朱熹聞張平叔得道。在崇道觀。遐舉飛昇。深企慕之。平叔少與象川翁在茲同業。張不第。茲顯達。熹歎曰。顯達者。沉溺苦海。不第者。得道上昇。塵世富貴。豈仙道之比哉。時有孫葆光。字淵明。深究性命之學。元豐間遇廣孟子。授還丹之訣。自號無名子。遊於應天府。種蔬爲業。又號商丘老圃。擇人而度。甲午春。宋改元淳熙。虞允文卒。安南王李天祥殂。子龍翰嗣。報喪於宋帝。帝遣使封之。召朱熹爲秘書郎。不至。改主武夷山冲祐觀。復令知南康軍。引士子與之講論。是秋宋帝立謝貴妃爲后。丁酉改行淳熙曆。重陽見宋帝冊后行曆。崇聖愛士。克盡君道。自居金地。覺有不安。時會集道眾。講經論道。道俗咸集。重陽一日在講堂。普示云。汝等旣入吾門。修身學道。必先鍊性而後修命。性本屬木。鑽之則生烟火。火者。心也。本性定靜。心火自滅。所以陰符經云。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奸生於國。時

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故修道者。先煉無名種火。以心治心。將一切貪癡嫉妬。損人利己。慎高我慢。剛強暴惡。以及種種不良之心滅盡。然後掃除過去未來現在之三心。人心淨盡。道心自現。道心者。卽虛靈不時之本性元神。覺照自心。鍊得圓明透徹。毋使一點塵心來擾。至於遇境不生烟火。純粹粹。任憑虛空粉碎。吾性湛然獨存。性工既成。丹基自固。倘然性地未堅。大道將成。亦有敗壞也。欲修大道。須要性命雙修。從有形以度無形。以無形制住有像。所以通靈者神也。長生者氣也。非安養元神。不能通靈達變。非伏住元氣。不能長生延年。所謂命不離性。命無性不立。性不離命。性無命不存。以氣養神。以神含氣。自然金木相投。水火既濟。結成胞胎。是名金丹。又謂玄宰。更用乾坤交媾。是成胎仙。三年溫養。似乳哺之嬰兒。九載大定。如習學之周徧。然後出入無間。變化神通。總不外乎自身中搜求耳。時孫不二得師傳授。勤修不怠。敗

堵七年。三田返復。百竅流通。自號清靜散人。此時也在內聽講。上前行禮。重陽下座。喚不二至丹房。更授金液還丹之道。及養胎出神。飛昇駕鶴之法。一一傳授畢。遂吩咐道。汝緣在河南洛陽地界了道。可往彼裝瘋磨鍊。日乞塵市。夜宿破窰。琢磨心身。道果圓成。自然脫胎神化。再可積功累行。到那時節。我來引汝。朝拜金闕。得入西池。不二謝拜師父道。弟子倘有成道之日。永遠不忘師恩也。復去辭別丹陽。將師父傳道。命往洛陽之事說了一遍。復向各位師兄各備辭別畢。回轉家中。約定明日就動身。是夕丹陽回家。囑咐多少言語。至天明。吃了早飯。那不二到房中。將頭打散。臉上擦些塵垢。換得一身破襪的袖頭。裝成個瘋顛模樣。手拿一把破蒲扇。肩背一條破麻帕。包著一個瓜瓢。哈哈大笑出來。向丹陽把手一拱道。請了。有緣再會。往外就跑。丹陽一見。兩眼流淚。庭珍庭瑞等。一家大小湧出。見了這個樣子。各各放聲大哭。庭桂等問道。母親

爲何驀然瘋顛至此。往那裏而去。丹陽道。你母親今奉師命。往洛陽磨鍊身心。但修道之事。非汝輩可知。亦不必掛念他。你們去幹你們的事罷。時全真庵。一羣的道友俱來拜送。丹陽道。不二早已去矣。馬家大小。各各含淚。不嘍。

丹陽與眾道友。稱讚不二的道心堅固。各各嗟歎。回轉庵中。且說孫不二裝了一個瘋顛隨路乞化度日。走了二月有餘。方至洛陽地界。訪至河南府。城外雲溪觀之後。有一破窰。遂往居之。日間城中募化。夜棲破窰脩身。不多時候。見一個瘋婆子。常來同伴。你道這個瘋婆從何而來。却原來耿仙姑自得麻姑之道。修鍊成真。方顯化。提攜後學。見孫不二。道心堅固。在此磨鍊。恐遭不良之難。故常在窰中陪伴不二。不二心中暗喜道。我是個假瘋子。在此磨鍊。有一個真瘋子來陪伴。真個難得。過了幾天。這日不二。上街化齋。正遇著兩個

教化子。看見不二。雖然瘋顛。年紀不老。像個富戶出來的體態。肉白體肥。令人可愛。二夥商議道。這個瘋婆娘。夜宿雲溪觀窰中。我同你去到窰中。與他一同住下。豈不是一生受用了。二人同心合意。是夜就到窰中。把自的傢伙放下。就發起春心了。燃一把火。將瘋婆娘一照。只見不二打坐在此。邊傍睡著一個老婆子。二人道。這個瘋婆娘。還講修行。在此打坐。正欲上前。時不二定神之際。忽聽有人言語。睜眼一看。只見兩個化子。上前來了。知他不是好人。急忙站起。偏個身子。躲在老瘋婆身邊。二人又將火照見。就趕上前來。那瘋婆子坐起說道。這裏是我們神仙的窟宅。何等樣人。在此行來擺去。站起將兩個化子。拉住就打。打得他兩個頭破眼昏。欲跑。跑之不動。二人拚命與他打鬧。那瘋婆把他二人一指。他兩個夥伴。自己拉住就打。二人從窰中打出。打至雲溪觀傍邊。打得呼天喊地。觀中的道士聽見。開門來看。只見二個化子。打得頭破血流。

那道士將他勸開。二人定神一看。却是自己兩個夥伴。打了半夜。打得滿身疼痛。血流偏體。那道士問道。你兩個爲的甚麼事情打得這般光景。二人無言可答。祇自啼哭而已。道士閉門去了。那兩個化子。不敢回至窟中。商議道。但不知這個老瘋婆。有甚麼法術。把我們弄得這個樣子。先聽他說道。此處是我們神仙的窟宅。不許我們歇宿。到也罷了。返將我們打得這般光景。徧體流血。疼痛難忍。二人無奈。就在這山門外睡了一夜。天明復轉城內去了。且說不二。見他二人打得呼天喊地。打出外面去了。心中想道。這個狂徒。要來魔我。若不是這位老瘋婆。將他打退。豈不是我要吃的大虧了。這真是天神護祐。有這等妙處。我要望空拜謝。不二雙膝跪地磕頭。見那老瘋婆。哈哈大笑而去。不嘍。且說這兩個教化子。被這瘋婆打退。過了幾天。養好身體。二夥復打主意道。這年輕的瘋婆娘。到你我網內

之魚。籠中之鳥。定可拿手。只是這老瘋婆。有些怕他。這一個說道。我有主意。這瘋婆娘。天天總在東北二門地界化齋。我同你去到荒村。無人跡之處候他。管叫他。他有翅難飛。二人主意定當。去到荒村侍候。遠遠看見那瘋婆娘來了。二人歡歡喜喜。却說耿仙姑。早知不二有難。急差山神土地。暗中擁護。那不二。正走到荒野之地。擡頭一看。卽見兩個化子。急急趕來。知他不是好意。急忙就跑。原來不二是個女流。又是富豪的佳人出身。那裡跑得遠。却被二個化子趕至跟前。那時不二無計可施。心中想道。我命休矣。那兩個化子。正要下手。驀然起一陣大風。飛砂走石。將兩個化子刮倒在地。頭上打破幾個窟窿。血流滿地。那不二見大風起時。急忙跑回窟中。正是。

心正神仙常擁護。千魔從此自消除。
逍遙自在身無礙。始信玄功慶有餘。

要知孫不二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闡玄教七金蓮會集 揚宗風六仙友搬喪

詩曰

會聚金蓮返故鄉。方方接引眾賢良。
教行大地千秋仰。功著丹天萬古揚。
棄世不聞人世幻。拋塵那管俗塵茫。
圓明本性真如體。坐化立亡正法王。
却說那兩個教化子。待風息了。方起說道這個瘋婆娘。
是有妖法。將後再不敢染他。二人抱痛而回。不嘍。

己酉春。金主雍崩。太孫憬立。爲章宗。宋帝自高宗崩。
。卽欲傳位以終喪。至是退居重華宮。太子諱卽位。爲
光宗。尊帝爲壽皇。立李道之之女爲后。庚戌。改元紹
熙。金改元明昌。光宗有疾。政事決於后。禁帝不朝重
華宮。且說王重陽旣得邱。劉。譚。馬。郝。王。孫。
已足七朵金蓮之數。忽召諸子曰。昔祖師授我偈言。云
人當生於忠孝之世。今上不行孝道。我將赴約於蓬瀛矣。

。遂將金液還丹之道。傳於譚長真。王處一。劉長生。郝太古等。向丹陽道。我的門人。男女共有一千有餘。得吾道者有數十。惟成道者邱。劉。譚。馬。郝。王。孫而已。你等各有所得。惟邱處機一言無聞。此人根深蒂固。將來必成大器。我輩皆不及也。故盡意煅鍊於他。我今去世之後。汝必須傳其丹旨。吾無餘憂矣。眾弟子道。求師父久住塵世。普度眾等愚徒。咸登道岸。共出迷津。重陽道。天數已定。不可強違。惟丹陽自從入道。家雖豪富。創造庵廟。接待師友。費去大半家當。其功足冠金蓮領袖。復向邱處機道。汝自投我門下。二十餘年。受魔不少。未聞道法一言。我去世以後。必求馬丹陽玄旨。然後積功累行。大道可成。遂喚木匠。吩咐造就木龕。外用闌門。令四人可擡。急速造就。以備應用。囑咐已畢。打發各人回轉丹房。是夜重陽將身一變。滿身盡是惡瘡。即時號呼不已。處機。丹陽等各人聽得師父狂叫。急忙進了丹房。問師父何故如此。重陽

道。我驀然身體焦躁。發出一身的惡瘡。疼痛難忍。眾人見師父十分慘苦。各各悲歎不已。眾人在外紛紛議論。有等說。師父是個大羅天仙。爲何作此變態。想是試我們的道心。未可見得。有等說。師父實無內行。外裝儀表。虛名妄作。故有此症。各人議論不一。惟丹陽知之。想道我師父欲仙脫。變化這樣的形容。試於眾人耳。惟有處機。處一。朝夕慇懃侍候。待過數日。膿瘡破爛。臭不可聞。有等無志者。見重陽這般光景。各自散去。時在宋光宗紹熙元年。卽金章宗明昌元年。庚戌歲。孟春望日。時重陽真人。年七十九歲。將歸真。遂叫眾門人至前吩咐。我今日午時辭世後。汝等必要將我龕子。送至關西。至那處索斷之處。就地埋葬可也。眾人惶懼。乞遺世語。重陽宣曰。地肺重陽子。強呼王害風。來時隨日月。去後任西東。作伴雲和月。爲鄰虛與空。

一靈真性在。不逐世人同。
眾人急取筆硯記之。重陽復詠詩云。

自從領旨下凡來。寄跡塵埃得自栽。

幾度仙風催夢覺。數聲魚鼓喚心回。

三三行滿神胎結。九九功成道眼開。

七朵金蓮今已會。特留雲路到蓬萊。

詠畢。奄然返真。時有白鶴青鸞。仙儀隊仗。冉冉高騰

碧漢。遐邇士庶共瞻。莫不號呼禮拜。俱知重陽真人昇

天。且說丹陽等見師父歸真。各各拜哭跪送。遂將師父

淨了身體。換了衣服。擡進龕中。用閘門閘好。貼固封

條。丹陽道。師父遺言。眾所共知。師父歸天之後。必

將肉身送至陝西。汝等願送者。上前報名。只有邱處機

。郝太古。譚處端。劉處玄。王處一等。上前報名。答

道。我等願送。丹陽點頭道。吾等師兄弟們有一千有餘

。惟真志者。邱。劉。譚。馬。郝。王。孫也。我爲道

友。這數十年間。費心不少。今朝看破。惟有五人而已

。我同你六人可以送到陝西。擇定日期。發龕起身。丹陽留了幾個知心的道友。在此看廟。丹陽欲討了幾個工人同擡。眾人俱說路途遙遠。還不如師兄弟們。費些身力。自己擡去。丹陽點頭道。受得苦中苦。做得人上人。今且路途遙遠。不能多帶白物。只帶了壹百兩銀子。用畢隨路募化而已。眾人俱道有理。遂安排素齋。祭奠畢。起程就走。初起有人代他擡龕。送出五里之遙。只有四五十人了。再送十里。眾人告別。只剩他六人。忽龕中臭氣難聞。六人同心。毫無厭穢。曉行夜宿。離了登州地界。忽然龕中轉香。龕就輕了。如空無物一般。擡過河南。盤錢將盡。至陝州靈寶閭鄉之間。一路就有人送齋齊備。六人喫了開錢。那人道。我這裏不是賣飯的。只因前面有一老道士。問我們化就的。不要你錢。丹陽等辭謝復行。六人疑惑不省。丹陽道。莫非師父在前化就的。眾人信之。而後一路之中。每逢無飯鋪之地。肚饑時就有人備齋。過了潼關。處機道。我和你這一

路每逢饑時。就有齋喫。或是饅饅。或是餛飩餅。或是麵條。或是包子。一定是師父在前化就。我想這段路上。飯鋪稀少。必定師父又要去化齋。待我急急趕上前去。看過明白如何。長真等道。此計真妙。那符陽就急急趕上前。到這莊上觀看。却說重陽真人。身跨白鶴。在空中看見潼關至華陰。這路飯鋪稀疏。恐徒弟們腹中饑餓。即便下去。到這莊上化些齋飯。與眾弟子充飢。正在村中募化。只見處機急急趕上。一時躲避不及。被處機看見。急忙上前跪下道。弟子等在後商議。知是師父在前化齋。今朝一見果然。乞師父慈悲救度。時有這莊上男女共睹。那重陽真人。不能脫身。只得對處機說道。你這孽障。今朝漏洩天機。其罪非淺。你日後雖有真心修道。難逃大魔之報。遂向空指道。那旁丹陽等來了。眾人向空一看。重陽拂袖而去。化陣清風。無影無蹤。眾人驀然不見這老道士。驚呀不已。那處機跪在地上。忽見師父化風而去。只得含淚倒身下拜。磕了幾個頭。

遂出了庄村。只見眾位師兄已到。且說丹陽等。見符陽趕進莊村。他五人亦急忙扛龕。早已到了庄前。看見符陽含淚而出。遂問道。可見師父否。符陽向眾將師化齋的情由說了一遍。但師父說我日後雖有真心修持。難脫大魔。想我後來不知有何大魔所遭。劉長生將符陽一看道。怪道師父說你大魔難脫。連我看你的相貌。臉上有兩道紋路人口。謂之騰蛇鎖口。後來當要餓死。符陽道。劉師兄當真能看相麼。長生道。我少年喜看相書。相法雖不全知。畧知六七。妻財子祿。人人有准。壽夭窮通。個個無差。何況邱師兄之相。乃是個明相。豈有不知者乎。符陽問道。騰蛇鎖口之相。可有化解否。長生道。有何化解。昔日梁武皇帝。騰蛇鎖口之相。後來餓死臺城。他是一朝的帝主。尚且難免。何況你我之輩乎。符陽聽說。自歎道。我年幼好道。十六歲棄家。十九歲遇師。這二十餘載受了幾多魔折。自慮根基淺薄。苦志堅心朝夕慇懃。侍候師尊。未得一言半語相授。忽然

師父仙去。今朝至此復遇哀求苦告。返說我大魔難脫。驀化風而去。今聽劉師兄之言。後當餓死。我今苦志修持。有何益乎。說畢大放悲聲。啼哭不已。長真等聞符陽之言。亦各悲傷。丹陽道。邱師弟不必悲慼。劉師弟的相法頗通。不過定俗人終身。我和你乃出家之人。不足定也。我嘗聞師父之言。說邱師弟根器不凡。今者雖受些魔拷。將來功成果滿之時。我輩皆不及也。於是符陽聽丹陽之言。方能止淚。師弟兄們扛龕復往前行。自此以後。一路無人施齋。師兄弟們只得各自化齋充饑。過了華州。至臨潼地界。聞有溫池。其水自熱。夏天稍溫。冬時更熱。師弟兄們停歇。同到溫池洗澡。丹陽道。此處乃驪山來脉。內結硫黃。能令水熱。天下不能多得。此水能洗瘡毒疥癬。兼且清涼皮火。解穢除氛。將來我就在此秦川。募化養道。常可能滌此泉。沐浴畢。眾人復擡著龕子。過長安。至鄂縣城西二十里之遙。忽

然繩索俱斷。丹陽道。師父遺言。吩咐過了關西。到那處索斷。就地埋葬。今朝至此。繩索俱斷。埋葬之地到了。不知此地。是什麼地方。這片地是誰家的地。卽欲問明。只見一人過路。叩問其人。那人答道。此處惟劉。蔣二姓最多。叫作劉蔣村。這片地。乃是劉員外的地。丹陽聽說。遂同長真問到劉員外家中。且說那劉員外。正在家中。手抱孫兒玩耍。丹陽長真進去。只見老人手抱小孩。遂上前施禮道。請問老先生。貴府可是劉員外的府上否。那員外急忙放下孫子。答禮道。就是老漢家中。你二位師父。有何貴幹。丹陽道。我們將師父的靈龕擡到此處。我師未化之時。有言吩咐。將他靈龕擡到那裏索斷之處。就地安埋。今我師弟兄們。將靈龕擡到此處。繩索俱斷。所斷之地。問起却是貴府的地界。貧道欲化這塊地埋葬師父。懇祈大善人大發慈悲。那員外道。我聽二位的口音。不是我這裏的人。爲何將師父擡到這裡埋葬。丹陽道。不瞞老員外說。我等原是山東

人氏。卽因我師父是這裡咸陽縣。大魏村人氏。姓王名
喜。字知明。道號重陽。我等因師父遺言吩咐。故搬喪
至此地埋葬。員外道。二位的令師。莫非三十年前。在
地穴之中一十二年。這位活神仙。叫做王重陽。就是令
師麼。丹陽道。就是我先師。劉員外哈哈大笑道。你二
位不要糊說。那重陽真人是一位大羅天仙。這麼還死了
。他居地穴中一十二載。不食水米。還未曾死。你說他
死了。我却不信。上言道。大道修成。鍊成金剛不壞之
體。號曰金仙。你師父若果是重陽真人。必然凡身不壞
。你們可去打開一看。那重陽真人。我也曾會過幾次。
到也認得。丹陽向長真說道。我和你將靈龕擡過河南。
如同空龕一般。今聞老員外之言。打開龕子一看。正合
我意。請員外同去打開闌門一看。便知明白。那劉員外
歡歡喜喜。就同丹陽等。走到靈龕前。丹陽將劉員外言
語。對眾說了一遍。眾人俱歡喜道。此言有理。就將龕
子。打開闌門一看。却是一個空龕。只留衣冠襪履等物

。眾人又驚又喜。將衣冠等物。復藏龕中。放下閘門。向劉員外道。我師父既然化去。必將此龕埋之。以表師情。員外道。這等看來。果是重陽真人之仙蹟。就埋此地。我等也霑些仙福。請眾位師父到舍下用齋。待我叫些工人夥伴。埋葬令師的仙龕。眾人俱上前拜謝。那員外與眾同到家中。遂叫廚司設齋。這邊就叫工人去開土。備了一席素筵。到靈前上供。須臾齋備。丹陽等同去壓埋。磕了幾個頭。化了些錢表。眾人同回到劉員外家中。赴齋畢。丹陽等拜謝。劉員外送出大門方回。丹陽等六人辭別劉員外就走。正是。

假此凡身鍊法身。功成方見本來真。
虛空自有元神現。不是世間離別人。

欲知他六人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大魏村六仙友拆散 小華廟二弟兄逢災

詞曰

塵世短。道路遠。若非真志功難滿。不回頭。逐水流。
。生死輪迴似泛舟。休休。急猛省。莫閒遊。人生無
久留。真鉛著意求。謹慎修。安鑪立鼎不記春秋。悠
悠。——右調惜分釵——

却說馬丹陽弟兄六人。離了劉蔣村。一路商議道。我們
既到此地。必當往大魏村一走。一則去會會師兄們。二
則報師父登天之事。使他家可知。眾人齊心。就往大魏
村而去。却說王金玉。金寶兄弟二人。自從父母出外修
道之後。鄉族人等。以為王重陽與和玉瞻登仙而去。遂
修造廟宇。裝塑仙像。朝暮焚香。晨昏禱祝。有求必應
。大顯威靈。金玉生一子二女。金寶連生二子。金玉早
已亡過。時金寶也有五十餘歲。亦然喜捨樂施。敬僧好
道。家財還是富足。這時正在廳前觀花。只見外面。走
進六位道友。急忙上前迎接。到廳上坐定。一面命家重

燒茶弄飯。且說丹陽等上前作揖道。此位莫非王師兄否。金寶各各還禮畢問道。愚下姓王。未知眾位師父。何方人氏。因何至此。丹陽道。我等皆山東人氏。俱從師重陽。我等向聞師云。咸陽大魏村人氏。姓王名壽。字知明。家有師兄二人。長曰金玉。次曰金寶。可是府上否。金寶聞言。各各重新見禮道。既各位師兄到此。弟實不知。未曾迎接。多有失敬。眾人齊答道。造次入府拜望。敢祈勿責。金寶問道。各位師兄遠來。必知我父親下落。乞諸位指示。丹陽將師父山東演教度人。至於今年三月望日歸真。囑咐的話語。一路顯化之事。細述一遍。金寶聽得這派言語。心中大喜道。今聞眾位師兄之言。我父今已登仙。未知我母親如何結果。丹陽道。我嘗聞師父之言。帥母早已得道。今在塵寰積功待詔。量他昇天亦不久也。師兄府上。諸位可好。金寶將自己家事。說了一遍。遂請各位赴齋留宿。次日。陪到廟中敬香禮拜畢。各人坐下。丹陽道。眾位師弟。我和你

今朝在此廟中。權當師父跟前一般。昔日師父將化之際。曾有言吩咐。大眾共知。長真已聞大道。可下手用工。累積功勳。太古。長生。玉陽等皆有所得。必須勇猛。進精。磨鍊性心。各積宏功。登仙有日。惟邱師弟一人。外無功行。內無道術。如何是好。符陽聽丹陽之言。急忙上前跪下。哀告道。眾位師兄。俱已得道。惟我獨無一聞。還望馬師兄憐愍。乞帶於我。沒身不忘師兄之恩也。丹陽急忙扶起。向符陽道。師父仙化之際。曾有言囑咐於我。只要你勤修不怠。我當傳你至道。精進修持。自然成真有日也。符陽復稽首而起。是日眾人同回金寶家中。至三天喫了早飯。各人商議。長真欲往西蜀。積功養道。王玉陽欲回山東。探母而去。丹陽道。我與邱師弟就在此秦川化齋。消磨歲月。王師弟既回山東。全真庵之事。你可照顧一二。玉陽道。馬師兄既不回山東。我此去必到。全真庵經過。雖然不去料理事務。必當向眾說明。師兄的去跡。另舉當家。方可安妥。此

時眾人拜別金寶。金寶苦留不住。送出大門。各人自走路頭。自此拜別。郝太古復隱卜筮叢中。遨游大地。指引迷途。兼修道業。劉長生原在相士林內。韜光晦質。磨鍊心身。譚長真南遊而去。惟馬丹陽與邱符陽二人。在秦川日乞庄村。夜宿古廟。共一蒲團打坐。將修鍊工夫。逐一指示。符陽傾心拜受。丹陽道。修道之人必要先除七情。七情不除。八識不能歸元。元神不定。本性暗昧。道業無成。七情既除。六賊自滅。六賊不誅。五行不能鑽簇。元氣不生。丹基不能築矣。當須鍊己純熟。內相不出。外相不入。外不與名利所繫。內不被情慾所牽。將思慮妄想之心淨盡。自然天命之性出現。虛而待之。自有一陽來復。採而鍊之。結成刀圭。是名金丹也。你若妄念不除。我卽不能與你爲友矣。處機唯唯聽命。朝夕精修。不嘍。

且說王重陽真人遐昇之後。濬儀橋下談玄。誘臧老之心

。劉蔣溪頭賜藥。愈張公之病。或舞蹈於昆明池右。或吟詠於終南境中。神化無方。靈通莫測。不能備錄。東海西秦。勸化道俗。遍處度人積功。且說王玉陽別了眾位師兄。走了二十餘天。至洛陽地界。忽然想起師兄孫不二。昔奉師命。裝瘋往洛陽鍊性。想我隨師二十年來。雖然聞道。總未明達。早聞孫不二。深得師父妙旨。我必須尋訪見他。一則報師父霞舉之事。又可拜求道要。遂一路訪問。至府城東關。忽聞有人言瘋婆的長短。王玉陽知是不二來由。上前問道。方纔聽眾位居士所言。這瘋婆娘他居何處。乞祈指明。我欲去看他一看。有一老者答道。這瘋婆娘在此數年。每日總在這附近地界化齋。到晚來居於雲溪觀之後。破窰之中。玉陽問道。這雲溪觀在於何處。老者道。就在城外東北角上。離城不過二里。一座大廟就是。那玉陽別了眾人。向雲溪而走。看看天已將晚。腹中饑餓。就往這庄上化些饅饅喫了。遠遠看見一座大廟。知是此處便是雲溪觀。走到廟邊

觀看。見後有破窰。就向窰中而走。那孫不二。正在調神出胎之際。早知玉陽到來。急忙出外迎接。玉陽一見不二。急忙上前稽首道。自從一別。數載未見。弟朝夕掛念心中。今朝復見。猶如涸魚逢水。不勝喜躍之至。不二亦還禮道。盛蒙師弟恩深義厚。到此看我。真個難得。請問師父及眾位師兄弟們此時如何。玉陽將師父仙遊及搬喪顯化等事。詳細說了一遍。我們在長安分別。今丹陽與符陽作伴。在秦川磨鍊。長真。太古。長生等各處雲遊而去。我今欲回山東探望母親。來到此地經過。忽然想起孫師兄。一則特來拜望師兄。恭賀丹成。二則求師兄慈悲。將金丹之訣傳授一二。永遠不忘師兄之恩也。說畢。就倒身下拜。不二急忙留住道。師弟不必固謙。既然師父仙去。眾位師兄弟們。各修玄功。今聞師弟之言。金丹大道。嘗未通達。我和你自已師兄弟們。豈有不傳之理。但我正當養胎出神之時。欲煩師弟護靜一年。未知意下如何。玉陽道。蒙師兄提攜。我權作

護靜。侍候師兄可也。於是二人就在窟中歇息。此時不
二胎元堅固。不復思食。玉陽出外化齋。暇則護靜。更
兼不二丹道圓成。虛空自有神明擁護。自然內外澄清。
不二用催神出胎。漸漸通靈變化。一年工夫。陽神出現
。出入無礙。六通證悟。逆知未來。一日向玉陽道。我
今神已通靈。玄功俱足。這有年餘。全靠師弟護持。無
恩可報。今將金液還丹大道授你。以報扶持之恩。玉陽
急忙上前跪下。不二扶起同坐。附耳低言。將口訣逐一
指示畢。吩咐道。我將鍊丹養胎。調神出胎。諸般火候
真訣授汝。汝必當勤功修鍊。加功累行。成真有日。但
此道不可輕授非人。謹之慎之。師弟可往山東。緣在崧
山。擇地勤修。今可去矣。玉陽拜別道。今蒙師兄傳道
之恩。不知何日當報。不二道。師弟此去勤修苦鍊。功
成果滿。相會有期。送出窟外。二人分別。那玉陽別了
不二。向山東而走。不一月。早到甯海全真庵。大眾見
玉陽回來。俱出來迎接。時有本州人氏曹建德。在庵理

事。各人拜問情由。玉陽與眾見禮畢。將上項的事情。細說一遍。眾人聽說師父這等神化。各各讚羨歡喜之至。玉陽又將孫不二師兄叫他護靜。及出胎神化之事說了一遍。個個稱揚道。可算女中之大丈夫也。那玉陽在庵住了三天。見諸事俱已定妥。向眾人道。我看曹師兄。在此辦事。勝如丹陽。吾無憂也。我欲往文登探母一回。建德道。師兄回府探母。此乃孝道理之當然。我亦不敢強留。但必須早去早回。可免我等懸望。玉陽道。此處有師兄在此。及有各位護庇。常住料不乏人。況我欲訪地安養。隱避幾年。自此告別。後會有期。眾人俱送出山門一里之遙。方能回轉。那玉玉陽。別了眾人。遂至文登縣。不數日就到家門首。只見門上貼的白聯。急忙入內。又見家堂立的孝堂。上前一看。知是母親去世。急忙倒身下拜。號陶大哭。他家的家丁見之。急忙人內報知主人道。外面來了一個遊訪的道士。在老太太靈前拜哭。不知何人。那孝全急忙出來一看。認得自家

兄弟。急忙上前。兄弟相會。抱頭大哭一場。孝全道。我弟去後。母親日日懸望。後忽染疾病。這十數年間。無一時不念汝回。至今年二月十三日。一命身亡。我弟爲何出去一十餘載不回。連信息全無。玉陽道。弟因奉母命。出外尋師訪道。前數年間。各處訪求。俱是傍門外道。未得真傳。及至回轉登州。始遇重陽師父。弟投門下。求道心切。侍師愈勤。一刻不敢暫離。後因師父歸仙。送殯至陝西。回頭欲來探母。在路遇孫師兄。與他護靜年餘。始得真傳。今欲回家同母親同修妙道。何期竟已歸陰。說畢。復大慟哀哭。哭得死而復甦。整整哭了半天。孝全自覺不忍。上前相勸道。母親已死。不能復生。我弟哭死也是枉然。祇但願我弟。修成真果。那時母親。雖在九泉。亦可得度矣。玉陽聽兄之言。方能止哭。一家大小子姪。俱來拜見。那玉陽遂在家守孝。亦可養道修身。兄孝全見之。歡喜不已。此話不啻。

且說丹陽與符陽在秦川化齋磨鍊。那丹陽乃是一個久修得道之人。此時金丹已成。風寒暑濕不怕。水火饑饉不憂。今與符陽作伴。無非謹遵師命。欲度符陽而已。時二人在華陰地界。一廟名小華廟宿夜。忽逢天降大雪。平地約有三尺餘深。半步不能行走。二人在廟中困苦難忍。那符陽腹中饑餓。又兼身上寒冷。初雖勉強。捱至第三天天夜間。實受不過。心起一念。想道。這幾日天下大雪。不能出去化齋。將我凍餓難忍。明天若有人。送些麵湯來與我吃吃。也好。止得饑寒。這個念頭一起。正是一人正心修道。忙殺土地龍神。那本廟的土地。就到庄上託夢。這人在華州北庄居住。姓張草號二老。年長六十無子。平生好敬僧道。那土地就到他家託夢二老道。此處小華廟中。有二位真人。在此被雪所阻。饑餓難忍。明日早晨。你可送些麵湯去與他喫了。可獲無窮之福。醒來牢記。吾神去也。那張二老睡醒。向媽媽道。我這個夢。做得奇怪。有一老人說道。此處廟中有兩

位真人。被雪所阻。饑餓難忍。叫我明日早晨。送些麵湯去與他喫了。可獲無窮之福。那媽媽道。我的夢與你般。二老商議道。待至天明。我去到廟中看過明白。你做些麵湯侍候。若然當真有人。我來送去。若是無人。回來自喫。媽媽道。言之有理。這二老一見天明。就走出門來。步雪而行。走至廟中一看。果有二位道長。見一個閉目打坐。一個睡在旁邊。急忙回家中對媽媽說。二人喜之不已。正是。

道德本無因。修持卻在人。
若非堅志守。焉得作仙真。

要知馬邱二真人後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邱符陽蟠溪行苦志 孫不二三井顯神通

詞曰

二友兩離分。各辦前因。六年蟠谷受艱辛。戰退睡魔
神不倦。苦志修身。果滿離紅塵。身外有身。乘鸞跨
鶴謁楓宸。裝瘋修煉人難識。廣度迷津。（右調浪淘
沙）

話說那張二老回家報知媽媽。那媽媽道。這二位必定是
大修行的人。暗中有神護佑。故來託夢你我。老老將這
麵湯送去與他喫了。我看這幾天雪還未化。何必將他請
到家中。待天晴雪消。許他走去。豈不是我和你。多得
些福報哉。張二老聽媽媽之言。遂手提麵桶。送至廟中
。上前叫道。二位真人請用齋。符陽聽得有人叫喫齋。
慌忙坐起一看。只見有一老者。手提麵桶。站在旁邊。
便叫師兄。那丹陽定神之間。聽見有人說話。睜眼一看
。只見老者送齋至此。二人急忙站起行禮。那二老將麵
桶放下。倒身就拜。二人還拜畢。二老道。這幾日天降

這樣的大雪。有虧二位真人受苦。窮老沒有好供養。天
早媽媽做些麵條湯。與二位真人納寒。丹陽道。我二人
福薄根淺。怎能受得老施主的供養。我等在廟中。善人
何以知之。那張二老將昨夜得夢之事。細說一遍。丹陽
道。我等實無福分消受。今蒙善人憐愍。只得喫下。二
人將這麵湯喫了。那張二老道。二位真人在此廟中。我
看二位衣衫淡泊。身上寒冷。請到窮老家中。安歇幾天
。待天晴雪消。再作道理。丹陽道。今日受善人之齋。
恩德難酬。再也不敢。二老道。二位真人。不必固謙。
窮老家中。祇有媽媽一人。再沒有三老四小。況我二人
。向來所好僧道。家中雖窮。供養你二位。謾說幾日之
數。就是一月。也能承當。請二位到我家裏。比這廟中
煖活些。一則省得我送齋。豈不是兩便。於是二人聽這
善人之言。無奈就到他家中。那媽媽早也在家懸望。只
見二位道長與老老同來。歡天喜地。遂收拾炕上。與二
位歇息。一日三餐茶飯。慇懃侍候。終始如一。二人歇

了五天。看看雪將消化。告辭起程。那二老不許。又勉強過了三天。丹陽見二老十分好道。就將導引延年之術。傳授二老。辭別出門。那二老欲留不住。又做些饅饅與二人帶去。二人苦辭不受。那張二老送出二里之遙。方自回轉家中。二老夫婦同修斯道。後俱至百餘歲。二人無疾坐逝。此是後話。不嘍。

却說丹陽與符陽別了張二老。在路中。丹陽問道。邱師弟。我和你在這廟中。凍餓了三天。就有神明至他家託夢。此事亦奇。莫非你有妄念否。符陽道。不瞞師兄說。我在這廟中凍餓三天。心中實是難忍。我就起一妄念。想道。明天若有人送些麵湯來與我喫喫。也好納個饑寒。誰知暗中。就有神明知道。到張家去託夢。這事我也不信。丹陽怒道。我曾惟先有言。吩咐於你。修道之人不可起一妄念。你今起了這個念頭。搖動了虛空神明。到他家託夢。我和你日無寸進之功。返受他這樣的供養。

。有何福分承當。我若與你一般行舉。將來可變作牛馬還債。到不如各分路頭。我回山東修養。任憑你天堂地獄的路。隨心所欲去罷。那符陽聽丹陽這篇言語。說得心如刀刺一般。雙眼流淚。跪在丹陽跟前。哀悲大哭道。我自從到全真庵。投師。蒙師兄保舉引進。隨師二十餘年來。受了幾多的魔折。未曾得師一言指教。忽然師父仙去。今蒙師兄慈悲。指引修真之路。纔聞大道希夷。此恩難報。我在廟中。爲凍餒難忍。起一妄念。還望師兄開天地之心。赦我罪愆。下次不敢。丹陽道。你的孽根深重。難免魔折。師父顯化。化齋之時。說你雖有真志修持。大魔難脫。長生亦言你後當餓死。你自同我以來。我曾多少言語。囑咐於你。全然不聽。至今我亦當調神出胎。回轉山東方可。你倘有真志修鍊。道果圓成之時。後會有期。若然心志不堅。從此一別。不得見我也。語畢。就身邊拿出一把裁紙的小刀。將個蒲團分作兩邊。遂手拿了半邊蒲團。向山東而去。那符陽十分

苦告。一言不答。飄然而去。那符陽見丹陽去後。在這路旁哭了半天方止。想道。我師兄說我無志。因與我相別。我劉師兄曾說我臉有騰蛇鎖口之相。將來必定餓死。我今在此地撮土焚香。哀告天地。日月虛空神明。發個實願。聽天由命。遂雙膝跪地。立下宏願。有詩爲證。

酒色雙忘財氣除。無明若起墮三途。
私藏糧食肝腸斷。暗積銀錢骨體枯。
利己損人遭電掣。違師背道被天誅。
我今若不真心守。永劫輪迴作馬驢。
誓畢。向空拜了幾拜。站起向長安而去。且說呂純陽老祖在雲端經過華州。見處機誓願宏深。恐有性命之憂。遂遣護法神員。隨身擁護處機。日後方能圓成道果。自此之後。那邱處機時時在道。刻刻存心。每逢難處。自有天神護佑。符陽走到長安城內。住了數天。厭其繁華。遂上終南山中。見一古廟。就在廟中打坐。是夜天降。

大雪。一連下了五天不住。符陽想道。長生說我該當餓死。今見餓死之期至矣。嘗聞丹陽之言。人雖至死。抱道而亡。保守神氣。本性不昧。來生亦有向道之心。我今凝神守氣。坐待而已。且說那護法神。命本廟土地。是夜去攝些饅饅來。待至天明。這土地變成凡人模樣。手捧饅饅到符陽面前。叫道真人請齋。那符陽正在凝神定息。忽聽有人喊叫。睜開眼睛一看。只見一個老者手捧饅饅。站在面前。就問道。老善人。我看這等天氣。大雪紛紛。你爲何至此廟中作甚。那土地道。我家就在這庄上。離此不遠。只因昨夜得了一夢。說此廟中。有一真人。在此凍餒不過。故我特送些饅饅來。與真人充饑。說畢就將饅饅。放在處機面前。回頭就走。符陽欲問其姓名。忽然出廟去了。遂趕出廟門一看。杳無形跡。細細看來。連雪間足跡。一個全無。回到廟中想道。這個老人。必是本廟土地所化。就將饅饅喫了些。心中想道。我思餓死之期將至。又有神明顯化送來糧食。敢

是我陽壽未沒。還不該死。又捱過二天。看天晴雪消。就下山向西而走。至於寶雞縣地界。南山腳下。只有一大溪。名叫蟠溪。有十餘丈的寬闊。此乃通長安的大路。遇大水漲時。水勢洶湧。不能造橋之處。逢水退時。不滿尺水。亦不能用筏。行路之人。個個至此。須要赤腳。方能渡水。符陽心中想道。我今生根基淺薄。焉能成道。可在此蟠溪渡人往來。積些善功。栽培來世根基。主意一定。見一人來。就叫他不要脫腳。我來背你過去。自此往來的人。不拘男女老幼。總是他背。這溪畔有座古廟。那符陽日間蟠溪背人。晚來古廟打坐。這附近之處。有行善之人。送些糧食與他充饑。逢四九寒天。不辭勞苦。遇大水汪洋之時。靜養廟中。自思夜間昏迷。夢寐難却。懸木而坐。意欲戰退睡魔。每逢熟睡。跌下地來。亦不損傷。原來暗中有神護佑。故無損傷。每逢大雨大雪相阻。餓得性命將絕。自然有人得救。如此勤修苦鍊。毫無懈怠之心。死而復甦。不生畏懼之志。

。至二年春間。一朝過溪背人。被水衝去。浮漂二十餘里。龍王現身相救。得命而回。更加勇猛精進。修持不

且說馬丹陽別了處機。回轉山東寧海。復在全真庵養道。時見瀋陽李大乘。萊州趙蓬萊。江南韓清南。海州宋披雲等皆有夙根。收在門下爲徒。皆以道傳授。丹陽仗宋李趙韓四子。護靜三年。始能脫胎神化。自思仙不離山。今雖神化無方。高超天闕。終歸洞天福地。十洲三島。遂自流演派詩二十字。曰遇山派。自元來正志。冲壽成仙丹。忠靖得禮義。了然見朝天。精微。十方。三寶。語以此宗派及所著有金玉。漸悟。錄等集。行於後世。時馬丹陽年七十一歲。宋光宗紹熙四年。卽金章宗明昌四年。癸丑歲。正月朔日。忽謂諸道友曰。本月初四日。孫不二歸真。我亦今當去矣。眾

人請留仙駕。再住世幾年。使後學達修真之路。丹陽道。自此以後。王玉陽有崧山之化。郝太古華山闡宗。譚長真南無演教。邱處機教揚大地。劉長生隨山流風。將來大闡宗風。汝等有志者。各立宏功。南北宗源綿遠。東西道路攸長。如意可棲。如路可行。修成真果。相逢有日。遂留偈坐化。偈曰。本來是真空。原與太虛同。今日終返始。永住蓬萊宮。

時庵中速報馬家知道。那庭珍帶同家眷人等。十有餘人。到庵哀哭。急用木龕殯殮。擇日出喪安葬。至出喪之辰。宋披雲將龕移動。如空龕一般。眾人異之。打開一看。龕中惟有衣履等物存焉。眾人驚喜。知是化去。遂將龕及衣履等物葬之。以嘵親情。庵中之事不嘵。這且說孫不二。自王玉陽去後。神化無方。隱顯莫測。這洛陽城中。有許多的善人。見不二雖然瘋魔。似乎有道。

。言其禍福。無不應驗。後有許多的男女。拜他爲師。有派詩二十字。傳留後世。曰清靜派。詩曰。全真通玄理。大道得無爲。性合灰尸解。只此百功夫。那不二。是年七十五歲。癸丑正月四日。忽謂弟子曰。師真有命。當赴瑤池。眾弟子拜留。不二道。天數已定。不可違也。

且說耿仙姑自孫不二丹成之後。常現原身。與不二盤桓來往。此時知不二功圓返真。亦來邀不二同赴瑤池。然後再來塵寰積功。此時丹陽已到。不二知丹陽脫化。今來邀我。同見師真。三仙一時顯化。各招白鶴乘之。穿窰頂而出。在空中徘徊飛舞。眾人見之。急報郡主。那府尹急排香案。陳其簋簠以祭之。捧其金玉而獻之。望空禱祝。倏見三仙各乘白鶴從空而下。祥雲繚繞。旋其銜上。時仕宦軍民。無不明覩。各各倒身下拜。不二留

詩云。

志氣騰騰徹碧霄。權留塵世受參寥。

愚徒未識煙霞客。萬兩黃金懶折腰。

詠畢。雲鶴冉冉。昇天而去。眾人莫不傾心丹禱。府尹至地觀看。見窰有三孔。其形似井。立名三井洞也。內塑三仙聖像。世代香烟不斷。後話不啻。

且說馬。孫。耿三仙。各乘白鶴。同至終南極真洞。時重陽與鍾祖出外行化。惟呂祖獨在洞中。三仙拜見呂祖。呂祖歡喜。命雲廚設宴款待。丹陽將自己與不二修道情由說了一遍。呂祖道。子等道業已高。外功不廣。難以應詔。必須更立宏功。徹待七真會聚。同赴瑤宮。惟天宮仙籍所貴者功。功不廣。道雖高。亦次也。修道者。如世人雖有才高北斗。力挾泰山。無功不能受祿。修仙者亦然。功高者。雖道不足。終昇上界。道高者無功。終成蓬島散仙也。丹陽等聞言。遂拜別呂祖。往塵寰。

積功。呂祖送出洞門。三仙辭別。駕鶴而去。正是。
有道無道終非久。有道無功不足仙。
道備功高神變化。管教指日步瑤天。
要知三仙後事。且聽下回分解。

金蓮仙史卷之三

第十三回 王處一禁中施道術 丘長春隴上度女流

詞曰

丹經杳。玄機渺。幾多真志道難了。光陰促。風前燭。
。咽喉氣斷。黃金難續。毒毒毒。急須鍊。時無倦。
功成早赴蟠桃宴入洞天。會眾仙。逍遙快樂。跳出三
千。甜甜甜。——右調釵頭鳳——
話說那孫。馬。耿三仙。各乘白鶴。離了終南。各分路
頭積功累行。不嘍。

癸丑秋。宋帝詔朱熹知潭州。壽皇有病。丞相留正率羣
臣請帝問疾。帝不從。眾臣子皆慟哭而出。甲寅夏。壽
皇崩。帝以疾辭不出。留正稱疾遁去。帝臨朝。急僕於
地。遂崩。樞密使趙汝愚等。請太后詔嘉王擴。乃是光
宗三子。遂成服卽位。為寧宗。汝愚乞詔留正還。留正
立韓后為妃。以汝愚為右丞相。乙卯改元慶元。后季父

倪胄用權。排斥正士。引用奸邪。安置大理寺丞。呂祖
儉於韶州。其從弟祖恭。以布衣劾倪胄。兄弟忠義齊名
。十月竄汝愚於永州。至衡州。暴卒。丙辰。金改元承
安。宋以京鏜爲右相。葉翥。倪思二人知貢舉。稍知義
理者黜落。削朱熹官。竄蔡元定於道州。蔡元定與朱熹
爲友。時與子沈偕行。在道逾年。忽謂沈曰。可謝客。
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越三日卒。後稱西山先生。丁巳籍
僞學。以留正朱熹等五十九人。皆著書籍。且說王玉陽
在家守孝三年滿足。拜別兄嫂。出山用功。那孝全苦勸
道。我弟既然立志辦道。何用出山。就在自家靜養幾年
。你嫂嫂與你護靜。豈不美處。玉陽道。弟乃是個不仁
不義之人。不在家中敬順兄嫂。自圖清靜出家。不能與
兄效力。人理有虧。何況在家偷閒。勞動嫂嫂。實難承
當。那孝全再三勸弟。玉陽執意不從。孝全無奈。就去
到房中取銀子二百兩。付與玉陽道。我弟斷然不在家中
。爲兄無奈。今將這二百銀子。與弟帶去。可作道本。

那玉陽十分推辭。收了一百兩拜別兄嫂。大哭一場。孝全送出三里之遙。悲泣不已。那玉陽含淚相別。悵戀不捨。淒然而去。那孝全站立道旁。看弟不見。方得回家。且說王玉陽別了兄長。往至甯海地界。見崱山生得秀氣。憶孫不二之言。說將來緣在崱山。遂上山訪之。只見一石室。生得幽雅。上鑿著雲光洞天四字。玉陽就居此修鍊。越數月。因緣護法天然。有數善士訪道至此。玉陽收之爲徒。隨身護法。遂下手用工。修鍊三年丹成。陽神出現。復用鍊虛合道之工三載。神通變化。隱現隨方。靈異莫測。著書一集。曰雲光集。復作派字四十。曰崱山派。傳流後世。清靜無爲道。至誠有姓名。金玉功知巧。通此加地仙。玄冲宗義德。茂演教宏元。中和眞法永。智慧保神全。時金主聞東牟王處一有道。遣使往聘。處一應詔至燕。金主試其術。以壁虎覆盆下。問內有何物。玉陽曰。

似虎非虎。似蛇非蛇。四足長尾。以壁爲家。帝復以金錢一個覆之。處一日。

外圓內方。見之有光。人稱至寶。深藏勿彰。

帝深信。嫉妒者以鳩酒與飲。不死辭歸。徧處行功。度人逐鬼。行符救厄。至東嶽泰山之下。見有大石當路。遂高舉鐵鞭。大施慧力。擊碎當途之石。以便行路通衢。來往眾人。識是神仙。各各倒身下拜。真人拂袖而往。至汲郡其城之北。時見天氣亢旱。萬民猖狂。真人識蘇門山之下。有大泉源。命眾掘之。得一大泉。灌溉數百里之遙。羣黎咸沾福惠。隱形療病。遇難救人。後隱中條山。獨立危巖九載。待詔飛昇。不喙。

且說邱處機在蟠溪。日間積功。夜來打坐。六年之間。磨鍊身心。大死七次。死而復甦。小死遭魔。不知其數。堅志苦修。戰退睡魔。雖然受些魔折。心中卻是明道。自號長春子。暇時著書一集。曰蟠溪鳴道集。行世。

且說三元門下唐。葛。周三位真官。駕雲至蟠溪經過。見邱處機頂有白光冲天。知他苦功滿足。緣在龍門。三官遂變作三個差人模樣。肩背三個人頭。至蟠溪脫腳渡水。長春看見止道。你三位不必脫腳。我來背你過去。三官道。我有三個人頭在此。如何背得。長春道。待我將這三個頭先送過去。後來背人可也。三官道。這三個頭乃是要緊東西。不可失一。若還失卻了一個。我們的性命在此。須要小心。長春道。但放寬心。我在此背了六年。並未失了一物。遂將三個頭送過溪。掛在溪樹枝上。然後再來背人。步過溪來。只見一隻大大的老鷹飛來。將一顆人頭擄去。長春唬得膽戰心驚。時三官假作驚惶道。我對你說過。人頭要緊。不可失一。今被這餓鷹捧了一個去。豈不害著我們的性命。這個人頭。乃是有名的強盜。解獻上司。今少了一個。連我三人性命難保。長春聽他三人言語。心中難忍道。別人的頭可代否。三官道。人死改相。別人的頭。可以代得。如今那有

別人的頭去代。長春道。既然別人的頭可代。我看你三位。各帶有刀。可就將我的頭割去代罷。三官道。既然你肯捨身替代。可不必殺頭去代。我們同你去見上司。直言修行的人。背人渡水失之。倘然上司憐愍。可免殺身之患。長春聽說道。既然如此。你三位到此廟中。待我煮飯。同三位喫飽。起程同上長安可也。三官道。這樣到也可得。四人同進廟中。三人坐下。長春急忙去燒茶弄飯。將茶泡好送出。見三人改了天人法相。知是神仙下降。遂倒身下拜。哀求度脫。三官道。我等非別。乃三元門下唐。葛。周也。見汝在此行功六年。功行已足。捨身代頭。性心純粹。汝緣在隴州龍門洞。靜鍊內丹。內丹既成。行化度人。徹待功圓行滿。上朝金闕之時。相會可也。言畢化風而去。長春望空拜謝。遂收拾往隴州而去。隨路化齋。至隴州明家坡紫家驛地方。夜宿古廟打坐。正遇連日陰雨。不能行路。這驛中有一富戶。姓王名存富。有百萬的家貲。家有數十口度日。那

王存富性心躁暴。凶惡異常。每見貧寒孤苦之輩。不將錢米周濟。反將惡言傷罵。凡遇僧道募化。定然打罵出門。那鄉方之人。送他一個混號。叫做天不赦。他家正在修造房屋。工匠等人共有百餘。他家門前。有一塊响石。每餐喫飯。擊石爲號。邱長春在廟中打坐。腹內饑餓。忽聽王家擊石。遂手拿瓜瓢。到了他家門。首化齋。那些工匠見師募化。就拿了幾個饅饅與之。卻被這王存富看見。趕上前來。將邱長春打罵一場。將他饅饅奪去。丟在地上。餵狗。那長春反作揖稱罪。毫無愠怒。回轉廟中養靜。這王家有一奴婢。姓李名春花。年長二十歲。本有根基。是日見員外。將個道士打罵一場。又將饅饅奪去。餵狗。這道士反臉含笑容。上前陪罪。知是有道之士。被雨所阻。隱在廟中。遂暗中送些饅饅與他充飢。不啜。

且說值日功曹。早見王存富。十分行惡。凌辱道德之人。

。將饑饉奪去飢狗之事。上奏天廷。玉帝遂敕風伯雨師。雷部。龍王。令天師宣傳御旨道。隴州王存富。十分行惡。家財萬貫。數代毫無片善之功。今又凌辱有道之士。奪食飢狗。其罪尤重。該遭水劫。惟他家有一使女李春花。夙有仙緣。前因不昧。不在劫數。不得有悞。那雷神。雨部領了玉旨。先令救野夢神。至於王家。託夢李春花道。汝家主人。十分行惡。明日辰時。該遭水劫。因你夙有善緣。不在劫內。汝當寅時赴廟。求告道士。他自有解救。醒來牢記。吾神去也。那春花驚醒。卻是南柯一夢。復思夢中之言。不可不信。不可全信。急忙爬起。坐待天明。走到廟中。只見師父坐在蒲團之上。遂上前跪下道。奴本王家一婢李氏春花。乞師救我一命。不忘再造之恩也。長春睜眼一看。只見李春花跪在面前。急忙扶起。問其原由。春花將夢中之事。細說一遍。長春聽春花之言。急忙出廟觀看。果見陰雲四合。那長春不忍眾匠人遭劫。急攜春花至作場。通知匠人

急速避難。眾匠人深信。急忙逃避。長春帶了春花。上
南山而去。有五里之遙。見一巖洞。二人隱之。頃刻只
見轟雷掣電。大雨霽沱。狂風驟起。黑霧瀰漫。約有一
時之久。風恬雨止。霧散雲收。只見王家房屋。盡成荒
野。人物俱赴扶桑。長春向春花道。你家主人。造了彌
天大罪。故遭此劫。因你夙有善緣。纔留活命。可見天
之至私。用之至公。信之極矣。但他家數十口家眷。頃
刻盡赴黃泉。哀哉痛矣。二人悲歎不已。那春花遂雙膝
跪地哀告道。我今蒙師父救我。死裡逃生。師是我的再
生父母。大恩何日當報。邱師道。汝今看破塵情否。春
花答道。弟子年幼喪父。七歲亡母。因我家貧無靠。我
家叔父。將我賣銀十兩。將母埋葬。因與王家爲婢。一
十三年。朝暮慕道。不能脫身。無奈其何。該當我命不
絕。夜夢神人指點。叩告師父。蒙師救我活命。今見王
家一時之間。人物房屋俱無。榮華富貴焉在。我看紅塵
幻化。恩愛似夢。我何戀乎。求師父度脫。恩上加恩。

終不忘也。時長春聽春花之言。知他宿有善根。遂起度
化之心。向春花說道。汝既發真心修道。未經煅鍊。又
是女體。恐遭魔折。可隨我往龍門一走何如。春花叩頭
答道。謹遵師命。敢不依從。於是長春帶了春花。往龍
門洞而去。隨路化齋。不數日訪至。遙見山水清幽。正
好奇觀也。但見。
馬嘶猿啼。山脈振天響應。桃紅柳綠。雉籬傍壑爭鳴。
牧童歡野笛。音透層霄。樵子唱狂歌。聲聞雲谷。
綠樹蔭濃。鷓鴣爭雄翩翩舞。春光豔麗。獐狐比賽跋
跋行。瑤草奇花馥郁。可稱隴西福地。紫霞彩霧瀾漫
。堪誇終南洞天。正是。柴扉壅塞塵情遠。曲徑幽深
人跡稀。
二人且行且看。隨路問信。到了龍門洞。邱師抬頭一看
。只見此洞果然生得幽雅。兼且離人烟。約有七八里之
遙。人跡稀疏。正好辦道之處。與春花同居。日間莊村
乞化。晚來洞中養靜。一朝向春花道。出家容易。修身

最難。你乃女體。五漏之軀。不比男人。幸得汝未曾失節。還丹尤易。惟出家貴乎修身。欲修其身者。要在鍊性。鍊性不純。卽命基不能立矣。凡鍊性者。先除七情。後斬六賊。七情者。喜怒哀樂貪戀惡也。六賊者。眼耳鼻舌心意也。眼不觀五色。令人目盲。返觀內照。而神存也。耳不聽五音。而聽之於虛。真水凝也。鼻不嗅五香。元氣不亂。真息調也。舌不嘗五味。舐於上腭。元氣升也。心不掛於萬緣。元神泰定。智慧生也。意不著於虛妄。心身安逸。不貪名利。六賊自滅。六慾不生。三毒消滅。七情除。則性智全。性智全。則慧光生。修命之術可得。而長生永命之道可成矣。旣得長生之道。金液還丹不遠矣。正是。

道體無爲法自然。塵心淨盡返先天。

鍊成本性明如月。可作蓬瀛閬苑仙。

欲知邱李二人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邱處機成道化諸胡 譚長真出神除妖魅

詩曰

九轉丹成返太虛。圓明本性是真如。
陽神出入身無碍。任意逍遙樂有餘。
西化諸胡稱震旦。東遊萬國學華胥。
方方接引修行者。同赴蓬瀛閬苑居。
卻說邱長春。遂將固基永命之術。傳授李春花。同居數
月。日間或化齋。或採藥。晚來或談道。或養神。因男
女同居。恐惹惑眾人。令春花假裝瘋子。鄉村募化。磨
煉心身。春花拜別師父。下山而去。那長春每日早三晚
四。定化七家。隨緣度日。不拘多少。聽其自便。復過
數月。一日自歎道。光陰迅速。道業難成。欲修金液還
丹。須仗法財侶地。今者法地已得。財侶缺乏。難以下
手工。正在思惟之際。只見來了一人。年庚不過三十
上下。生得額高眉闊。形容魁偉。稟氣卓然。長春暗想
道。此人若肯投我玄門。將來必作中流砥柱。那人進洞

。向長春執弟子禮。倒身下拜。長春急還禮道。先生錯
焉。貧道觀先生乃是儒門弟子。因何至此舉起大禮。不
亦過乎。那人答道。師父不必固謙。弟子今爲訪道而來
。未到此地。遠遠看見此洞上彩霞四繞。白氣冲天。今
見師父眼有神光。因知師父必非凡品。故特來投師。乞
師慈悲。收留弟子。指引迷途。永遠不忘師恩也。長春
問道。先生貴府何地。高姓尊名。因何至此。那人答道
。弟子乃是河南。南陽府。新野縣人氏。姓趙名元通。
幼習詩書。長契儒禮。鄉人俱叫我古人。因好道典。不
慕儒名。父兄俱說我是個腐儒。弟子因看名利虛浮。紅
塵冷淡。榮華富貴。盡在南柯一夢。光陰迅速。轉瞬無
常。因是棄家慕道。苦志求玄。倘蒙恩師垂愍。救度弟
子。千生之幸也。長春道。聽汝之言。真心出家學道。
我有一言。你可聽否。元通道。師父有話。卽當訓教。
長春道。我今朝正在思惟。師云。欲修無上玄功。須仗
法財侶地。今我法地已得。財侶未周。幸遇汝來。可能

助我丹成否。元通答道。今蒙師父垂慈。收留弟子。護
法師父。乃弟子份內之事也。長春道。既然如是。你可
焚起香來。拜過祖師。我將你改名道堅。號虛靜可也。
那元通遂焚香秉燭。拜過祖師。來到師父跟前。拜了八
拜。遂身邊拿出銀子二百兩。付與師父道。這些銀子。
該師父作個道本。長春道。出家之人。本當見財不貪。
見色不愛。今汝有真心護我。終是一樣。遂將銀子收下
。自此得財。侶相扶。內功日進。那趙虛靜見師一心修
鍊。自己亦起真志護法。朝暮不離左右。這隴州的好道
之士。聞長春有道。悉來皈依擁護。或送糧食。或送小
菜。或砍柴。或運水。長春修鍊內丹數月。大藥將成。
一旦隴州有位都總。至洞設齋。請師談道說德。長春無
奈。與他盤桓了半天。是夜汞走鉛飛。丹失。前功俱廢
。翌日告弟子道。汝等將來。用工至此。必須提防謹慎
。我今大藥將成。昨日因與都總盤桓半天。悞了內功。
昨夜丹走無存。前功俱棄。可不悲歎。汝輩後日。至此

境界。必當謹慎。所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長春復重新下手。時刻提防。烹鍊三月。纔得大藥成就。遂用過關大周天之工。鍊成金液還丹。十月養胎。三年乳哺。在洞中靜定之時。忽見山崩巖倒。師乃一念不移。又見施財施食。分毫不受。復見美女美物。一心不戀。種種變態。千般幻境。不染不着。又見虎狼蛇蟲。不驚不懼。纔得陽神出現。師對眾道。凡修道之人。功夫至此。魔障多端。不可不省。或有上天遣試道行。或有妖狐鬼魅、山精石怪耗奪神氣。或有前生冤愆。今世孽障。纏結不散。或有陰魔。夢寐昏迷。或有陽魔。六親眷屬。任他千般妖幻。萬種變誘。不可着一。倘然着了一魔。卽大道無成也。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魔過一次。我心愈明一次。魔過十番。我心愈明十倍。謹告後學。魔境至時。不可不慎也。邱長春。在龍門洞修煉七載。勤修不怠。靜裏求玄。無中鍊有。不爲世俗塵情所累。不怕寒暑往來所迫。逍遙不記歲月。悟

道豈知春秋。猶恐陽神不老。復用三年大定之工。默養元神。始得形神俱妙。與道合真。時李春花亦來求道。師以道授之。囑云。我今將你改名真多。這金液還丹之道授汝。謹慎勤修。丹道可成。功圓果滿。必加外功栽培。道果功圓有日。後會有期。但此道不可傳於非人。至招罪戾。謹之慎之。那李真多拜謝而去。後成道果。不嘍。

長春復將延年永壽之術傳與趙虛靜。時有隴西人。姓宋名道安。亦得長春真人之旨。真人欲往西方。遨遊諸國。度化羣迷。積功待詔。遂吟詩一律云。修身不擇孰愚賢。祇要心誠志念堅。割慾除情行道德。利人損己學神仙。六年蟠谷千魔盡。七載龍門萬行全。徹待丹書宣詔後。管教跨鶴上瑤天。詠畢。遂吩咐眾門人道。我今西遊諸國。度化眾生。汝

輩必須精進修持。毋違吾示。於是眾門人各各跪送。乞指歸期。真人道。此去西遊諸國。歸期難限。汝聞香風西至之時。卽吾歸也。語畢。遂手拿便鐮。肩背蒲團。下山往西而去。眾門人送有十里之遙方回。趙虛靜見師父西去。精修德業。恪守清規。募化建造房屋。不幾年間。就將龍門洞變成仙府瑤宮。此事不嘍。

話說譚長真。自從在咸陽別了各位師兄弟們。遂往西蜀而走。隨路募化。二月有餘。方入成都。一日。在街行走。只見來了一個瘋姑。長真識是有道。急忙上前施禮。那瘋姑舉手一拳。將長真打倒在地。門牙打落二箇。滿口吐血。長真立起。聲聲稱罪。毫無愠怒。那瘋姑笑道。一拳打退多生孽。後會有期。成真不久。拱手而去。看書者未知這瘋姑。果是何仙。必當嘍明。原來是和玉蟾道成。別了重陽。雲遊積功。指引迷途。時遊峨嵋青城諸境適。在成都逕過。一見譚長真。知是重陽弟子。

。故打他一拳。試他性工如何。見長真打落二齒。心無
愠怒。此子將來必成大道。故留詩一句。待長真成道。
可續此詩。時街上來往之人。看見長真被瘋婆打落牙齒
二箇。起來返上前作揖稱罪。眾人不識瘋婆是仙。俱道
長真是佛。各各稱揚不已。那長真在成都城內。一旦遊
至東北隅上。見一古廟。到也清靜。遂在此廟中打坐用
工。這城中許多信善之人。見長真在此古廟。或一日出
外化一餐。或數日出來走一回。見其似乎有道。每每有
人送錢送米與他護法。時長真欲鍊大丹。外雖有護法。
錢米不乏。內卻無至誠的伴侶護法。難以下手工。一
日。忽然來了一個年輕的書生。上前參拜求道。欲作門
徒。乃川北綿竹人氏。姓李名鶴年。世業書塾。那鶴年
幼時澄靜。不喜繁華。長契孝悌。喜讀丹經。時年二十
四歲。不娶不奢。一心學道。遊玩青城訪道。未見有道
之士。轉至成都城中探訪。忽聞人言。東城內古關帝廟
有一道士。可稱有道。遂尋至廟中。見長真果有道炁。

意欲出家。長真見其真誠。就收爲門徒。繼來一人投師。此人乃郢州人氏。自言姓張。名守道。年三十二歲。在川東自流公井。販賣鹽業。早有棄塵之志。時來遊玩成都。見師有道。遂師事長真。將他改名道清。將李鶴年改名道靜。那長真自得二子護法。遂下手用功。三年胎圓神出。調神變化。靈通莫測。身外有身。一日出外與客談道論德。弟子奇之道。我師靜養三載有餘。未曾出外行走。今朝爲何出來。與客談道。轉至房中一看。只見師父坐在丹牀之上。急出外觀看。外面又有一個師父。張道清邀同眾人看之。亦然。不敢究問。待客去見師父送客出門。忽然不見。回到房中。拜問師父。長真答道。大道圓成。神通變化。隱現隨方。在外者我之神也。陽神出現。道高者一身化多身。遍十方而隱現。豈獨一人而已矣。眾門人始知師父陽神出外。身外有身。眾人議論稱揚。不嘍。

且說成都府尹嚴邦輔。有子嚴炎。被狐所媚。久則成病。千方百計。不能驅除。聞古關帝廟譚道士有道。那府尹親自到廟拈香。拜請譚仙。與他驅除妖祟。長真叫張道清陪他盤桓。自去坐靜片時。遂書符二道。付與嚴邦輔道。大人將此二符帶去。一道貼在房門之上。一道與少爺戴在頭上。過了四十九天。此妖永遠不敢來矣。可將二符燒化。與少爺服之。非但除邪驅魅。更可祛病延年。邦輔道。若使我兒妖滅病癒。我就叫他皈依仙師門下。本府替你護法。將此古廟重新。遂帶二符回衙。長真送出山門。不嘍。

且說邦輔回轉衙內。家人稟道。今日大人去後不多時。有一道士進衙而來。口言爲少爺捉妖。問他姓名。住在那裡。他說大人請他來的。大人自知。他到了少爺的房中。就打了一個霹靂的响雷。忽見少爺房中。跑出一個狐狸。那道士趕出與狐狸摹然不見蹤跡。此事卻是古怪。

。那府尹疑道。莫非譚仙顯跡而來。真個大大的怪異。就將二符依言帶貼。果然妖除病癒。不啻。

卻說那日邦輔到廟哀求譚仙。那長真真人就出了陽神。早到府衙打了一個掌心雷。那妖狐驚走而去。以後這狐精復來至門。見門有符使守住。遂變一隻麻雀兒。飛窗牖而進。至榻前。見嚴炎身帶有符。暗有神將守護。不敢近身。連複數次。不敢造次。那狐精悲泣而去。後見服了此符。真氣歸身。永遠不敢來矣。那府尹見兒病癒妖去。遂帶嚴炎到廟。命拜譚仙門下。一面鳩工建廟。自此之後。名聞遐邇。皈依門人。不知其數。那長真真人。畫龜蛇圖一幅。送與府尹道。此處近有火災逢之。此圖懸之。能可滅火。當須寶之。那嚴邦輔打開一看。見圖中畫着一龜一蛇。蛇之口中。吐出是火。龜之口中。吐出是水。以水濟火之像。不幾日間。成都城中大火燎天。那府尹急忙將此圖帶去救火。將圖展開一掛。其

火自滅。那府尹歡悅。信是至寶。知譚仙道法頗高。那譚真人見宗風已暢。日多繁蹟。遂別了眾人。雲遊度人。積功而去。眾門人留他不住。將金丹大道傳授張道清。眾人送出十里之遙。乞期後會。譚真人道。汝等勤修不怠。功圓果滿。後會有期。拂袖而去。留下派詩。曰南無派。

道本崇真理。玄微至妙仙。玄去雲霄上。功成必有名。大教明清淨。宏演德惟良。悟元光體性。一志復圓融。且說譚真人門下。弟子數十。得道惟張李二人。而後修成道果。不嘍。

且說譚真人遍處雲遊。積功待詔。至嘉州大峨山。出神玩境。悠悠自得。忽思昔日初至成都時。遇瘋仙姑之言。遂續成絕詩一首。題於峨山之上。詩云。昔日棄塵訪道時。仙姑識破管中規。

欲 一
知 拳
譚 打
真 退
人 多
後 生
事 孽
如 何
何 跳
。 出
且 陽
聽 神
下 獨
回 自
分 居
解 自
。 居
。

第十五回 劉處玄駙馬獄祈雨 郝太古趙州橋養神

詞曰

神仙易可求。無修解有修。一旦功成跨鶴遊。出陽神。
。自在風流。橋下優悠。養神日久。救生人。鬼不爲
仇。度幼女同赴瀛洲。功行滿亘古無休。（右調新月
沉鉤）

卻說譚長真真人。在峨嵋玩境。詠詩畢。下了山。欲往
渝州遊玩。至瀘州地界。夜見水星發暉。而火星暗昧。
土星無光。在井鬼之間。思此處必漲大水。不忍低處人
民滄沒。遍處告之。急早迴避。不三日間。果發大水。
多少百姓。感他福惠。自此之後。遍積功勳。不嘍。
且說劉長生自在陝西拜別師兄弟們。看相指迷。雲遊終
南。遇呂祖復授道要。後至武當山。靜鍊丹成。復遊湘
州。得護法天然。靜養四年。始得脫胎神化。道成。欲
渡湘江。苦無舟楫。劉真人遂擲傘騰空。過江而去。眾

人見之。知是神仙。焚香禮拜。不啜。

且說劉真人過了湘江。遨遊豫章之地。見一老婆子。手抱一個死孩子。哭得死而復甦。傍立一個中年的婦人。亦悲啼不止。真人詰其原由。見一老者道。他家婆媳二人。皆是寡婦。他家五房乏嗣。祇有這個孩子。因出天花而死。他家祖上數代。皆有積善之名。因何遭此絕嗣之報。可不悲歎。那長生真人。聽這老人之言。遂起惻隱之心。憐愍他家。五房無後。婆媳孤單。猶兼他家數代行善。可以救他還陽。遂近前去。叫聲媽媽。你今不要悲哭。可將這個小孩抱來。與貧道一看。還可救否。他婆媳二人見這道士。說道可救。急忙抱這死孩上前。劉真人將他一看道。可救可救。你去取無根水來。那婆媳不知無根水是何物件。傍一老者道。無根水卽是天落水也。未曾下土。故曰無根。那婆婆急去尋水。這一言。搖動這一方的老幼男女。俱來觀看。不多時。那婆婆

將無根水尋到。真人將鍊成的陽丹。納入死孩口中。用硬物揭開牙關。用無根水。灌人喉中。真人再取五方真炁。吹入腹中。須臾之間。四肢變煖。口鼻之氣。微微息動。見這孩子。漸漸甦醒。那婆媳二人。倒身下拜道。不是神仙臨凡。安得此子活命。乃是我孫兒再生的父母。若不是神仙相救。連我婆媳二人的性命。亦然同赴九泉矣。劉真人急忙扶起他婆媳。向二人道。此子今服我之丹丸。非獨起死回生。能保終身無疾。兼能可得上壽。今朝遇我救他。乃你祖上積善之功也。語畢。飄然而去。那婆媳欲留不得。無奈其何。只得繪畫劉仙之像。朝夕禮拜。時眾人見之。無不驚異。俱道真個神仙。後人此處建造劉仙廟。禱者亦有靈通感應。此是後話。不嘍。

且說劉真人北遊海州。時當天氣亢旱。百姓猖狂。那州設壇。命僧道祈禱。毫無應驗。州官發怒。出差嚴拿僧

道。凡見和尚道士。盡皆捉去。拘閉駙馬獄中。共有三百有餘。時劉真人。亦被拘繫在內。那州官吩咐道。這些僧道。拘禁駙馬獄中。不與其食。待雨下時。方可放出。倘然天不下雨。盡皆餓死於他。免得妖言惑眾。這廝留之。無益於世。這些僧道拘在獄中。三日無食。悲聲徹天。悽惶不已。俱道倘然七天不雨。我等盡做餓死鬼矣。個個號陶大哭。涕淚交流。那劉真人遂起憐愍之心。想道這些僧道。雖然不守清規。敗壞教相。該遭此劫。但如此玉石不分。這官太把法門看輕。我去積這功德。一則為萬民。二則為這些僧道。是夜遂出了陽神。去到廟中。拿來一箇大大的木魚。背到州官的後衙。敲將起來。敲得這個州官。眼中出火。口内生煙。急忙陞堂。出差拿捉。這些差役。四維搜尋。只聽木魚之聲在後衙。但不見人在何處。即時回稟。那州官親自聞之。亦然。只得無奈。遂高聲問道。你是何方的僧道。用的隱身之術。至此敲魚。所化何物。何不現身說來。那長生

真人。在空中答道。我今不化別物。單化駙馬獄中。這些僧道。州官曰。你既有隱身之術。必有祈雨之法。因何不來祈雨。得救萬民疾苦。積這宏功。真人道。要我祈雨不難。依我三事。管教大雨霽沱。萬民樂業。知州答道。請問那三事。真人道。第一事。明日早晨。將駙馬獄中。這些僧道放出。設齋寬待。第二事。設三丈六尺高。潔淨的法臺於荒野之處。香燭供養。一切齊備。第三要老爺與太太親身率領本州紳士。及這些僧道等眾。齊集法臺。左右叩拜。至雨下時。不可走散。亦不可遮蓋。必待雨止。方可回頭。倘然有人早走。必遭雷擊。兼且人散。則雨止。不足澤沛汪洋。空負祈禱。謹之慎之。那州官答道。只要法師能祈甘霖下降。萬民沾恩。法師吩咐三事。一一依從。長生真人。回轉獄中。不

卻說這個州官。姓柳名邦政。乃是河南汴京人氏。兩榜

進士出身。在此海州爲官。頗有愛民之意。時聽真人之言。雨下時不可迴避遮蓋。想道這樣的天時亢旱。又值盛夏之時。雖有冷雨濕身。亦不爲害。一面發差通知紳耆。一面吩咐搭臺。設齋侍候。至明日辰時。諸事已備。本城紳士耆老。俱已會集。那柳老爺吩咐。將駙馬獄中。這些僧道。一齊放出喫齋。且說這些僧道。餓得眼黑腳軟。忽見叫出獄喫齋。各各思想道。這老爺定要餓我們死。募然發心。釋放我們。又設齋寬待。幹是昨夜有菩薩點化。那些差役說道。你們造化了。昨夜來了一個。有影無形的神仙。到後衙敲木魚。募化你們出苦。大老爺命他祈雨救民。故你們有活命了。眾僧道。始知此事。紛紛議論。不知那位祖師下降。得救我們的性命。各人歡歡喜喜赴齋畢。齊到大堂叩恩。那柳大老爺吩咐道。你們眾紳士耆老及僧道兵民人等。一體知識。齊集法臺左右。待法師上臺祈雨。各人志心禮拜。毋起諸念。待雨下時。不許迴避遮蓋。更不可惟先走散。至遭雷

擊之禍。更兼雨止。不能甦生萬物。違者究辦。於是眾人。聽官之言。悉到法臺侍候。那柳老爺同太太亦排轎來到法臺之下。見眾人俱已齊集。但未見法師上臺。卽便高聲請道。此刻三事俱備。可請法師登壇。言畢。只見一個道士上臺。怎樣打扮。但見。

頭戴荷葉巾。一輪明月。身披鶴氅襖。兩袖清風。手拿淨塵拂。儼若蓬瀛仙子臨凡。足踏多耳鞋。勝如閬苑真人降世。唇似塗硃。雙眸發金光四射。臉如撲粉。一體藏玉質周潤。令牌擊響。驚動雷神轟霹靂。咒語誦持。召來雨部降甘霖。正是。不是劉仙施道力。安能萬物得甦生。

那柳老爺一見這法師上臺。生得仙風道骨。相貌異常。就同太太倒身下拜。兩旁的紳士僧道。傾心皈叩。卻說劉真人上了法臺。焚符一道。口誦真言。手拿令牌一擊。龍王急忙興雲佈霧。真人再運神焚符二道。令牌二響。雷部霹靂轟轟。真人復念咒語。焚符三道。令牌三響。

。雷電交掣。大雨如注。這些官員紳士。僧道兵民人等。不敢迴避。苦捱足有一個時候。方得雨止雲散。平地水沒尺餘。眾人見真人下臺。身上不濕。眾人傾心下拜。長生真人向眾說道。汝等今日在此祈雨。吾將汝等洗滌愆尤。你們既然出家。身入空門。不肯發心修道。更造孽障。該遭此劫。幸遇我至此救汝等性命。自此之後。必須各發善念。改往修來。今朝這雨。可與你們洗滌心身。不可復作前非。可免輪迴苦趣矣。轉向州官道。汝乃儒門弟子。口讀詩書。心通禮義。今爲一州之主。上替國家辦事。下與萬民分憂。豈得不明三教之理乎。你設壇祈雨不應。乃汝之過也。應當齋聲行善。訓導萬民。改惡修善。以人心感格天心。天心順遂。自然雨暢自若。物阜民安。此乃你爲官之本分也。你自不行善。返將僧道囚於駙馬獄中餓死。若然貧道。不至此地。這三百餘人。死於非命。含冤不釋。輾轉相報。何時了期。你造下這彌天大罪。將來如何了局。急速回頭省悟。

今日將你洗滌。毋使再污。不至沉埋於苦海矣。自此告別。遂拂袖而去。眾人叩頭禮拜。欲留不住。各各拜謝送出。這片地方。得了此雨。民安物阜。那州官遂行文上疏。建造劉仙廟宇。世代香煙不絕。此是後話。不啻。

卻說郝太古在咸陽別了師兄弟們。遍遊天下。至江州遊玩匡廬山。遇異人談道。指授易理。卜筮益精。後至揚州指引愚迷。一載有餘。聲名遠播。復思光陰迅速。若不急早修持。難免輪迴苦趣。卽欲擇地用工。奈何夤緣不遇。遂往北遊。至趙州地界。見一座大橋。高闊異常。逢亢旱時。水乾見底。遇大水祇沒半河。南有小洞。可坐三人許。不濕不污。到也清靜。原來此橋。名曰趙橋。是昔魯班先師所造。橋成之時。張果老仙。曾帶韓女騎驪過橋。外向踏倒二層橋石。橋上有驪跡數箇。深限數寸。此仙跡存焉。這橋南橋北。莊村稠密。那郝太

古就坐此橋下靜養。肚餓時出去化齋。這橋南莊中。有一女子。姓滕名叫雲姑。年十四歲。其家有父母兄弟。向來好善。惟有這雲姑夙緣有種。從幼喫素唸經。不喜繁華。時見太古居此橋下。一月有餘。對人不言不語。默坐橋洞。知他有異。那雲姑與母商議。每日送些糧食與他。常來陪伴。太古知他宿有根基。有時與他說幾句修身的言語。那雲姑覺悟。就拜太古爲師。太古道。汝心源澄湛。夙有來因。將來登仙有分。今且幸汝天癸未降。情慾未萌。修身易得。我今授汝三一之道。修之。可使不漏身軀。但我今欲養胎調神。非侶伴不可。命汝護法三年。待我功成。方可度汝。雲姑道。願師道成。弟子護法應當。太古歡喜。遂下手用功。雲姑朝夕慇懃。侍候三年。太古金丹成就。不飢不渴。脫胎神化。逆知未來。一夜聞橋下有二鬼道。我明日午時。當有一個戴鐵帽的人。來代我出苦矣。一鬼作賀而去。至明日旁午之際。見天下雨。有一人頭頂鐵鍋。下橋洗足。太古

止之其人乃去。至晚來。見有數鬼會聚。一鬼問道。你說今朝午時有人代你出苦。爲何不去。一鬼答道。其人來時。卻被這位先生止之而去。所以不得其代。眾鬼怒道。此人好生無理。他坐此橋下數年。我們未曾害他。他反來害我們。如今就將他拿去。替代罷了。眾鬼簇擁而來。遍尋不見道。纔見在此打坐。一時爲何不見。眾鬼歎息而去。太古向雲姑道。鬼乃純陰之質。仙乃純陽之體。一人得道。更有萬神護持。仙欲滅鬼尤易。鬼欲害仙則難。眾鬼一時尋覓不見者。郝真人神返虛無。金光罩體。眾鬼焉能得見者乎。此時這趙州的人。俱信太古有道。皆來護法。皈依日眾。欲與師創建廟宇。太古厭其繁蹟。遂同雲姑往華山而去。那雲姑拜別父母兄弟。隨師至西嶽。隨路化齋度日。磨鍊心性。正是。一心慕道學神仙。不記生前苦萬千。堪笑時今裝僞者。卻思坐至可昇天。要知郝滕後事。且聽下回分解。

詞曰

功深報應天然。行滿飛昇有日。堅心苦志無休歇。要在虛心自覓。西遊道路幽深。封神火性未滅。若將看作等閒文。難窺神仙門牖室。（右調醉高歌）

卻說郝太古帶了雲姑。一路隨緣。過山西渡過黃河。上西嶽華山修鍊。運用神工。將華山頂上背後壁峭之處。鑿開一洞居之。外用鐵樁排插巖中。以九接木椽接之。令人往來進出可走。遂授道雲姑。二人不食火食。就在山上採取黃精山藥百合之類爲糧。郝真人命雲姑居對山洞中。修煉道成。滿身長毛。步履如飛。人見之。聳身壁巖而去。此洞後人呼曰毛女洞。那郝真人。復開七十二洞。以便後人養道。時有訪道者。上山求道。投師日眾。那郝真人遂下山雲遊積功。待詔上昇。留傳派詩。曰華山派。

至一無上道。崇教演全真。冲和德正本。仁義禮智信。嘉祥宗泰宇。萬理復元亨。

清靜通玄化。體性悟誠明。

卻說瓊州有白玉蟾。本姓葛。大父有興。乃福州閩清縣人。董教瓊州。父名振業。於宋高宗紹興三年甲寅歲。三月十五日。母夢一道者。以玉蟾蜍授之。遂生子。取名玉蟾。稍長。又名長庚。祖父相繼而逝。母他適。因改姓白。自號瓊瑄。幼時天資敏慧。十歲自航海西來。廣州應童子科。主司命賦織機詩。應詠曰。大地山河作織機。百花如錦柳如絲。虛空白處做一疋。日月雙梭天外飛。主司意其狂弗錄。遂拂袖而歸。年十六歲。專思學仙。毅然就道。囊中止有錢三百。初別家山。不知夜宿何處。日落鳥啼。匆匆投止而已。行了數日。至漳州城。衣服賣盡。舉目無親。夜宿江村孤館。明日起程。隨身只柄雨傘矣。勉強行到興化地界。風雨瀟灑。時正送春時。

候。到此欲歸不得。乃乞祭充飢。又走了一十餘天。至羅源縣與福寺。願自身作僕。未滿半月。與主僧作別。值炎日燒空。赤足奔馳。肉流血汗。痛不可言。至江浦。秋雨淒淒。頭無傘笠遮蓋。四顧難行。聞建甯府城中。人俱好善。特往彼地求活。通衢舒手。誰人可憐乞兒。因入悲田院中。相混暫歇。後上武夷山。道士罵其孤窮。玷辱宗風。悲泣下山。訪至龍虎山上清宮。謁見嗣師。知客嫌其襤褸。直往東北。過饒州。渡蟠陽湖。至建康。遇兵渡江。時淮泗兵火。橫屍堆道。野無草粒。轉至江東。正當三伏炎天。家人避藏谷穴。行入兩浙。秋涼漸侵。在武林夜宿古廟。天方大雪七日。幸得童精未泄。死而復甦。自思淒涼。欲去尋死。復自慰曰。修道大事。切莫怨尤。我生果有神仙之分。前程自有師指。幸而天與殘生。受此飢寒勞苦。何足悲哉。那玉瞻勞苦不辭。寒暑不懼。遍處訪道求玄。幸其智慧天成。見多識廣。能知真偽。不入傍門邪教之網。所見這些僧道。

。盡在名利上搜求。並無一個性命。中著腳。來往二十餘年。未嘗遇一真師。至四十二歲。時孝宗淳熙三年。遊於甬東海濱。遇陳泥丸真人。見而憐之。識其道器。攜歸羅浮。傳授還丹之訣。居一年。泥丸見其有怠惰之意。遂令下山。謂曰。子可更在外。勤求苦志數載。吾當於此俟子。玉蟾無奈。悲泣拜辭下山。初至黎母山。遇神人授其上清法籙。洞玄雷訣。游武當山。北極驅邪院左判官。卽三國中魯肅也。與講行施符法。濟人立功。遊西蜀青城。訪謁金堂。遇老道授度人經。轉至巴陵時。民染瘟疫。以符水濟民。驅邪治病。然無不應。以經度鬼。皆獲超昇。自此以後。呼召雷雨。馘攝魔精。方方累行。處處積功。如是七年。歸羅浮覆命。泥丸見之。喜曰。學道須要如此辛勤。方是道器。復援太乙刀圭之道。向玉瞻道。我此時正欲調神出胎。必仗伴侶之功。汝當在此護法數年何如。玉簷拜答道。師父用功。弟子應當護法。此乃爲弟子分內之事。願當護法。侍候恩

師。於是泥丸得玉蟾誠心護持。就下手用功。遂調神出胎。三年乳哺。復再大定六年。神化無方。隱顯莫測。那白玉蟾在山侍師九年。一朝至師前再拜。啓問曰。弟子今生可得仙乎。陳泥丸曰。人人皆可作仙。個個俱能成道。何況汝乎。玉蟾拜求道。不避尊嚴之責。重伸僭易之問。修鍊工夫。願得一言點化。泥丸真人愍其真切。爲其講明次第火候。金丹妙旨。以及出胎調神之功。逐一指示道。汝旣得玄旨。須要下手用工。不可遲延歲月。光陰迅速。轉瞬無常。謹慎修持。此是天機秘密。不可輕傳匪人。昔日張祖紫陽真人。三傳非人。三遭天譴。必須慎之。我今內丹已成。你可隨我往北一走。那玉蟾拜謝起來。遂收拾衲行。卽日起程。師徒別眾下山。眾弟子送行。不嘍。

且說泥丸真人。至湘江向玉蟾道。我此去北遊。必要遲延歲月。猶恐耽誤你修鍊的工程。不如你去辦你的事。

但你今無人護法。只可以財輔之。你可去買些水銀來。愈多愈好。玉蟾問道。師父要水銀何用。泥丸道。你去買來。自有用處。於是玉蟾聽師之言。就去買了二斤水銀。交與師父。泥丸喜道。這二斤水銀。足可以供養數載矣。就將水銀放在口中。片刻吐出。變成黃金。玉蟾一見。驚喜曰。我師有這般神通。嘗聞丹經有云。道成之後。體化純陽。能入水不溺。入火不焚。入金石而無礙。步日月而無影。未聞水銀入口。化成黃金。此道更奇異也。泥丸曰。此金丹大道修證。聚則成形。散而無質。能使枯骨。立地成形。朽木頃刻發生。此水銀化為黃金。何足異也。玉蟾問曰。此金變成。後來復變否。泥丸曰。神仙以金丹點化。可使五百年不變。若是幻術點化者。或有一年半載。及至三年五載。不化者鮮也。今將此金與你帶去。可作道本。方能下手用工也。玉蟾曰。弟子今聞師言。此金五百年之後復成水銀。豈不害人乎。弟子不敢用也。泥丸曰。今聽汝之言。慮五百年

已後之事。足見汝之道心。將來必成天仙果位。但此金
五百年之後。雖變亦不害人。所藏金之人。必是官宦富
戶。這二斤黃金。分作八塊。亦未必一家所藏。何害之
有。汝可大隱鬧廛。勤修苦鍊。我欲渡江。往北一遊。
汝至功成果滿。後會有期。玉蟾含淚拜送。至於湘江岸
上。只見江水滔滔。泥丸真人。將頭上箬笠。放在水上
。腳踏箬笠。渡江而去。時湘江岸上。千目共睹。眾人
都道真是個活神仙。無不驚呀下拜。玉瞻見師父擲笠過
江。知師道成。遂在這湘鄉廛市廟中。勤功修鍊。越歷
三載。始得鉛汞相投。復修二年。時當大丹將成。一朝
被外緣所誘。用心不謹。忽然汞走鉛飛。前功俱廢。自
嗟根基淺薄。哀悲大哭。時有從人相勸。方可罷休。遂
往東遊。以符水濟人疾苦。培功積德。遊訪天台。拜見
祖師張紫陽真人。以金丹四百字授之。教其嚴防守護。
謹慎魔侵。玉蟾拜別祖師。入武夷山。結廬居之。修鍊
丹成。是年六十四歲矣。因緣護法天然。復用大定凝神

。坐忘九載。脫胎神化。方得形神俱妙。與道合真。然後出山。行功積德。待詔上昇。自號雲外子。善能草書丹青。自讚云。千古蓬頭出腳。一生伏炁餐霞。笑指武夷山下。白雲深處吾家。自此隨處逍遙。濟人利物。復號紫清。後作書一集。曰悟道集。流傳於世。遍遊天下。行法積功。畫梅畫竹以自娛。接引多方之士。且飲且吟而勿倦。提攜無數眾生。。 跌腳蓬頭。風流自在。不嘍。

且說長春真人。在龍門洞別了眾弟子。過葱嶺積雪。西渡流沙河。遨遊諸國。度化眾生。至於天竺國。一名竺乾國。卽今名印度國也。國王見邱真人。常有雲霞盤結頂上。如寶蓋相似。稱邱真人爲寶蓋佛。又曰震旦活佛。至今西方家家供奉。不嘍。

那邱真人遊月氏。回回。罽賓等國。指引迷徒。隨處化
度。返至雪山至靈鷲寺掛單。見一老僧。法號白雲。手
捧封神傳一冊。與長春真人觀看。真人執過手來。細閱
一遍。見其文義雖妙。火性未消。不足於道。邱真人在
他寺中。盤桓年餘。著成西遊記一冊。共有百回。九九
魔難。妙化無窮。是爲修道降魔。釋厄之玄機也。書成
付與白雲和尚。那和尚執去。靜玩一月。一旦將長春真
人請到方丈。大設筵宴。推真人上坐。執弟子禮。倒身
下拜道。弟子才疎學淺。德薄孽深。學道無成。今遇真
人。至於敝寺。乃弟子三生之幸也。伏乞真人。指示一
線之機。使末學有進修之路。倘然日後有成道之期。不
忘真人開示之恩也。長春亦急忙還禮道。禪師德若邱山
。性如秋月。何愁不成佛果。因何固謙也。遂挽手起來
。二人坐下。禪師道。若非真人至此。我似河伯。而自
之多於水也。今見真人之道。方知我醜。如登邱阜。而
觀漢表。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正如小石小木之在大山

。毫末之在馬體也。長春道。禪師因何謙虛若此。和尚
曰。非我謙也。今觀真人之西遊記中。字字玄機。聲聲
妙諦。內藏秘奧。玄妙無窮。實有經天緯地之才。乘景
御風之變。真人若肯度脫愚迷。我願投門下。未知恩師
。意下何如。長春曰。你乃佛門弟子。將來亦是西方禪
祖。非我玄宗之器。我觀汝之封神傳中。妙法頗有。奈
何火性未滅。必須滅盡火性。方證菩提。然後方可論道
。慾念除盡。方離欲界。塵情了盡。方出色界。心不著
於虛。即超無色矣。可將我這簿西遊記。細細玩悟。八
十一般魔障滅盡。自然可得真經返國。經者。金也。金
丹人腹。大道自然可成也。那白雲禪師。拜謝道。盛蒙
玉言開導。師恩何日可報。長春真人齋畢。告辭道。我
明日起程。回轉故國。即今告別。只要汝勤修大道。功
成果滿之時。同赴龍華勝會。後會有期。那禪師見邱師
告別。苦留道。敢乞恩師赦我狂瞽。我師居寺中一年有
餘。纔至今朝。方知恩師道德。赦弟子不知之罪。乞師

再住幾天。凡西遊之內隱言密語。乞師指示一二。感恩之至。於是長春真人見其真誠。權留半月。微有所傳。遂告別道。余本當久居於此。但中國有許多的大事。心願未了。不得久留。那白雲禪師。苦留不住。無奈其何。向邱師道。恩師既然中國有大事未了。弟子不敢強留。遂取出黃金百兩。白銀五十。呈於師前。叩拜道。弟子這點少少的薄禮。乞師收下。帶到中途。權作路費。長春道。我在常住。處找一年有餘。深蒙悃顧。今汝之厚禮。實不敢收也。和尚道。今者蒙師救拔。師徒之分。不必謙遜。况師西遊記中有言曰。欲求天上寶。須用世間財。唐三藏不捨金鉢盂。真經不能到手。雖然是道中的隱語。世禮亦當然也。長春道。貪財不出家。出家不貪財。既愛財寶。不是出家之人。但我此去。欲建造叢林。非財不可。正是。仁者施財能得福。不仁聚貨自亡身。若然愛寶貪財物。豈是修身學道人。

要知邱真人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金蓮仙史卷之三

第十七回 石上談玄空中飛蓋 醮壇作法海市驚人

詞曰

修道覓真鉛。虛極先天運後天。九二見龍須下手。玄
玄。剖腹分明說與賢。子午火烹煎。審察前弦與後弦
。卯酉兔雞宜沐浴。綿綿。文武剛柔次第研。〔右調
南鄉子〕

卻說邱長春真人。向白雲和尚說道。我此去欲建造幾處
叢林。禪師既有真心助我。權且收去。與汝栽培道根可
也。那和尚聽師之言。要建造叢林。復去取黃金一百兩
。向師道。弟子聞師欲建造叢林。乃弟子之本願也。再
有金一百。乞師帶去。與弟子求些懺悔。於是邱真人將
二百黃金。五十白銀一共收下。那和尚命二僧送師下山
。眾僧人送出山門。有五里之遙。跪地拜送。望師不見
方回。二僧送了一日。到山下有一腳堂。歇宿一宵。明
日二僧回寺。邱真人歸國。不嘍。

且說龍門洞趙虛靜。自從師父西遊去後。威儀教相。謹持清規。修身之人。更添茂盛。一日與眾道友說道。俺師父西遊。至今七載未歸。那年師父下山之時。俺曾叩師歸期。師父言香風西至之時。卽其歸也。眾位道友們牢記。正在談論之間。募然聞異香噴鼻。虛靜道。此香風來得各異。出洞去看。來而何風。若是西風。師父歸矣。大眾一同出洞觀看。果然西來香風。陣陣噴鼻馨香。虛靜道。眾位道友。可一同往西路迎接。時共有一十餘人。盡皆欣然而去。只留一人看洞。眾人齊往西走。有十里之遙。果見師父遠遠而來。眾人喜之不已。擁簇上面拜迎。將師父的包囊各人搶背而去。長春真人先走。眾門人後隨。至於洞中坐下。眾人羅列拜畢。趙虛靜道。恩師西遊。越歷七年。今朝始得回來。一路風塵勞苦。弟子等終日懸望。師遊西域。諸邦人民可化否。長春真人將西邦諸國之由。略說一遍。復將靈鷲寺。白

雲禪師作封神傳。自作西遊記之事。細述一遍。遂打開包囊。取出西遊記的草稿。付於虛靜道。可將此刊板。傳流後世。有益於後學修身者也。遂命擇日興工造屋。就將這龍門洞開作叢林。招賢居住。長春真人居龍門年餘。吩咐道堅。將家交於宋道安。自帶趙道堅。鄭志修等五人同往東行。過了潼關。至河南登封縣地界。只見兩座大山。彩雲結蓋。秀麗異常。東曰太室。西曰少室。太室者。卽中嶽嵩山也。長春道。天下名山。五嶽爲首。五嶽之中。嵩山居中。我欲丕暢玄風。必當立此爲首。而後再興別處可也。眾門人俱道。師父斯言盡妙。於是師徒們。齊至山下。四維遍覽。至於山下之西南軒轅峰之下。離中嶽廟不遠。有古廟名長生宮。師徒居之。遂興工重建。十方善土咸集。樂助喜捨。數載之間。將功成告竣。共造房屋一百餘間。共記殿宇三十六殿。將長生宮。改名崇福宮。你道真人師徒們。居此數年。如何就能興此大廟。卻原來長春真人道成之後。常有天兵

十萬擁護其身。朱。王。殷。潘。岳。溫。馬。趙八大元師。不離左右。更有山神。土地。城隍。龍神等眾。暗中扶持。不數年間。就將箇崇福宮造成如。同仙府一般。巍巍殿宇。儼若蕊宮貝闕。蕩蕩廟貌。似乎閬苑蓬壺。山門上鐫著七個大字。崇福宮十方叢林。自此以來。十方道侶。疊疊而來。天下賢士。源源而至。宗風丕暢。玄教日興。三十六條清規。字字謹嚴。八十一行執事。個個有款。居者行住坐臥。猶若蓬瀛仙子。老幼賢愚。無不聞風而道化。剛強暴惡。並無見語不回心。那長春真人。一日閑暇無事。與眾同遊山境。遍處翫賞。只見一塊大石。生得平正。可坐數十人。邱師登與石上。坐下。時正逢三月天氣。但見和風拂面。香氣逼人。魚躍鳶飛。水流花放。真人一時玄機發動。心花開放。向眾人說道。今日此等佳景。世罕相逢。人生在世。亦然如是。汝等得生中國。已入玄門。若不急早回心向道。空勞處世之機。光陰易邁。佳景難遇。花落到有復發。

之期。人死鮮見回陽之客。一息不來。命非已有。肉化清風。骨化污泥。榮華富貴。總成幻夢也。時有門人王志明。進跪師前。問曰。弟子今聞師言。花落到有轉放之期。人死鮮見回陽之客。世間可有長生不死。死而復生者。果有否。邱師曰。善哉問乎。汝當復坐。眾所樂聞者。洗心諦聽。無起他念。端拱冥心。聽吾宣說。蓋人從三皇五帝以來。迄至於今。未有不死者也。惟不死者仙也。佛也。有死而靈者。神也。鬼也。人生處世。作事公正。懷抱全心。忠孝節義有所兼者。本來天性。未曾喪盡。死後皆可為神。是靈明不昧。正氣不散之故也。所以為神。鬼者。純陰而無陽。因人生在世。作事糊塗。邪淫妄語。姦盜詐偽。害人利己。妄貪妄求。凡有作為。不合天理之事。起種種不良之心。朝消暮耗。將自身中精神氣三寶敗盡則死。天良敗完。靈明喪盡。是為鬼也。陰府冥官。照過取罪。或墮三途。或為畜生。果報無差。不可盡說。仙佛者。純陽而無陰。一團靈

明本性。如明月相似。迷雲拂盡。一輪孤月。高懸天際。大地山河。無不照徹。曰性。曰日。姹女。青龍。謂汞。謂砂。異名不一。總而言之。一點靈明本性。思之爲識神。含之爲元神。養之爲胎神。出之爲陽神。在方爲東。在卦爲震。在五行爲木。木能生火。火者心也。心者性之子。能知修身者。割情斷慾。妄想思慮之心滅盡。真性自現。不知修身者。縱情放慾。妄想貪求。朝消暮耗。心現性滅。愈用愈喪。性昧神昏。故死人鬼域矣。蓋修道之人。要在無心。無心者。卽孔子之母意。毋必。毋固。毋我。顏子之坐忘。子綦之喪我。莊子老仙。無何有之鄉。此皆指無心之說也。王志明復問曰。弟子聞師言。心無則道妙無窮。顏子有坐忘之功。因何三十二歲而卒也。長春答曰。子獨不聞紫陽翁云。東華本性老仙翁。獨坐空房未有功。忽遇西池金聖母。靈丹一粒便騰空。金者。西方之祖氣也。在人身中。養之爲元氣。煉之爲真鉛。發之爲真種。日月。白虎。嬰兒。

在方爲西。在卦爲兌。在五行爲金。金能生水。水者。金之子。卽腎中之陽精也。大修行者。能知養水生金。養火生木。故曰逆行之道。能可作佛成仙。此水能生木。制火。火性本上炎。非水克之則不住。水性本下潤。非土尅之。順流則不止。金非火煅煉。則不剛。木非金雕刻。則不成器。土非火則不生。木非土則無根。蓋五行互相用也。顏子只知順五行。而歸本位。不知逆五行。而通造化。豈知五行有鑽簇之理。八卦有交納之功。故死也。修身者。奪天地之造化。察朔望之盈虛。辨陰陽之消長。窮同類而施工。金烏玉兔。是我身中之藥物。天地乾坤。無非規內之鼎爐。達此理者。可以窮萬化之機。修此道者。可以步大虛之境。得此法者。可以輔帝王之基。了此道者。可以騎鯨乘鳳。可以跨龍馭虎。可遊宴玉京金闕。可以與虛皇並駕。但道有三乘。仙有九品。法有八則。入有五門。五門者。宗律教法科也。律門者。受戒守規。以着相而修出無相。以有爲而證無爲。

也。教門者。先積外功。而栽培內果。教化愚迷。而開其覺路。使其行善修德。往德門而入也。法門者。行符治病。驅妖縛魅。以術濟人。救災拔難。以功爲證也。科門者。念經拜懺。朝真禮斗。祈福消災。度亡解厄。利人爲用。以上四門。各有所證。總在我垂訓文內。不出乎三乘之中。吾宗門。惟貴在見性。而水火配合次也。大要以息心凝神爲初機。以明性見空爲實地。以忘識化障爲作用。回視龍虎汞鉛。皆法相而不可拘執也。若拘執法相。此便爲外道。非吾徒也。汝等學道。既有入路。卽宜退藏於密。直從念頭上洗刷。天理愈微。益見人心之難克。人欲將淨。反覺天心之杳茫。汝等可叅之。眾門人。聞師語畢。各各上前稽首禮謝。只見空中。百鳥翔集。頂上結如寶蓋相似。眾人道。此亦怪也。我師在此談道。這扁毛俱來聽講。聞師語畢。漸漸散去。邱師道。凡胎卵濕三生之類。各有靈性。而久命者。皆可修成精果。今日旣來聽我之語。皆獲無窮福利。歿後

必轉人身也。惟化生有識而無性卽不能復於人身也。時師正與眾人談論之際。只見道友報到。宋皇有使到來。於是師徒們。回轉宮中。果見山門外。拴着馬匹。長春真人向眾道。你們前去見他。我回方丈而去。說我有病在牀。不能執旨。請他原旨帶回可也。眾人不解其意。只得順命而行。趙虛靜到了客堂。見了禮畢。各分賓主坐下。虛靜問道。你這位老爺。貴府何處。今來到敝宮。有何貴事。那使者答日。下官乃宋帝駕前欽差。劉忠是也。我主乃是一個有道的明君。每番敕旨。遍處訪賢。安全社稷。昨聞朝臣奏道。寶觀有位邱真人。道高德隆。有經天緯地之才能。定國安邦之韜略。故差我等至此。敕召真人。同至帝都。安民定國。庶使君臣有賴。萬民沾恩矣。虛靜上前舉禮道。衲等實不知宋國欽差大人到來。未曾出宮迎接。赦衲等不知之罪。劉忠道。先生不知。何罪之有。煩請真人出來。我等叅見。虛靜答道。大人奉了宋帝旨意。宣召我師。該當與國報效。替

民分憂。但我等俱是山野鄙夫。不足於道。又兼我師有疾在牀。不能執旨。煩大人原旨帶回。回復主上。另選別賢。衲輩內無道德。外無才謀。此乃有名無實之徒。豈足用哉。那劉忠聽虛靜這番言語。想道。這些道士。量是有名無實。遂帶旨回復去了。虛靜送出山門。不嘍。

且說邱真人在宮。不幾天又有金使來聘。皆高臥不起。眾門人莫測其意。忽一日。對眾道汝等好好演揚教相。不可懈怠修持。我欲南行有事。遂別眾飄然而去。眾人送出五里之遙。回頭。不嘍。

卻說第三十三代。嗣師張伯憬。因魏王鎮守明州有疾。召嗣師打醮祈安。時劉長生真人。遊於明州。見魏王府設醮於花廳之中。見嗣師未至。花園寂寞。就作起法來。現出海市蜃樓。於主醮之壇。猶如蓬島仙宮。萬民睹

者。日有萬幾。魏王聞說。疑而不信。因有病。不能出看。長生真人。以符水與服。卽刻病癒。魏王出觀。知是真人作法。喜不可言。待嗣師到。一入醮壇。見之疑是誤入仙府。不敢開言。少刻劉真人出。與張伯憬見禮。天師急忙下拜道。弟子誤入仙闕。敢祈真人勿罪。劉真人道。此地固是凡境。天師因何誤看也。伯憬道。凡間焉能有此仙境。長生道。這是末學所設之幻景。非真境也。於是真人與嗣師。各生敬信。邀留七天。醮畢法收。辭別魏王。劉真人同嗣師至杭州分別。劉真人遊翫閩中。至福州會善堂居之。眾人知其有道。住不多時。投其門下者。到有二百餘人。真人擇日開講道德經義。道俗咸集。闡揚宗風。普度有緣。正是。大道成時法亦通。神全變化樂無窮。方方闡教逢人度。萬古千秋住太空。要知劉真人後事。且聽下回分解。

金蓮仙史卷之三

第十八回 劉長生福州棄幻相 長春子雪山復回書

詩曰

曾憶當年採藥翁。求玄訪道悟真空。
化機透徹心猿定。妙理圓融意馬彤。
消盡陰魔超世俗。鍊成陽質出樊籠。
從今打破天羅網。快樂逍遙跨鶴舂。
卻說邱長春真人。在崇福宮別了眾門人。至睦州地界。
路遇宋披雲。李靈陽。三人相見。俱未會面。彼此俱知
有道。各談姓名。方知靈陽乃重陽之友。披雲乃丹陽之
徒。那李靈陽自同和玉蟾。王重陽等結庵同修。丹成。
各人自去立功。遍處雲遊。至此不意而會。長春。披雲
。三人彼此相敬。宋披雲知長春是他師叔。執弟子禮。
下拜道。弟子久聞師言。師叔之名冠紫冊。德重天人。
至今纔得相見。長春急忙留住。問道。汝師丹陽。與不
二在河南洛陽跨鶴飛昇。聞汝等皆得丹陽真旨。道果皆

可圓成矣。披雲道。我師授道於李大乘。趙蓬萊。韓清甫等數人。彼嘗未成。惟我勤修苦煉。一十二載。始得脫胎神化。一感師父宏恩。二仗師叔福庇也。我聞龍川有藍橋者。舉進士不第。去隱霍山。嘗吹鐵笛。遇踏歌狂者。攜之飛昇矣。長春曰。莫羨他人美。自己積功累行。以待天符。功成行滿之時。比他更美幾倍矣。今劉長生功圓返虛。我欲至福州一遊。靈陽披雲。亦欣然同去。不嘍。

庚申歲。宋帝詔復留正少保。致仕卒。三月。故秘閣修撰朱熹卒。年七十一歲。是日大風拔木。洪水崩山。熹釋四書。編通鑑綱目。八月太上皇崩。各韓后崩。辛酉。宋改元嘉泰。臨安大火。四日乃滅。時張道清在西蜀得譚真人之道。譚真人出外雲遊而去。張道清遂拜別眾位師兄弟們。後到九宮山。精修一十餘載。道成。靈異莫測。宋帝有疾。屢召之。以符水進帝。病即愈。賜號

真君。至是上言。今秋大旱。當弛禁回天。又言。耶律氏將滅。彼乃荒狂之故。以此爲鑒。此時西遼直魯古出獵。乃蠻王伏兵。突出擒之。遼滅。壬戌春。京鏜卒。劉侏胄加封太師。聞劉處玄在福州講經。欲往問其道。劉真人。是年二月初六日。鳴鼓集眾告曰。韓子侏胄。殺機正熾。欲來求道。此人豈可聞道乎。吾欲赴仙師之約。爾等勿懈真修。吾當去矣。時長春與披雲。靈陽三人將到。劉真人見之。拱手相別道。汝等功圓道備。飛昇有日。今朝告別。後會有期。遂曲肱倏然而解。所著有仙樂。太虛。盤陽。同塵。安閑。修真。文集六卷。又有派詩四十字。留於後世。曰隨山派。思道明仁德。全真性復常。景高和禮義。嗣信守忠良。裕謙賢旅泰。宗友茂惟祥。盛益希誠樸。玄元世永昌。眾門人將師人殮已畢。過三日。起棺安葬。棺中輕如無物。眾人揭開棺蓋一看。祇存衣冠簪履等物。長春道。

劉師兄既已尸解而去。可就將衣冠等物埋葬。以作仙蹟而已矣。葬畢。眾人分投度化而去。有司奏宋帝。劉處玄化去。賜號輔化真人。時侂冑請追封岳飛爲鄂王。乙丑。宋改元開禧。丙寅夏。興州都統制吳曦反。以四州地獻金。時夏國李安全。廢主純佑。而自立爲襄宗。十月。金立吳曦爲蜀王。是冬。蒙古奇渥溫鐵木真。稱成吉思皇帝。建元聖武。乃是蒙古先有一女。名曰阿蘭。寡居漠北。屢有天光照耀其腹。連生三子。長曰孛完合答吉。次曰孛吉撒赤。三曰孛端又兒。惟又兒狀貌奇特。沉重寡言。人謂之癡。其母曰。此兒非癡。子孫必有大貴。其部世奉貢於遼金。而總款於韃靼。至又兒九世孫。也速該攻塔塔兒部。護其部長。還於鐵里溫盤陀山。而生子名奇握溫鐵木真。父也速該卒。鐵木真幼。部眾多歸於泰赤烏部。至是鐵木真長有智謀。與母月倫招集部眾。與泰赤烏部戰。大勝。遂伐乃蠻。太陽可汗敗死。部下悉降於鐵木真。諸部見其智勇雙全。皆歸降。

其下。遂大會於幹難河之原。遂登位稱帝。丁卯春。金將議伐宋。適宋斬吳曦。是冬史彌遠殺侂胄。以侂胄首級獻金。戊辰宋改元嘉定。以史彌遠爲右丞相。是年金主璟崩。衛王永濟卽位。己巳。改元大安。蒙古聖武四年。鐵木真滅諸部。大侵金地。辛未。夏主安全崩。族子遵頊立爲神宗。改元光定。且說邱長春真人。自從福州歸回崇福官。宋金屢次遣使證聘。皆不之應。邱師向眾道。吾居此處。恐宋使復至有些不便。我觀紫氣射於東方。我欲往東一走。遂帶門人數個東去。宮中個個道友。泣涕跪送。乞師歸期。師見眾道友。誠心感憾道。汝等當勿悲憂。三載卽歸。眾等必須慎守清規。進修德業。勿違吾示。吾今往矣。眾人俱送出十里而回。師與眾人等。至於山東省城內。有一古廟。名太初宮。真人居之。三年因緣護法天然。重修廟宇。改太初宮爲天長觀。忽然金使亦來幣聘。師知金國將終。不肯應詔。遂返於河南崇福官。眾門人迎入。喜之不已。趙虛靜道。

師父東去之後。宋使連復二次。我們皆以雲遊方外爲辭。邱真人曰。我在天長觀。金使亦來幣聘。焉可許也。師徒們。正在談論邦國之事。忽見來了一個藏僧進見。邱師詰其來由。卻是雪山白雲禪師所使。那藏僧呈上書信一封。邱師展開一看。內中略說求道之事。以其自身老弱。不能踵叩仙顏之語。邱真人看畢。留來人住了數天。遂寫回書一封。命其帶回雪山。內云。竊聞釋迦東來訪道。西竺成真。迦葉恒河渡人。抵園聞法。悉從苦行以入門。徹證無爲而了當。金丹舍利。果同而名異。作佛成仙。言別而道通。法華經上。載三車過關之術。細可叅詳。周易旨中。洩九二見龍之機。理亦明辨。卽吾西遊記內。陰陽消長水火返還。鉛汞交媾。鼎爐火候。無不備載也。今汝性工克證。命理略聞。最能窮究丹經。更可修持德業。功圓道備。可知極樂非遙。性見心明。方識蓬邱不遠。省之省之。

外寫著長春子書四字。打發藏僧歸國。不嘍。

且說陳翠虛真人。自別白玉蟾。北遊江陰。有農家沙氏。世喜佈施行善。累積陰功。翠虛偽爲乞化。步進他家。見其有人在此盤櫬。因作頌曰。終日盤盤圓又圓。中間有路通泥丸。磨來磨去知多少。箇裏全無斧鑿鑽。歌畢。只見戶內。走出一少年之人。趨前伏地叩頭道。弟子愚昧。虛心訪道已久。今朝得遇仙師至此。乃弟子三生有幸也。乞真師救度弟子。永遠不忘師恩也。翠虛曰。子何以知之。少年曰。仙師出言。字字玄機。更兼神氣清爽。目有精光。不是蓬島真人。定然瑤宮仙子。豈能隱乎。翠虛知是道器。留居二月。將他取名蟄虛。初傳還元覆命之道。繼授金液還丹之旨。將別時謂曰。金國將滅。宋歸於混元一炁。然後子可出而行道。蟄虛乞師後會有期。陳真人曰。子丹成可往南行。將來會於

羅浮山矣。吾將入漳水而解。蟄虛拜送。五里方回。就在家勤修至道。立志不懈。修煉五年。自得鉛汞相投。後話不嘍。

癸酉夏。金改元至寧。耶律留哥取遼東州郡。自爲遼王。五月蒙古敗金兵於縉山。是秋金胡沙虎弑主永濟。立昇王殉。乃是章宗之兄。爲宣宗。改元真佑。且說譚長真真人。在西蜀出神顯化之後。遍處遊行積功。至是遊於臨安。見城中大火半日。真人憐之。大施慧力。救火迴風。見宋運不久。轉遊江南。聞丘長春在河南設教。大闡宗風。兼且道德之名。聲聞諸國。宋金各聘數次。皆高臥不起。知南運當衰。固不應詔。可謂知機之士。真可作萬世之師匠也。欲往中州相會。遂至崇福官而去。邱真人早知長真到來。急使眾道友。出五里迎接。長真真人。長真知邱長春道已高矣。遂同眾人至崇福宮。長春出宮迎入方丈。兩下敘禮畢。眾人俱來拜見。長春

曰。聞師兄早已成道。以爲天仙。今朝仙駕至此。真個
難得。長真真人。遂將自己西蜀遇緣成道。遍遊天下。
積功待詔之事。說了一遍。今聞邱師弟。道德高超。名
聞諸國。余不勝喜躍之至。故特來一會。長春日。師兄
功圓道備。飛昇有日。惟我德薄孽深。辦道無成。恐難
免輪迴苦趣矣。長真笑道。師弟功高紫府。德冠天人。
西化諸胡。咸稱震旦活佛。東闡金宋。悉呼全德真人。
大器晚成。豈小功小行之可比哉。長春道。蒙師兄讚譽
。但弟焉敢克當。想師兄外行俱足。內果圓成。更不必
勞身費力。可以在此駐足。待詔上昇。意下如何。長真
道。我欲往終南會集師友。不能久留於此。待師弟他年
功圓果滿。相會有期。自此別過。長春道。師兄纔得到
此。焉能就去。在此少住幾天。更兼你我相別多年。多
少的要緊話語。還要相商。於是譚真人就在崇福宮歇了
幾天。長真辭別。長春欲留不得。向長真道。師兄此去
。必見師父及諸位師兄。與我多多拜上。又此去必到西

嶽經過。我有弟子尹清和。住在華州之少華山。煩師兄帶書一封。可代弟囑咐一二。那長真真人。執書告別。向秦川而去。長春等送出有三里之遙方回。且說譚真人別了長春向西而去不嘍。

卻說尹清和。乃隴西人也。在家讀書。一旦覺悟塵情幻化。世事虛浮。遂棄家慕道。苦志求玄。訪至龍門洞。時長春真人。西遊回來。清和求度。微得玄旨。遂東遊長安。至於華州地界。見少華山生得清幽。遂結廬居之。精修苦煉。性地頗明。一旦閒暇。散步遊玩。只見一道友。飄然而至。見他道骨仙豐。神氣卓然有異。想道。此人不是蓬瀛仙子。定然三島神人。急忙上前稽首。那道弟子遙觀真人。適降荒山。接駕來遲。乞師赦罪。那譚長真真人。見這道友。神清氣爽。到有幾分仙骨。遂問道。子莫非尹清和矣。清和答道。驀然見面。就知我的名姓。師真是金仙也。急忙倒身下拜道。弟子何幸。

今朝得遇真人下降。伏乞真人開普度之心。得救弟子出其苦海。願師指一線之玄機。使弟子進修真之路。倘得日後大道圓成。永遠不忘師恩也。長真上前扶起。向清和說道。子自得長春之旨。雖然未能成道。還丹在望。余昨日打在嵩山崇福宮逕過。曾會汝師。囑我帶書一封。子當拆覽。必然有益於汝。倘有玄機不足。他日可往求師指示。汝當勿慮。成道有期。遂向懷中取出書信一封。付與清和道。余本當在此駐足。與汝盤桓談道。窮究玄功。但欲上終南有事。不得久停。子當精進修持。積累功勳。自此別過。後會有期。遂飄然而去。那清和欲留不住。只得拜送有三里之遙。默然回首。轉到廬中。愴然自失。正是。

志念未堅休論道。塵心不淨莫談玄。

欲將名利爲真實。焉得飛昇上九天。

欲知尹清和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詩曰

時人棄俗學參玄。宜向箇中著意研。
立志非求身外物。存心要取水中鉛。
有功無道紅塵客。有道無功陸地仙。
若是鍊丹兼積德。何愁不上大羅天。
卻說尹清和見譚仙去後。回轉茅廬。如癡如醉一般。坐
了片時。將師父這封書拆去一看。書中寫道。
大抵修身辨道。須憑積行累功。若不苦志堅心。難以
超凡入聖。或於教門用功。大起塵勞。或於心地下手
。全拋世事。但克己存心於道。皆爲致福之基。然道
包天地。其大難量。小善小功。卒難見效。所以道者
。剎那悟道。須憑長劫煉磨。頓悟一心。必假圓修萬
行。今世之悟道。皆夙世之有功也。而不知夙世之因
。只見年深苦志。不見成功。以爲玄功虛假。卽生退

志。甚可惜也。殊不知行住坐卧。存心於道。雖然未展時刻之心。皆因積功累行之未足。則道之不全。如人有大寶明珠。價值百萬。我欲買之。而錢數未及。須日夜經營。儉用勤求。積聚錢財。積少成多。或至三萬五萬。錢數未足。而寶珠終不能得。必當積成百萬。然後可買寶珠。其聚錢應物。急時且得使用耳。比於貧窶之家。雲泥有隔。積功累行者亦然。雖未得道。其善根深重。或今世。或來生。必有聖賢提挈。自然終有成道之日。無夙緣善根者。求之不亦遠乎。惟遇患難。而生退志。見富貴而起貪心。雖是神仙。不能度汝。若然苦志勤修。不生退怠。堅心不移。今世不成。必待來世。累世修持。自有神仙提挈。必直至了達耳。我無夙骨。雖遇明師。萬苦千辛。至今未騰自在。然我雖未了。所具夙緣。則十年五載間。天外飛師云。凡爲道者。先捨家而後捨身。工夫未到。病卽

教他病。道業未全。死即教他死。至死一著。抱道而
亡。任從天斷。不能自強。斯爲至言。學者當審之。
那清和覽畢。嗟歎不已。自此更添道念。累積功勳。朝
暮勤修。求玄功之克證。時刻不忘。守煉藥之鼎爐。開
單接眾。提挈多方之士。採藥濟世。普利有疾之人。往
來廛市。出入山林。祇存利人利物之心。不憚自身勞苦
。惟有烹鉛鍊汞之志。嘗思塵境虛浮。如此行持一十餘
載。腋不占席。食無甘馨。後遇耿仙姑。見其苦行具足
。授其至道。枯坐三年。得見本來。丹道圓成。隨方度
化。不嘔。

且說蒙古鐵木真。於癸酉秋。進兵入燕京。取涿州。屯
兵於燕。早聞邱處機之名。意欲召至問道。齋戒七日。
遂抄手詔云。
制曰。天厭中原。驕幸太極之性。朕居北野。嗜慾未
生之情。反樸還淳。去奢從儉。每一衣一食。與牛豎

馬圉。共弊同饗。視民如赤子。養士若弟兄。謀素和。
。思素蓄。練萬眾。以身人之先。臨百陣。無念我之。
後。七載之中成大業。六合之內爲一統。非朕之行有。
德。蓋金之政無恒。是以受之天佑。獲承之尊。南連。
蠻宋。北接回紇。東夏西夷。悉稱臣佐。念我單于國。
。千載百世已來。未有之也。然而任大守重。治平猶。
懼有闕。且夫剗舟剗揖。將欲濟江河也。聘賢選佐。
將以安天下也。朕踐祚已來。勤心庶政。而三九之位。
。未見其人。訪聞邱師先生。體真履規。博物洽聞。探蹟窮理。道冲德。
著。懷古子之肅風。抱真上人之雅操。久棲巖谷。藏。
聲隱形。闡祖師之遺化。坐致有道之士。雲集仙逕。
莫可稱數。自干戈而後。伏知先生。猶隱山東舊境。
朕心仰懷無已。豈不聞渭水同車、茅廬三顧之事。奈。
何山川絃閣。有失躬迎之禮。朕但避位側身。齋戒沐。
浴。選差近侍官劉仲祿。謹備輕騎素車。不遠數千里。

。謹邀

先生。暫屈仙步。不以沙漠遊遠爲念。或以憂民當世之務。或以恤朕保身之術。朕親侍仙座。欽惟先生。將咳唾之餘。但授一言。斯可矣。今者聊發朕之微意。萬壹明於詔章。誠望先生。既著大道之端。要善無不應。亦豈違眾生小願哉。故咨詔示。惟宜知悉。五月一日詔。遂命劉仲祿。賚詔而行。一路風塵不嘍。

卻說邱師在崇福宮。見玄風日盛。宗教興行。一日上堂講論道德。普示大眾曰。人生在世。猶如遊魚在水。優悠自在。爲名圖利。似魚吞釣。不知其幻。一朝上釣。刀劈釜煎之時。悔之何及。若不急早回頭猛省。光陰迅速。轉瞬無常。今見汝等。既已出家。不肯行功修道。坐消信施。不言今世辦道無成。來生債主。難以酬償。更有一等自己不信罪福因果。出家更造愆尤。致於疾病。

顛連。自己不萌悔心。更生毀謗。其罪尤重。此等之輩。死墮地獄。無有出期。夫修身者。須要先博文而後約理。先收心而後放心。博文者。見廣識多。明其人倫世事之道。約理者。淡洽祛私。會其性命造化之源。收心者。割情斷欲。蕩滌雜念。思慮不起。放心者。恐無心落於幻空。拘繫恐遭執著之魔。故放之入於太虛之境。以待造化之功矣。方曰窮理盡性以致命。則可以養生。可以保身。可以遊宴玉京金闕。可以與虛皇並駕。時今之人。不明人倫世事之道。而欲求天道。猶盲者不用杖。聾者聽宮商。入水捕兔。登山索魚。豈能得乎。蓋人倫之道。莫過於黃石公曰。夫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道者。人之所蹈。使萬物不知其所由。德者。人之所得。使萬物各得其所欲。仁者。人之所親。有慈惠惻隱之心。以遂其生成。義者。人之所宜。賞善罰惡。以立功立事。禮者。人之所履。夙興夜寐。以成人倫之序。夫欲爲人之本。不可無一焉。賢人君子。明於盛衰之道。通

乎成敗之數。審平治亂之勢。達乎去就之理。故潛居抱道以待其時。若時至而行。則能極人臣之位。得機而動。則能成絕代之功。如其不遇。沒身而已。是以其道足高。而名重於後代。如此之言。人倫之道達矣。既明人倫之道。則天道不遠矣。長春真人。正在談論之際。只見外面有人進報。蒙古有使到來。師下座出迎。那劉仲祿見師道貌非凡。急忙上前施禮。同至客堂。分賓主坐下。長春真人問道。請問大人。貴府何處。來至敝宮。有何貴事。劉仲祿答道。下官姓劉名仲祿。今奉我主成吉思皇帝手詔。敕召邱真人往北一走。我主誠心訪道求賢。早聞邱真人道德崇高。故特命下官賫詔至此。伏乞真人。俯諾允請。方不負我主誠懇之意也。遂呈上手詔。邱師執來。打開看了一遍。向劉宣差道。貧道乃山野之鄙夫。今蒙主上推敬。實抱慚愧。何以克當。劉宣差道。真人道冠三才。德超九品。名佈諸國。功著羣黎。下官仰企已久。至今方能得見仙顏。真人何固謙也。長

春道。貧道虛名。雖則佈於海內。實抱慚愧。前者金三璧。宋五聘。皆莫之應。今見主上誠心。大人遙降。不得違命。請大人在敝宮屈待三天。貧道應詔同赴燕京可也。劉宣差見師允諾。不勝喜躍。就在崇福宮安歇。待師同行。不嘍。

卻說丘真人。將常住內外的公事。吩咐調理得清清楚楚。不覺已過三天。劉宣差催師動身。那邱真人。前者金三璧。宋五聘。皆高臥不起。眾門人問師之故。師曰我之行止天也。非汝輩可知。他日自有留不住的時去也。至是應詔北行。眾門人皆泣送十里之遙方回。時正炎夏天氣徬徨。一路風塵。不嘍。

是六月。金乞和於蒙古。鐵木真班師回沙漠而去。遂離燕京。那邱真人與劉宣差同行。至七月方人燕京。忽聞主上班師歸北。邱師遂與劉宣差商議道。我看主上已

今歸北。路途遙遠。數日不能得到。允况今天氣炎熱。貧道老弱。不堪動身。且在燕京駐足。可待秋涼。而往北行。未知大人意下若何。劉宣差道。我主思賢若渴。豈可待乎。邱師曰。既然大人不允。貧道實不能行。只得自出奏章。遂寫成奏章一道。交與內侍二人。往北而去。劉仲祿見邱師自納奏章。不敢阻當。亦不敢催逼。只得權寄燕京住下。以待回旨。不嘍。

且說成吉思皇帝允金之和。遂班師退歸錫林郭勒盟。屯兵養馬。一日見二侍臣賚邱處機奏章而至。呈於帝。帝開覽。奏云。

成吉思皇帝旨哀。登州棲霞縣。誌道邱處機。欽奉宣旨。遠詔不才。海上居民。心皆恍惚。處機自念謀生太拙。學道無成。苦辛萬端。老而不死。名雖播於諸國。道不加於眾人。內顧自傷。哀情誰測。前者南京及宋國屢召不從。今者龍庭一呼卽至。何也。伏聞皇

帝天賜勇智。今古絕倫。道協威靈。華夷率服。是故便欲投山竄海。不忍相違。且常冒雪衝霜。圖其一現。兼聞車駕只在桓撫之北。及到燕京。聽得車駕返回。遙不知其幾千里風塵。兼且天氣蒼黃。老弱不堪。且恐途中不能到得。假之皇帝。所則軍國之事。非己所能。道德之心。令人戒欲。悉爲難事。遂與劉宣差商議。不若且在燕京等處。盤桓住足。先令人前來奏知其事。劉宣差不從。故不免自納奏帖。念處機虛得其名。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伏望聖裁。帝覽表章畢。知丘處機應詔已至燕京。因天氣炎熱所阻。不能往北。遂復詔一道。另選侍臣顧元開。賚旨直到燕京。先見邱師。呈上復詔。邱丘師開展一看。詔云。成吉思皇帝。敕真人邱師。省所奏應詔而來者備悉。惟師道逾三子。德重多方。命臣奉厥玄纁。馳傳訪諸滄海。時與願適。天不人違。兩朝屢詔而弗行。單使一邀而肯起。謂朕天啓。所以身歸。不辭暴露於風霜。

。自願跋涉於沙磧。書章來上。喜慰何言。軍國之事。
。非朕所期。道德之心。誠云可尚。朕以彼酋不遜。
我伐用張。軍旅試臨。邊陲底定。來從去背。實力率
之故然。久逸暫勞。冀心服而後已。於是載揚威德。
略駐車從。重念雲軒既發於蓬萊。鶴馭可遊於天竺。
達磨東邁。元印法以傳心。老氏西行。或化胡而成道
。顧川途之雖闊。瞻幾杖以非遙。爰答來章。可明朕
意。秋暑。師北平安好。指不多及。八月十四日詔。
丘真人看畢。向顧元開道。今已重陽之節。暑氣已消。
更不可遲延日久。恐金風驟至矣。遂擇九月望日動身。
煩大人通知劉仲祿。於是元開別了邱師。去見劉仲祿。
約定日期一同北行。曉行夜宿。至冬月初旬。得入都城。
。劉仲祿先去復旨。安邱師於館舍。正是。
道高四海皆瞻仰。德重萬民享太平。
西化諸胡東闡教。玄風自此振大京。
欲知丘真人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閣皂山孫耿鍊丹藥 冲虛觀白沙送泥丸

詞曰

學道人。玄又玄。達至道。鍊汞鉛。帝王屢問長生訣。
綿綿呼吸氣不輟。內外丹成入九天。功圓齊赴蟠桃
宴。從此蓬瀛會眾仙。自然跳出三千。一右調下山虎

卻說邱真人。在館舍安歇。至望日。帝宣召入見於行宮。
帝勞之曰。真人遠來。有何長生之藥。以資朕乎。邱
師對曰。臣無長生之藥。只有衛生之道。帝嘉其誠實。
約以臘月八日問道。邱師退居館舍。至是帝欲親征山賊。
。至正月望日。帝設宴於偏殿。虛前席以安邱師之座。
帝親降階。鞠躬請問衛生之道。師請帝復坐諦聽。邱師
曰。大道生天育地。日月。星辰。鬼神。人物。皆從道
生。天陽也。地陰也。人居其中。負陰而抱陽。故學道
之人。去奢儉慾。固精安神。陰消而陽全。則昇乎天而
爲仙。愚者以妄爲常。以酒爲漿。恣情縱慾。耗精損神

。陽衰而陰盛。死則沈乎地而爲鬼。修真者。如轉石上
山。山愈高而進愈難。跬步顛沛。前功俱廢。以其難爲
。故舉世莫之爲也。本來真性。靜若止水。迨眼悅乎色
。耳好乎聲。舌嗜乎味。意著乎事。數者紛來而疊至。
若飄風之鼓浪也。學道之人。修煉其心。一物不著。損
之又損。以至無爲。與太虛止水相似。道人之身耳。治
心猶難。矧天於富有四海。日御萬幾。治心豈易哉。古
人以立嗣而娶妻。旣嗣立以戒慾。蓋人生至於四十以上
。血氣漸衰。故宜戒之。今陛下春秋已高。宜修德保身
。以介眉壽。服藥不如獨卧。藥是草木。精爲骨髓。枯
骨髓而添草木。譬如囊中貯金。以金易鐵。久之金盡。
所存者鐵耳。夫何益哉。飲食起居。珍玩貨物。亦當依
節。不宜稍過。天下美地。盡爲陛下所有。奈何兵火相
繼。流散未集。有選清幹官爲之規畫。量免稅賦。使軍
國有足帛之用。黔黎復息之期。一舉而兩得。斯卽祈
福永命之大端也。帝大悅。令左右書之於策。禮謝而退。

。翼日問以震雷事。師對曰。嘗聞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天故以是警之。今聞國人多不孝者。帝乘威德。可戒其眾。帝悅。遂以師言遍告曉諭國人。二月七日。邱師入辭。帝曰。請師少俟數日。前者師之道語。朕有未解者。俟朕悟後。可許師行。是月帝出獵於東山。射一大豕。馬蹄失馭。豕傍立不敢前。左右進馬。獵罷方回。邱師聞之。入諫曰。天道好生。今聖壽已高。宜少出獵。墜馬者。天戒也。豕不敢前。天護之也。帝曰。朕已深省。又顧侍臣曰。但神仙勸我語言。以後都依也。自此以後。遂不出獵。那長春真人。歸心一定。至三月初七日。又入朝辭駕。帝曰。真人歸心未息。朕不敢強留。但修身治國之理。朕未洞明。乞真人指示一二。使身修。一體無諸疾之苦。國治。百姓享平安之慶。天心順度。萬物昌榮。民安物阜。則天下平矣。心身安逸。諸神泰矣。何以治之斯可矣。邱師對曰。修身者。所以長生者是氣。所以通靈者是神。非養元氣不能長生。非

養元神。不能通靈。欲修其身者。保其精。養其氣。含其神。然後方能精足不思淫。氣足不思食。神足不思睡。三寶具足。風寒暑濕。不能入其體。疫癘邪祟。不能害其身。心身安逸。疾病不作。神氣交結。災難無侵。深根固蒂。而得長生久視之道也。治國者亦然。不外乎此。以神爲君。以氣爲臣。以精爲民。以一身爲邦國。君明天心順。官清民自安。民安則國富。臣賢則國強。治國修身。莫過於此矣。今主上身居萬乘之尊。常以自身當先。親冒矢石。是以身輕於天下。所謂保身者不處也。必須慎之。帝大悅曰。真人之言。皆金玉也。朕深省。賜禮極豐。邱師皆不受。帝命阿里鮮。護師東還。送者皆泣別。師回。道出居庸。遇羣盜蜂擁而至。阿里鮮欲拔劍相迎。師止之曰。不必用武。恐傷性命。我特以言化之。斯可也。師坐車上。向羣盜拱手曰。我本南來道士。奉帝詔而入蒙古。今特歸南。更無金銀寶物。惟有護送將官。彼欲出馬交戰。猶恐傷生害命。貧道應

而止之。蓋聞爲盜者。道德仁義禮智信。七者全備。方名大盜。悄然缺一。不名盜也。無道立身。此身不久。悖德行持。神人共惡。神惡人背。天心不順。性命難保。何爲盜也。夫大盜者。立身行道。上順天心。以德育民。心不離背。無辜不得損害傷生。視萬物眾生皆如赤子。仁也。患難相救。異姓同親。義也。賞罰分明。貞節人倫。禮也。以寡敵眾。臨危取勝。智也。出言如矢。約期不悞。既諾不違。既與不悔。信也。凡爲盜者。有此七字。可以保身立名。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劫富贈貧。可以積功。伐暴濟困。可以修德。生無臭穢之名。歿爲正直之神。人人恭敬。方方瞻仰。芳名萬世。豈不快哉。諸君當可效之。何獨不然也。眾盜聞師之言。稽首稱揚道。此乃有道之人。言如金玉。眾當信之。叩謝而去。邱師人燕。南行往山東齊州天長觀居之。送回阿里鮮歸北繳旨。不嘍。

且說馬丹陽同孫不二。耿仙姑在終南別過呂祖。丹陽用十三針治人疾病。著手回春。拯救生民。遍處行功。隨方度化。不嘔。

那耿仙姑同孫不二常至山中採藥濟世。時遊南嶽衡山。採藥於回雁峰。遇見魏夫人。引入大虛洞天。朝見閒禮元君衛真人。元君命扶厄府君崔珏設宴。邀請朱陵仙嬪。丁淑英元君相陪。命仙姬奏樂。孫耿二仙。上前拜謝道。我等愚劣。初入仙班。蒙上仙魏夫人引入仙府。得見上真。感激之至。更叨盛宴賜坐。實不敢當。衛元君道。汝等雖則初入聖流。將來必作女仙領袖。子等內丹雖成。外行未足。必假外丹助之。然後丹成濟世。功圓果滿。方能應詔上昇。二仙拜求外丹之旨。衛元君指曰。外丹功用火候同於內丹。須要內外相應。但藥物銖兩。煅煉之不同耳。凡內丹未成者。修煉卻是不易。今二子內丹已成。烹煉外丹卻易也。遂授藥物銖兩。抽添烹煉。

之法。孫。耿二仙姑。拜謝衛元君及丁元君。魏夫人等。魏夫人送出洞天道。待二子丹成再會。孫耿二仙拜別。魏夫人。就在衡山採藥。下山鑄成爐鼎。至於臨江府地界。見閻皂山生得清秀。乃是天下第三十四福地。九州仙都。高明大史。中玄妙行真君。許遜之仙都。孫耿二仙上山。擇純陽正火之日。安爐立鼎。外按八卦。次序方位。定就藥物銖兩。起火煅煉。調停火候。煉至四十九日。纔得丹成。二仙服食之後。更覺內外洞徹。將餘丹收拾壺中。下山隨處積功。復遇魏夫人於湘州。二仙見之。上前拜迎。魏夫人向不二道。子可積功待詔而已。耿姑可隨我以作侶伴。同往九疑山一遊。孫不二拜送。魏夫人道。子可會丹陽同人終南。會集七朵金蓮。隨師覆命。將來會子於瑤池矣。自此別過。那不二真人。見魏夫人帶耿姑同遊九疑而去。遂往東行積功。不嘍。

且說白玉蟾。自得紫陽真人四百字。遂往武夷山修煉。

道成。各處雲遊。積功數年。至是復居武夷。這山上凡夫俗子。焉知白紫清道成。惟獨山南。詹琰夫知之。乃重建止止庵。欲延以居。真人爲之作記。以遊興未竟爲辭。許其五年再來。初曰真人入武夷時。無人護法爲伴。忽有善士彭耜。字集益。乃三山人也。幼時敏慧。長喜道書。至三十二歲。選中進士後。遂棄家慕道。苦志參玄。不喜朝中紆紫披緩。獨愛清虛。散淡逍遙。遊訪武夷。見師有道。以師事之數年。紫清丹成之後。道傳於彭耜。耜自得師傳之後。別師居於鶴林道院。卽改號鶴林。修煉數載道成。以丹道傳授蕭挺之。字天來。乃閩中人也。自得鶴林之道。自號紫虛。那彭鶴林真人。此後隨處顯化。神異莫測。後功成厭世。蕭紫虛延師至福州坐化。此是後話。不嘍。

甲戌金主徙都於汴京。求宋歲幣。宋臣劉燾。奏絕金幣。是歲岳珂著程史。及辨誣集。天定錄。上與宋帝。岳

珂乃岳飛之孫。岳霖之子也。乙亥夏。蒙古鐵木真復入燕京。宋以德秀爲江東轉運副使。乃浦城人也。其長子名景元。幼而好道。嘗結廬於嘉禾西山。夢遊紫府。朝禮太微仙君。得授功過格。覺而錄之。自號又玄子。廬曰會真。堂無憂軒。後著大學衍義行於世。丁丑金改元興定。戊寅。金起兵伐宋。宋以孟宗政。扈再興。許國合戰。金兵大潰。金人懼孟。宗政威名。呼爲孟爺爺。己卯。宋趙方使孟宗政。扈再興。許國等。分道伐金。時蒙古帥本華黎。奉旨攻取山東山西等處。庚辰。蒙古以史天倪權知河北西路兵馬事。史天倪嘗聞教於邱長春。尚存愛民利人之心。時與本華黎相會。說黎曰。這數年間。兵燹相繼。百姓無容身之地。況今中原粗定。大兵又兼抄掠。非王者除暴救民之義。大帥切宜審之。本華黎聽史天倪之言。自覺有愧。卽下令立禁剽畧。違者就地征法。遣歸所俘老幼。兵發到處。各州郡縣。盡歸降附。此皆仗長春真人之道化也。且說蒙古主。存心訪

道。遍訪賢才。得遼人耶律履之子楚村。命虛左右。以備訪問。這耶律楚村。博通術數。尤精象緯。制庚午元曆上之。常言。宋之氣運。恭膺天命也。德昭後亦當興焉。又言南北賢帥。及夏金國主有災。後果應其言。辛巳。宋帥趙方及安丙卒。壬午。蒙古主親征西代回回。滅其國。兵至忻都國。破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形而馬尾。綠色獨角。作人言曰。汝等還不早歸。言畢如風而去。帝怪之。而問楚材。對曰。此獸角端。日行十萬八千里。能解四夷語。今之言語。惡殺之象。上天遣此獸以告陛下也。當宥此數國人命。可積無疆之福。帝聞之。卽日班師。癸未。蒙古帥木華黎卒。夏主神宗傳位於太子德旺。爲獻宗。改元乾定。是年金主珣崩。子守緒立。爲哀宗。甲申春。金改元正大。宋聞金喪主。眾將商議乘喪伐金。禮部尚書崔與之言。今且南運不嘉。恐伐之不祥。遂止。崔與之知帝將終。乃辭疾歸廣州隱之。且說陳泥丸真人。北遊歸於惠州羅浮山居之。一日

。浩然歎曰。帝王將相。皆有盡期。吾今久住於世。何益乎。時白玉蟾與沙蟄虛同至拜見。泥丸喜曰。汝二人亦知我乎。白沙同曰。師既行滿飛昇。故弟子二人不約而會。特來拜送也。泥丸曰。你二人仙秩已高。將當不久會於蓬瀛矣。言畢。邀二子同登山觀日。夜半時即現金光霞彩。太陽旋出。洵巨觀也。三人回轉觀中。翠虛端坐而作頌曰。

頂上雷聲霹靂。混元落地無蹤。

今朝得路便去。騎個無角火龍。

詠畢遂化。玉蟾等聞空中樂聲。出見儀仗紛紜。昇天而去。眾人拜送。至明日。見凡身不見。化成泥丸十二顆。眾人不取埋藏。後遇病者。刮取服之。無不立愈。真人所著有悟道集行世。且說玉蟾與蟄虛見師化去。靈異莫測。二人遂辭眾下山。蟄虛拜別玉蟾。西遊峨眉。青城而去。更名道昭。行功濟世。正是。

白日飛昇事不難。勸君急速鍊金丹。

堅心苦志慇懃學。好把真常著意攢。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九宮山張道清坐脫 白雲觀長春子談玄

詩曰

坐化仙游各有因。莫教昧卻本來真。
虛無悟徹玄元理。空寂了明自在身。
億萬天神常擁護。大千世界任遊巡。
塵寰接引多方士。可謂超凡入聖人。
卻說白紫清。離了羅浮。遨遊臨安。宋帝聞之。徵至。
命館太乙宮。居未半載。酒酣墮在西湖水中而去。後復
見於海豐縣。後至姑蘇臺。咏梅未竟。值泥丸至邀去。
復歸武夷山。以應止庵。詹琰夫五年復歸之約。時萬
年宮道士施宗時。至誠精修。投白真人門下爲徒。真人
授以九靈飛步章奏。及太上紫樞玉晨洞陽飛符。並梵音
煉科。五雷秘法。乃親爲陳過懺罪。表奏天庭。真人詔
眾門人曰。我自十六歲。棄家訪道。苦志參玄。受了千
辛萬苦。大死三次。死而復甦。一志不移。甘受苦惱。
方至四十二歲得遇真師。始達修身奧旨。苦修至六十四

歲。纔得丹成。迄今九十六歲。方能了道。自此相別。汝等有志者。效我之志。何愁德之不立。道之不成哉。語畢。坐而尸解。眾人見真人空中跨鶴飛昇。拜送不嘖。

宋帝甯宗聞之。詔封海瓊紫清明道真人。敕建武夷宮。彰其道德。真人弟子彭鶴林。纂輯其書四十卷。並撰其事跡。實以發明道法之樞要也。且說張道清真人。自應詔後。復歸九宮山。以符水濟人疾苦。靈異莫測。雲集道眾。大演玄風。一日上堂示眾曰。昔日我師譚長真真人在蜀示我云。凡人輪迴生死不停。只爲有心之故也。心生則種種魔生。心滅則種種魔滅。若能一念不生。則脫生死矣。何爲有心。蓋緣眾生有此貪嗔癡三毒孽。欲學道者。必當清淨三孽。跳出三山。何爲三山。卽無明山。火燄山。陷空山也。須割情拚愛。摧強挫銳。除去一切不善之心。私欲之心。淨盡。方見父母未生之時的真

性。卽是本來之真面目也。何爲不善之心。卽一切境物之上。起無名慳貪嫉妬財色之心。種種計較意念。生滅不停。被這孽障舊來熟境。朦昧真源。不得解脫。須要滅盡種心。得見自性。何爲自性。自性者。卽天賦之稟性。非氣質之性也。要在十二時中。念念清靜。不被一切舊染境界朦昧真源。心住虛空。逍遙自在。自然神氣交媾。一意冲和。如如自在。一性圓明。似皓月之當空。照耀大地。無處不燭。毋使一念搖動。雲霾遮其性光。固無生死之憂。焉有孽障可繫。稍生一念。心不清靜。卽有罣礙。不能入道。如何得見本來。只要子等一志如山。不動不搖。向前逢魔。心無畏懼。志不退轉。其魔自消。倘然見魔退懼。終入塵網。焉能跳出苦海。心清意定。登天有路。志迷性亂。卽入地獄之門矣。眾可參之。所以通靈者是神。所以長生者是氣。我自得師傳。刻刻在道。念念不忘。存其一神。養其一氣。故能通靈。以符水濟人。無不應驗。吾何異乎。只存其神氣。

守其正心而已矣。我今久厭塵世。欲往終南會集師友。同應天詔矣。退歸丹房。越三日。喚人眾門人。作偈一首。安然而逝。偈云。遨遊大地已多年。撒手懸崖了性天。笑指蓬瀛三島地。回頭只在我身前。眾門人知師尸解而去。遂安葬之。且說蒙古主。自西域班師回都。燕京行省石抹公。宣使劉仲祿及諸官等。各持疏懇請帝旨。至山東詔邱處機。封爲蒲察大使。主燕京太極宮觀主。管道家事。邱師許之。遂應詔至燕京。居太極宮。奏敕改太極宮爲白雲觀。道侶雲集。教宇日興。邱師乃建八會。曰平等。曰長春。曰靈寶。曰長生。曰明真。曰平安。曰消災。曰金蓮。求取法名者日眾。遠近翕然。聞風而道化。此時大闡宗風。公侯伯子皆來皈依。門人不知其數。附近這些凡僧。見道風丕暢。心懷不伏。在白雲觀之西離二里餘。建一西風寺。以惟西風起。白雲散之意。邱

師以洪鐘鎮之於西。使西風不能搖動。風屬木。以金製之也。蓋天下廟宇之鐘鼓。皆是東金西木。顛倒五行。惟有白雲觀之鐘鼓。東木西金。故停而不叩耳。九月。宣撫王楫言。熒惑犯尾宿。主燕京有災。宜清齋以禳之。問邱師所費若干。邱師曰。一物之失。猶懷不忍。何況闔境乎。這數年人民困苦。公私交空。我當以常住物給之。遂設大醮七日。醮甫畢。宣撫進揖。喜而賀曰。師之道心感格天心。熒惑已退數舍。今則無憂矣。邱師曰。天之感應。如聲應谷。急速如此。世人豈可背乎。善惡昭彰。報應分明。豈有虛哉。奈何時人不信。可不悲歟。時師在白雲觀設壇傳戒。用律門度人。初演初真信戒。行持一年。俱足十戒。著初真信衣。說功過格。感應篇明其罪福因果。習學規矩威儀。明年方許受中極淨戒。三百條章。行持一年。說四品經。明心經。日用等經。講明修身理路。俱足戒行。明年方許受天仙大戒。所說悟真篇。參同契。南華。道德。諸般丹經。受持

天仙大戒。以後無戒不戒。不戒自戒乃爲真戒。至此地位。動也合道。靜也合道。行住。坐臥。語言。舉事。般般圓通。事事在道。豈有不合道之事乎。邱師一日登葆光堂說法。普示云。汝等旣已出家學道。因緣看破紅塵。故來皈投三寶。入此道門。又不肯端的修行辦道。更不肯勞身積功。內不得清靜心身。修持道果。外不肯苦己利人。栽培根基。只圖偷安享福。坐消信施。作孽造罪。更增愆尤。及至福盡孽滿。死墮地獄。受苦滿足。或投生六畜。以力酌勞。償其夙債。或以肉償還。滋其口腹。至此之時。悔之何及。是此觀之。何不急早立定脚跟。把牢主意。苦志堅心。修身辦道。省悟世情。事事非真。虛空本性。般般是道。且如我昔年十六歲棄家慕道。十九歲得遇真師。隨師二十餘載。未聞一言半句之道。更受許多折魔。我心無半點怨尤。方至我師了道之時。囑咐丹陽。而後得授道旨。那時我稍有嗔恨怠惰之心。早已入鬼域。化爲異類矣。焉有今日成道之事。

哉。于清風稽首問曰。或有人無心無着。一意不離方寸。守至老死無成。終不遇師點化。何也。師曰。無心無著。落於幻空。一意不離方寸。執心也。未到真空實際之地。如何感動真聖。故而老死無成。真空者。難言也。待你心上除了一分思欲。就有一分的功。除了十分。有十分的功。除了九千九百九十九分。只有一分不除盡。不名真空。直須除盡。真仙必來向汝心上校勘。自然有真師來度你。若處塵世之間。安能常常無事。若有些小事。亦是外行。不得不應酬。但事過不可尋也。事來不可避他。故呂祖曰。真常須應物。應物要不迷。事來則應。事去則止。如此行持。日應萬事。而心不亂。閒暇之時。泰然而定。何著之有哉。弟子問曰。修道之人。還是靜處好。鬧處好。師曰。初心未定。情慾未曾卻盡。宜避靜之處。漸可卻情斷欲。若有真志者。塵心已淨。鬧處更好。如我昔在蟠溪。六年苦志。能比他人六世之功夫也。或問曰。弟子一心向道。體嘗有漏。如何

治之。師曰。汝等心未寂靜真清。故而有漏。若到心源
湛寂。元神泰定。神氣混合。六賊無侵。精化於氣。神
氣交結。鍊成至寶。精路自然永閉。安有漏體之患哉。
或問曰。嘗聞修身者。全憑志願。何謂志願。師曰。志
者。持心鍊己。一念不遷。除情滅欲。勿起貪嗔。不以
富貴榮華。亂其真心。不以困苦患難。移其處向。不戀
一塵。不起一念。此是真志也。願者。凡起利人利物。
一切行功積德。度人濟世之心。皆是願也。有人問。調
息如何。師曰。龜息綿綿。乃是道人活計。但不可著他
。禪家不言調息自煉的工夫。單言清靜寂滅四字。是兩
重糞土。故曰。
色身元有限。情慾浩無涯。
癡似蜂貪蜜。狂如蝶戀花。
大凡修身之道。抑亦多門。未遇明師指示。卒難洞曉。
世傳術法。或存神注想。搖筋擺髓。呼吸吐納。吞霞服
氣。或用卦爻而運用抽添。或用爐火以燒茅煉汞。或得

旁通技術。巧詐愚人。或引採戰之術。耗精敗德。或偽言設教。哄誘平民。自入傍門。誹謗真教。此等之人。爲教中罪人。死墮地獄畜生。不足舉也。經云。長生至慎房中急。何爲死作令神泣。蓋世人恣情縱慾者。身雖未死。而神早已喪矣。夫道。修無形之形。以無入有。以有含無。存守一點虛靈不昧之真性。所以云六合之廣。三光之明。亦天地之有形也。吾故養其無象。像固常存。含其無心。性明不昧。是以鍊成仙真。神合於虛。身存於道。形神俱妙。與道合真。故我身可以飛昇玉京。可以遨遊金闕。能有能無。不終不沒。故無降謫之事。亦無劫運之憂矣。若以獨得見性爲妙。不知鍊形爲要者。死爲清靈之鬼。安能昇入虛無。何可與高仙上聖爲比哉。若論身不壞。而神去。則身存於世。肉身不壞。若論性不壞。卽餓鬼畜生。皆有此性。惟靈與不靈。明與不明之分別耳。夫心能造形。心能留形。法中有愛住世者。動經千百劫。心爲之也。若心根傷壞。轉眼便爲

冥途矣。有形亡而心存者。聖賢也。形存而心變者。畜生也。今且舉世之人。欲祈長生者。不知向自己本命。中搜索。卻從仙佛神明前乞討。愚哉。捨本而求末。究竟於我何益乎。吾宗所以不言長生者。非不長生。超乎長生也。此無上大道。非區區延年小術也。修道者。必要通文達理。方能參透玄機。悟徹奧妙。纔好下手用工。稍有不通。差之毫釐。失去千里。故曰毫髮差殊。丹不全也。今者。人欲修身。只便訪道求師。一年半載。便想成箇仙佛。倘然三年五載。不見成功。便生退志。爲人之理。尚且未明。欲明道理。豈能得乎。人能通得一理。便能出得一殼。萬事義理皆通。出得萬殊之殼。則心無礙滯。大道明矣。倘有一事一理不通。便生滯礙。這一層殼。就出不了。所謂孔聖門中。豈有不通理之賢人。太上派下。未有不達道之真仙。汝等欲通達道理。必先通達人情世態之理。會於一源。物物可知。事事可曉。人理已通。道理不遠矣。一本可以散於萬殊。萬

殊亦可歸於一本耳。弟子問曰。北宗道法。至吾師大行。師能神通變化否。邱師曰。大道極平常。不作奇特想。只要心真。何事不辦。吾初受苦。數十年魔折。苦志不移。時刻不怠。守其一心而已矣。吾出山已來。帝王宰官敬禮。帝敕吾爲大宗師。然吾心未嘗動也。黃童。白裡。乞兒。下賤。見之。吾未嘗輕也。一切平等。無有高下。西域咸稱吾爲震旦活佛。自古全真之盛。未有及此。吾豈有作爲乎。不過性海中一點浮漚耳。宮中有妖。百法不靈。張天師束手而去。帝敕召吾。吾在山中。靜中微動一念。彼妖自去。吾不用符圖將帥。邪懼而去。何也。蓋邪不勝正。是理也。吾存其理而已矣。天人自然感格也。正是。無心竅裏養潛龍。一性圓明是本宗。鍊成陽質金光透。何用恩榮把旨封。要知邱真人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劉真人洛陽插牡丹 黃石公紫柏遺松子

詞曰

得道所爲無著。萬般如志如心。插花栽植自森森。枯木萌芽發莖。變化飛騰霄漢。豈拘塵市山林。千年松子不難尋。豈在塵寰馳騁。（右調西江月）
話說邱真人。在燕京白雲觀。大闡宗風。使弟子宋道安。鄭志修。于清風。尹志平等。各處設教。不啻。

且說劉長生真人。自福州解化之後。遍遊洞天福地。三山五嶽。朝謁仙真。或現或隱。隨處積功。待詔上昇。時遊玩洛陽。憶昔孫不二。養道於破窰之中。道成同丹陽。耿姑跨鶴。聃舉之後。遂名三井洞。此時香火茂盛。欲去觀玩一回。遂搖身一變。變作一個全真道侶。年紀卻在二十上下。風流迥異於常倫。逍遙不同於俗子。你看怎生打扮。但見。
頭戴綸巾。兩條風帶飄飄。身披鶴氅。一體花開錦繡。

。面如滿月。臉泛桃花。唇若塗硃。目藏秋水。憑丹
青苗畫難比。任佳妓撲粉不如。十指如玉筍生輝。一
身似凝脂潤澤。正是。風流不讓裴仙子。體態豈輸宋
美人。

時正逢二月十五日。青牛現太上老君聖誕之辰。這洛陽
城鄉的大家小戶。男男女女。都要到青牛觀來燒香。那
劉真人。先到三井洞遊覽。次往青牛觀進香。這些年輕
的女人。看見劉真人生得十分的容貌。一個個股體酥麻
。俱道世間那有這樣的美男子。爲甚麼要出家修道。有
等說道。他的前生。費了多少的苦志修來。今世投生。
有這樣的美貌。今世再修。豈不成仙乎。眾人談論。見
者俱有眷戀之心。那劉真人見一女子。頭上插一朵含蕊
的牡丹。上前說道。小姐頭上這朵牡丹。雖然豔麗。可
惜不能嘉於眾人。若將此花送與貧道。頃刻間。管教眾
人可分。那女子聽真人之言。心中歡悅。就將頭上這朵
牡丹拔下來。送與真人。那劉真人執過手來。吹了一口

仙氣。畫了一道起死回生的符。再運動先天真一之水。灌溉花中。將這朵牡丹花。插在這莽山地上。念動真言。加符灑水。頃刻之間。但見發芽長枝。結蕊開花。此花更覺豔麗。清香異常。劉真人向眾人道。此花不比家園之花。折去一日就謝。我這牡丹摘去帶在頭上。可使七日不凋。愈帶愈香。有人愛者。皆可摘取。時這些人圍籠大堆。不知其數。男男女女。挨挨擠擠。俱來採摘。摘完頃刻復發。這一句話名揚出去。遠近的人俱來觀看。正是。聞至洛陽添景色。出門俱是看花人。那劉真人見眾人鬧熱之際。遂化道清風。無影無蹤。眾人見那道士忽然不見。正在驚訝。只見牡丹葉上。有長生子劉書五字。眾人方知劉仙顯化。人人俱稱插花劉真人。後人創建廟宇。塑造神像。遂名劉仙廟。世代香煙繚繞不絕。此是後話。不嘍。

且說劉真人自洛陽插花顯跡已後。欲上終南一遊。路過

長安。至盩厔縣地界。忽然想道。此處有古樓觀。乃太上流傳道德之地。堪算古聖遺蹟。至此不可不遊。遂上山遊覽。但見。層巒磊疊。壁峭參差。霞光通碧漢。儼若瓊瑤。紫霧繞玄關。勝如仙府。虎嘯龍吟。勝。柳紅桃綠爭春。說經臺如兜率天宮。傳法所似蓬瀛貝闕。留聖蹟於古樓石上。顯仙踪於化女泉邊。呂仙巖下。思唐宋之仙翁。五老洞中。憶商周之老子。乘青牛。東來紫氣度關尹。過函谷西渡流砂。化諸胡。鑿古明今。可稱終南福地。追踪覓跡。堪誇樓觀仙宮。正是。五千妙諦流傳後。萬古遺風永不磨。

那劉真人在古樓觀遊覽仙蹟。羨慕不已。遠遠見白雲西邁。知有神仙經過。片刻間。只見王玉陽同譚長真到來。遊山覽終南。卻說王玉陽自在中條山。獨立崦巖九載。脫體飛昇。積功待詔。一朝遊於熊耳山。時譚長真在熊耳山脫化。正遇王玉陽二仙約同遊玩終南。至終南鎮。

。見古樓觀有紫氣盤結。知有真仙駐足於此。二仙同上遊覽。只見劉長生在此。三仙相會。喜不自勝。各各見禮。將自成道原由。細說一遍。長真道。今日我三個不期而遇。真箇難得。惟丹陽。不二早已脫化。至今猶在南方積功。不久亦要會於南山。郝太古自在趙州橋成道後。帶滕姑居於華嶽。鑿開石室。七十有二。欲利後賢安養。至滕姑丹成。同遊寰宇。積功度人。獨有長春名播諸國。德冠羣真。今爲北國輔相。大闡宗風。真乃大器晚成。我輩皆不及也。玉陽道。邱長春棄家學道四十餘載。受了千辛萬苦。死而復甦。一志不移。及至道成。諸方瞻仰。各國稱揚。自古迄今。苦志求道者。莫過於邱長春及白玉蟾也。若人効此修持。這樣苦志。一心不移。人人皆可成道。個個俱能登真矣。三仙一同讚羨不已。長生真人道。我同你三人旣已相會至此。可同去極真洞。拜見師祖。王譚二真。欣然同往。各顯神通。王玉陽真人。拘來一虎。劉長生真人招來一鹿。譚長真

真人收來一豹。各跨坐騎。不多時間。早到了紫柏山。只見極真洞天。祥雲靉靄。瑞氣繽紛。鶯歌鶴唳。鳳舞鸞翔。三仙下了坐騎。同進洞中。但見瑤草奇花馥郁。靈山異果芬芳。內有仙童報入。片刻間。只見內中出來許多的真仙。劉。譚。王三真急忙上前頂禮下拜。呂祖攜了三真隨至後洞。重陽指和玉蟾道。此位是你師母和玉蟾也。三仙上前參拜畢。復坐。譚長真道。弟於昔在西蜀。瘋婆打我一拳。有一拳打退多生孽之語。卽師母點化否。和玉蟾笑道。昔我知汝性功克證。故留此語。待汝道成後可續此詩也。長真拜謝道。昔蒙尊恩指授。方得今有成道之日。弟子更欲塵寰積功幾載。以報師恩。重陽真人曰。汝既有此心。凡功不厭多。行不嫌廣。愈積愈高。大福愈大。再可去行些宏功。待長春功圓道備之時。同赴仙都。朝參金闕可也。劉長生。王處一各將自己成道度化終始的原由。說了一遍。眾仙稱揚未了。只見洞外祥光遐著。知有上仙到來。眾仙急忙出洞邀迎。

。但見一個仙人身跨赤虬而來。後面隨著一個仙童。肩背一個葫蘆。從空而下。正陽知是赤松老仙下降。急忙率眾仙拜迎。引人洞中。眾仙俱未會面。見正陽帝君擎拳接禮。眾等不敢待慢。上前參拜。正陽進謁道。我等未知老仙光降荒山。未曾遠迎。都有失敬。赤松大仙道。昨在南極赴會。聞許邁真人之言。始知精衛下降之由。今已蒙正陽。純陽。重陽三真點化成道。得入仙班。是則仗諸真之恩度接。一則他夙因不昧。故我今來引他至崑崙見過王母。然後待詔發落。和玉蟾聞之。急忙上前跪下道。弟子今聞師言。纔覺本來。若非恩師點化。幾乎失卻本來矣。赤松子曰。汝本炎帝之女。嘗師於我。時未聞道。急欲往蓬島求真。漂海溺水而亡。一靈真性變成青鳥。名曰精衛。心懷嗔怒。欲啣西山之木石。填滿東海。那時我見之。引人瑤池。蒙王母收留。命往閬苑。看守桃園積功。直待嗔心淨盡。方能轉托人世。修持道果。今已脫離羽毛。永證金仙之位矣。言畢。遂

取出松子數顆。向眾仙道。我昨日南極赴會。帶來這松子。乃是離農所產。千載一實。凡人食此。能可長生不老。神仙食之。亦能神通倍增。分於諸子。各食一顆可也。餘了一顆。種在此山。將來後人有志於道者。食此可以益壽延年。久久服此。修之可得長生神仙矣。卽今紫柏山的松子。只此種也。此話不啻。

且說眾仙各執松子食之。果然甘香異常。讚羨不已。赤松子。命回祿往西蜀警格人民而去。自帶和玉蟾。跨赤虬。同赴西池。眾仙送出洞外。只見赤虬望西而去。眾仙回轉洞中。時正陽。純陽同欲下山。積功度化。譚。劉。王三仙亦欲隨之。獨留重陽真人。在洞待等諸子功圓。七朵金蓮會集。方可應詔上昇。眾仙出洞。譚長真等三仙拜別師父及祖師等。各各分頭度化不啻。那卻說鍾。呂二仙。離了終南。遊於臨安。遇崔與之。那

與之自在。宋帝駕前辭疾。歸廣州後。遇白紫清真人。見是道器。傳其延年永壽之術。至此遊於臨安。遇鍾。呂二仙。傳其三五歸一之道。甲申秋。宋帝甯宗崩。史彌遠矯詔。立沂王貴誠爲理宗。更名的。尊后爲太后。同聽政事。封皇子竑爲濟陽郡王。甯宗無子。立竑爲太子。乃理宗之兄也。被史彌遠殺之。乙酉宋改元寶慶。時有神僧道濟坐化。此僧乃天台人也。幼而穎悟。喜觀釋典。二親去世。卽棄家學道。訪至臨安。遊靈隱寺。拜老僧遠瞎堂爲師。後得悟本來。佯狂混世。飲酒食肉。寺僧見其風顛。無不厭賤於他。皆呼爲濟顛。迨遠瞎堂去世。卽棄靈隱寺。佯狂城市。或療官室危災。或救紅樓重病。無語不靈。有邪皆正。後居淨慈寺爲書記。嘗夢中顯化。感謝皇太后。重修大殿。復向四安山中募木。運至本寺井中冒起。有以葷酒責之。則吐所食之物。悉能飛走而去。或水族魚鱗。亦皆優游而去。至六十歲。忽然不食葷酒。平日朝臣。有以葷酒招飲。濟顛皆云。

。可放生。灼焦斷尾之物。放水皆活。此時眾人。益加敬信。是秋示寂。眾僧將他赴火焚化。得舍利無數。明日有僧帶書至淨慈寺。對主僧云。昨日途中遇濟顛寄書。曾言蒙古暴虐。佛國被殘。今欲返於台州矣。後人乃云。道濟是國清寺紫金羅漢再世也。時蒙古伐高麗及西域。金夏。各路分兵征伐。夏主德旺。憂悸而殂。其姪睨立。丁亥。蒙古執夏主睨歸。夏滅。諸將爭取金帛子女。惟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黃。二駱駝載之。班師未幾。軍士病疫。惟得大黃可愈。賴此大黃。所活萬眾之命。方得全師。回頭復破入三關。金人惟守河南而已。是年蒙古主鐵木真崩。四子拖雷監國。攻取西和州。知州陳寅。同妻杜氏飲藥死。殭立不倒。拖雷言其盡忠。許其廟祀。方能倒去。以大夫之禮葬之。蒙古復催兵入金。太昌原陳和尚。以四百騎大破之。是秋蒙古立三子窩闊台爲太宗。任用楚材。殷富治平。軍聲大振。太宗傳旨。改北宮仙島爲萬安宮。改天長觀爲長春觀。敕邱處

機。管理天下出家僧道。善人皆隸焉。賜以金虎牌。凡有教相事務。悉聽邱神仙處置。山東安撫。復命王志明。自泰州傳旨。至燕京白雲觀。五月二十三日入報。已午時分。雷雨大作。太液池之南岸崩裂。水入東湖。聲聞數十里。龜鼉魚鱉盡去。池水遂涸。北山口亦摧。師聞歎曰。山摧池涸。吾將與之俱乎。七月初四日。師謂門人。宋道安。尹志平等曰。昔丹陽師兄。嘗授記於余云。吾歿之後。教法大興。四方往往化爲道鄉。道院皆敕賜名額。汝等當住持大宮大觀。仍有使者佩符乘傳。幹道門的事。我師重陽之言。一一皆驗矣。正是。時來大地皆春色。風正方方樂太平。千古玄宗從此振。丹臺紫府錄仙名。要知邱祖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邱長春白雲堂登真 純陽子青霞洞留跡

詞曰

我說的修道原由。不可閑遊。不記春秋。急烹鍊割慾斷情。傍花隨柳。默養勤修。聚三寶。存無守有。擒六賊。法令嚴收。不得拘留。終日無休。勿忘勿助。何喜何憂。（右調折桂令）

卻說邱真人將傳戒律法。傳於趙道堅曰。此戒法者。上志之人。動靜語默。事事在道。行住坐臥。自然合儀。無戒可戒。無律可律。何用戒哉。中志之人。依戒而戒。以威儀教相行其外。以戒律宏願鎮其內。使其內外不敢妄動。初則勉強。習慣純熟。終歸自然。由戒生定。由定生慧。智慧。滋生。情慾淨盡。丹基築矣。動靜合儀。不失其道。仙品立矣。所謂戒者。止惡遷善。造福永命之大端也。後世不得不行。吾有索海市之詩偈五則付子。偈曰。應天以實不以文。人間世事徒紛紛。

一自元豐感靈應。百年異代殊無聞。
山東安撫心好道。一過蓬萊問嘗草。
深期恍惚通仙靈。不見嘉祥棕懷抱。
是時巨海風濤息。萬里涵空襯天碧。
天邊和氣生紫烟。海下羣山削青壁。
層城異木當頭現。甲馬神兵隨後變。
空幢幡蓋出山巔。寶閣瓊樓浮水面。
參寥有若蓬萊宮。自移三山出海東。
鶴駕飄飄近西岸。來向清時振道風。
那趙虛靜受了戒法。拜謝師父。邱師復向眾人道。今吾
門下。或有講道論德。或修身鍊性。或行功濟世。或苦
行積功。幹道門中事。內外勾當之人悉俱。吾歸無遺憾
矣。七月七日。大眾請師上堂。邱師曰。我九日上堂去
也。眾門人留道。請師住世再幾年。眾等感師庇廕。多
增光輝。邱師曰。吾年八十矣。師兄弟們俱早已了道。
待吾同去應詔。以應七朵金蓮之數。不可強違也。汝等

既有真志者。後會有期。背吾道者。終不能見吾矣。語畢。凝神安坐。閉口不言。至初九日午飯上堂。留頌曰。

生死朝昏事一般。幻泡出沒水長閒。
微光見處跳烏兔。元量開時納海山。
揮斥八絃如咫尺。吹噓萬有似機關。
狂辭落筆成塵垢。寄在今人妄聽間。
時坐寶光堂。歸真焉。此時空中雲鶴飛翔。白虹貫於林瑞。
。遠近人民驚駭。萬目共睹。異香數日不散。師前形容甚陋。及道果圓成。變爲天人法相。眾門人善士咸集。四方道俗奔來。赴喪者有數萬人眾。哀慟者如喪考妣。師住世八十載。弟子將師肉身殮葬於白雲觀。以缸坐之。師所著有蟠溪鳴道集及西遊記等書行於世。復有宗派四十字。流傳於後。曰龍門派。
道德通玄靜。眞常守太清。一陽來復本。合教永圓明。
。至理宗誠信。崇高嗣法興。世景榮惟懋。希微衍自

寘。

邱師葬後未幾日。有人見於房山。衣冠如故。楚材奏邱
長春之靈感默佑。元太宗褒贈長春演道主教大真人。命
立像於墓上。世代香烟繚繞不輟。每至正月十九日聖誕
之辰。香火愈覺熾盛。後人謂之燕九會。大會一十二日
方止。每年春秋御祭。以酬其功。邱師門下弟子。不知
其數。內有一十八人得其真傳。最上者惟尹清和。趙虛
靜。王志明。李真多也。此是閑話。不啻。

且說李真多。自在龍門洞。得訣別師。後遇麻姑。更授
妙旨。入霍山修成真果。六根無漏。自號無漏子。至四
十八歲。始得脫胎神化。然後出山積功。至是知師返真
。至燕京送葬。眾人皆未之識。惟有趙虛靜知之。見其
年嘗二十許。知其道成。愈加恭敬。眾人皆來問趙師兄
道。這位女道友是誰。年貌尚輕。師兄何與其相識。虛
靜道。此位乃師父之首徒李師兄也。曾在龍門得師傳。

授丹訣。一別至今。數十年間。顏容轉少。師兄大道圓成矣。眾人聽虛靜之言。皆來拜見。李無漏亦各各還禮畢。趙虛靜問道。李師兄這數十年間。在何處辦道。如何這等速易。我輩皆不及也。李無漏答道。我自在龍門洞拜別師兄後。至關東修煉數年。遊麻姑山。丹霞洞天。遇麻姑仙姥賜丹傳道。後人霍山修煉。微得長生通神之術耳。不足於高道也。難比眾仙師兄道高德著。將來作玄門之領袖。爲度世之慈航。豈同區區小術之比哉。今我欲南遊吳越而去。後會有期。眾人欲留不得。送出山門。見李無漏飄然而去。眾人回轉觀中商議道。師父今已仙化。喪事已畢。觀中無主。惟趙師兄道高德隆。可登主席。虛靜讓道。今觀中道眾數百。內中道德才能者不知其數。另當別舉。我乃德薄孽深。才疏學淺。焉能承此大事。眾人俱道。此任非趙師兄不可。況師父曾傳戒法。宜登主席。一面叫。各殿殿主焚香秉燭。眾人拉拉扯扯。上殿拈香。鳴鐘擂鼓。各殿殿主焚香秉燭。眾人

方丈。一面命廚房設齋。迎請新方丈上座。觀中道俗。咸來參拜恭賀。次日滿朝文武百官。鄉紳軍民人等。咸集恭賀。整整熱鬧一十餘天。那趙虛靜自登主席。遵師規模。威儀教相。更兼長春真人敕封之後。香火茂盛。教宇日興。那長春真人的肉身。坐在缸中。後人修理墳墓。缸破而身不壞。顏容如生。衣毀肉見。肌膚玉色。手足指甲皆長數尺。方知真人神昇上界。留形住世。可謂形神俱妙。與道合真矣。此是後事。不啻。

且說邱真人門下弟子。分投各處。住持闡教。演揚妙法。各積宏功。凡邱祖宗支及七真各派。各處闡揚。時開叢林。共計七十有二。大闡宗風。正是世界變成仙界。俗風化作道風。時呂祖遊於臨安。度黃德淵及趙肖先二人。黃德淵乃越郡人。幼而敏慧。長慕道業。棄家學道。遍訪名山。苦志參玄。十有餘年。稍有所得。後居隱臨安吳山青霞洞。洞前有蕉池。其景清幽。德淵居之。

杜門靜養。後有楚人趙肖先。亦來居之。處於池畔。與黃同志潛修。作清靜侶伴。呂祖至此。知二人夙有仙根。欲來度他。不期二人他出。就在天慶觀中盤桓。時方丈前蕉花盛開。呂祖留詩於蕉葉之上云。

午夜君山翫月回。西鄰小圃碧蓮開。
天風香霧蒼華冷。名籍因由問汝來。

呂祖題畢而去。越數日而來。又不遇。復留詩云。

白雪紅鉛立聖胎。美金花要十分開。
好同子往瀛洲看。雲在青霄鶴未回。

黃趙二人。及回洞同遊賞玩。見蕉葉有詩二絕。乃是神仙筆跡。悔恨未遇。越數年。忽見一客至。見其形容秀雅。言語不凡。黃趙二人慇懃接待。低心懇求。客授詩二則曰。

悟心用易息心難。息得心源到處閒。
斗轉星移天欲曉。白雲依舊覆青山。

一日清閒一日仙。六神和合自安然。

丹田有寶休尋道。對境無心莫問禪。
黃趙二人見詩。愕然曰。見此二詩。與數年前蕉葉之詩
相仿。得非洞賓仙師乎。二人急忙叩頭求度。呂祖授以
詞曰。

養氣忘言守。降心爲不爲。動靜知宗祖。
無事更尋誰。眞常須應物。應物要不迷。
不迷性自住。性住氣自回。氣回丹自結。
壺中配坎離。陰陽生返復。普化一聲雷。
白雲朝頂上。甘露灑須彌。自飲長生酒。
逍遙誰得知。坐聽出弦曲。明通造化機。
都來二十句。端的上天梯。

又作七絕四首云。

欲撈北海波心月。先縛南山嶺上雲。
若也有人知此意。便堪飛鳥見元君。
半輪月照西江上。一個鳥飛北海頭。
月落鳥飛尋不見。廣寒宮內倒騎牛。

玄北之門鎮日開。中間一竅混靈臺。
無關無鎖無人守。日月東西自往來。
採藥要明天上月。修行須識水中金。
月無庚氣金無水。縱有真鉛枉用心。
更指玄妙修丹口訣。遂別去。二人拜送。化道清風。不見蹤跡。二子傾心修鍊。不與外物交接。立修二十餘年。丹成。將前百字鑄於石。後人曰百字碑。一朝。巖上有雲鶴盤旋。趙肖先沐浴更衣。別眾曰。仙師來迎。我當去矣。跌坐說偈曰。
踏遍吳山越水。一生飄笠清風。
忽地三更雷起。了然打破虛空。
遂瞑目而化。後黃德淵壽至一百六十四歲。亦尸解而去。此是後話。不嘍。

己丑。汀邵寇晏和尚。行妖法。起兵掠州縣。兵犯建寧。宋將陳韡。軍監劉純。領兵破之。劉純乃劉備之後。

幼慕技術。入龍虎山。遇異人傳授法術。至是以法破之。
。自此釋風頽廢。誅僧滅寺。僧遭塗炭。是冬宋帝理宗
。立謝氏爲后。后乃天台人也。先翳遮一目。身黔色。
躬身行孝。及選。就道病發疹。及瘥。膚脫肌白如玉。
又遇神醫。用藥去翳。入宮端重。太后賢之。故立其后
。辛卯金改元天興。蒙古入汴。五月汴京大疫。人死無
數。拖雷卒於師。兵退蒙古遺使至宋。表議伐金。許給
河南地歸宋。宋遂發兵。蒙古粘罕之弟速不臺。率師會
宋兵伐金。圍捆汴京。癸巳春。金主奔蔡州。速不臺執
金后妃北去。在道難辛甚。臺欲屠汴民。楚材馳見勸解
。得免汴民之難。惟取完顏氏戮之。九月復會兵圍蔡州
。甲午春。金改無端平。金主哀宗。傳位於子承麟。宋
將鈴轄孟珙。入蔡破城。守緒自縊死。承麟死於兵。張
天綱被執至宋。金亡。宋帝命收天綱大理寺獄。臨安知
府薛瓊謂曰。汝何面目至此。天綱曰。興亡何代無之。
今金亡。比汝二帝何如。薛瓊奏其語。帝召之見曰。汝

真不畏死耶。天綱曰。患不忠節耳。何畏之有。請死。帝釋之。後遇呂祖。憐其孤忠。引至四明山。令拜子期真人爲師。而後得成道果。此是後話。

且說真德秀。任宋參知政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有數十萬。皆言當時要務。乃是終南老道。出神未歸。被徒弟焚化其軀。轉世托胎也。學人稱西山先生。時宋帝以賈妃之弟似道。爲籍田令。恃寵不檢。時有南豐人袁勝昇。字千里。有斬勘雷法。往來江西。誅妖治祟。寓城中戴家。一日謂戴曰。吾死後。可焚吾身。言畢而卒。年百餘歲。舉屍焚之。火烟中現出金字旗曰。雷霆第二判官袁千里。隨烟上昇而去。正是。神仙降世有來因。歸去無心身外身。不染凡間名與利。逍遙自在樂天真。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元運興諸將扶社稷 帝詔降眾仙受敕封

詩曰

邀游大地幾春秋。勸化時人不肯修。
性命機關堪守護。利名圈裏莫綢繆。
百年有限光陰促。一旦無常萬事休。
急早回頭勤苦鍊。與君同上鳳麟洲。
卻說西河薩守堅。生於元符庚辰歲。九月二十三日。生
時紅霞罩室。幼而貞敏。初學醫生。誤用藥殺人。後棄
家學道。遍訪名山。遇鐵師真人。傳授妙旨。修成道果
。自號全陽子。嘗受九州提刑錄。主天下鬼神功過事。
大顯神通。道經湘陰浮梁。見人用童男女。生祀廟神。
守堅曰。此等淫神。好焚其廟。言訖雷火飛空。其廟立
燬。薩翁後遍行救濟。一十二年。積累百千萬億功勳。
至龍興江邊盥手。以口含水。唾而盥濯。忽見水中。神
影在頭上。薩翁問是何神。神答曰。吾先天主將火車靈
官王是也。久值靈霄殿。奉玉敕廟食湘陰。以懲此方惡

業。自真人焚吾廟後。相隨一十二載。但候有過。便復前仇。今真人功行已高。職隸天樞。願爲部將。以備驅策。薩守堅與爲盟誓。表達其情後。至漳州。一朝諸將現形環侍。天詔召入天樞。薩翁受詔。掌都天宗主。一元無上真君之職。旌幢幡蓋。仙童導引昇天。後命王靈官護法道門。世間凡有真志修道行功。必當隨身擁護。倘有饑饉虎狼鬼妖惡人。一切刀兵水火。不能傷害其身。部領銀牙鳳嘴將三千。虎首疵貌貅兵百萬。護持玄宗。不嘍。

丙申。蒙古闊端破成都。文州守臣劉銳。趙汝彞固守。援兵不至。劉銳集家人。盡飲藥死。及破城。劉銳及二子屍皆攝去。趙汝彞被執。斃殺之。蒙古復侵江陵。孟珙連破二十四寨。復侵真州。丘岳敗之。丁酉。宋改元嘉熙。己亥水淹艮山門。辛丑宋改元淳祐。時蒙古主嗜酒。楚材諫。敕日進三鍾。二月帝疾篤。脈絕。楚材言天

下罪囚多枉。宜赦之以祈佑。帝命赦發。脈復。子月楚材推太乙數。言帝不宜出獵。帝不聽。徑出五日。還崩於道。時蒙古乃馬真氏。稱權專政。楚材因諫不聽。憂憤而卒。爲相二十年。惟留琴書而已。甲午。蒙古入兩淮。呂文德大敗之。復侵蜀。余玠敗之。蒙古自太宗崩。後六皇后掌國五年。楚材卒。法度不一。內外離心。是秋貴由立。爲定宗。乃太宗長子也。是冬。聞宋孟珙卒。蒙古分道攻江淮。丁未。宋以趙葵督江淮兵馬拒之。己酉。宋孫貴妃生一子。不哭而慙。因名敏。庚戌。以賈似道制置兩淮。罷趙葵。蒙古主定宗崩。辛亥。立拖雷長子蒙哥爲憲宗。命太弟忽必烈。總治蒙古漢地事。聞姚樞有道。召之。虛己受言。遂分道取淮蜀。宋以史天澤經略河南。軍民大治。壬子。行會天曆。封王子敏爲逸王。癸丑。宋改元寶祐。帝以四川爲憂。有言余玠失戎伍心。帝以余晦代之。玠聞之。不自安。一夕暴卒。後人有見於青城山。同一紫髯道者。對坐石上。曰。余方

憂憤悶絕。忽遇姚翁奉鍾離翁命。喚醒至此。故人再拜。回視忽不見。回往余府通報。命不復揚言。甲寅詔籍玠家財。以犒師。玠子如孫。家貧償債不足。遇唐真人贈薑。皆變黃金。如孫貨於市。有賈胡買之。數十萬道。此金是唐真人丹金也。能辟水火。順年穀。外邦稱爲至寶。如孫得以償債。置家產。不啜。

且說余晦在蜀屢敗。召還。忽必烈乃薦許衡爲京兆提學。不至。聞邢臺劉秉忠有道。隱居武安山。忽必烈召僧海雲。與秉忠俱至。烈見其材。薦秉忠相宅。遂營開平府。蒙古主欲親伐宋。命卜其行。秉忠曰宋之國勢將亡。但主上南行不吉。丁巳。宋以趙葵爲少保。賈似道誣其侵蝕軍資。葵罷職病卒。己未。宋改元開慶。蒙古主聞趙葵卒。自將兵伐蜀。崩於軍。忽必烈渡江。江淮州縣俱降。宋國大驚。以吳潛爲左丞相。似道右丞相。似道密遣使乞和。忽必烈班師。庚申。宋改元景定。蒙古

忽必烈卽位。建元中統。爲元世祖。定國爲大元。聞宋披雲有道。封爲通玄弘教披雲真人。主天下道教事。以僧入思馬爲國師。主統天下釋門。與宋披雲並禮。使諭安南高麗。皆請降。時宋罷吳潛於循州。賈似道復使以毒藥殺之。吳潛曾得道於彭鶴林。至是中毒。謂家人曰。吾其死矣。夜有風雷勿驚。是夜果風雷大作。其屍不見。甲子秋。慧星出於柳。劉秉忠謂帝曰。宋主將殂矣。元改至元。拜秉忠爲太保。冬十月宋帝崩。太子禛卽位。爲度宗。乙丑改元咸寧。丁卯立全妃爲后己巳。呂文德疽發背死。庚午春。參知政事江萬里以襄陽。樊城交急。請兵往救。似道不回答。江萬里請去。時蒙古平章政事廉希憲調理有度。賈似道不以朝廷爲憂。日坐葛嶺起樓臺。延羽流塑己像其中。建多寶閣。藏寶貨古玩。大設雲水齋。有二道人入座。啖飲太過。家人拽出。則劍琴二囊也。俄有二道進謁曰。吾聞相度休休。有容爲貴。何以拒乎。我二人因遊舊境。是以進謁。敢以一

詩呈獻。

平章威福極頑殘。社稷傾危爾自安。
促織半閒方鬪罷。朔風吹徹木棉寒。
白衣道者曰。怙寵戕善。將使半壁河山。盡遭腥穢。難
逃陰譴。尚敢傲慢如此。我是吳都督周。此是關內侯葛
也。黃衣道者曰。福盡時當罹虎口。惟惜污我靈山耳。
攜手昂然而去。似道問博士曰。此是俠士也。癸酉。元
陷樊。襄。甲戌。江萬里罷相居饒。是秋宋帝崩。似道
立嘉國公焘為恭帝。年四歲。謝太后臨朝稱制。封兄昱
為吉王。弟昺為信王。時劉秉忠居南屏精舍。無病而逝。
。元主驚悼。命伯顏南侵。攻郢州。都統制張世傑力戰
莫近。伯顏去圍鄂州。取荊湖。宋帝幼。驚而成疾。召
醫李立之進藥而愈。乙亥。宋改元德祐。似道師至蕪湖
請和。伯顏不許。池州通判趙昂發夫妻同死。伯顏命葬
之。一夕風雨大作。墓破不見其屍。江萬里赴水死。江
南諸郡。或降或遁。江西都統密佑戰死。張世傑師復饒

州。江東諸郡。皆降於元。都統孟玘克沙市。司馬夢求死之。六月詔賈似道安置會稽。鄭虎臣爲監押。至漳州木棉庵殺之。以應前詩之兆。丙子。克潭州。提刑李芾。一門盡節。知衡州尹穀舉家自焚。湖南軍陷。文天祥乞命吉王。信王鎮閩廣。太后從之。拜天祥爲右丞相。保二王南行。伯顏兵入臨安。收圖籍。封府庫。拘太后。宋帝北行。丙子。天祥至溫州。奉置開府福州。是夏奉昞卽位爲端宗。改元景炎。封昞爲衛王。元主廢帝羃爲瀛國公。尋爲僧。全后爲尼。同棲正智寺。元分道取閩廣。張世傑奉帝航海。走潮州。元主以張弘範爲元帥。戊寅。帥師入閩廣。夏四月。端宗崩於碭州。羣臣欲散。陸秀夫請立衛王。改元祥興。爲帝昞。以陸秀夫爲左丞相。與張世傑共秉政事。遷帝居崖山。有大星南流隕海。小星千餘隨之。其聲如雷。加天祥少保。信國公。時中軍大疫。天祥之子道生卒。佛生被執。六月張弘範執天祥。固請死。世傑力戰兵潰。陸秀夫負帝昞赴

海死。帝養白鵬。奮擊哀鳴。墮海以殉。弘範兵退。世傑得帝屍。與端宗葬之。散潰稍集。聞逸王之子在廣謀立之。忽颶風大作。世傑登柁樓。爐香祝曰。天意欲滅趙氏耶。風濤愈甚。覆舟而死。諸將棄其屍於香山。眾皆散去。宋亡。元歸一統。元世祖追思祖上立業。嘗敬道崇仙。今成大元。一統天下。全仗仙真護庇。遂出旨

洞賓呂祖 敕封純陽演正警化孚佑帝君。
海蟾劉祖 敕封海陽嗣派九天扶正帝君。
重陽王祖 敕封重陽廣教興玄育德帝君。
紫陽張祖 敕封紫陽少府天台啓派真君。
杏林石祖 敕封紫虛繼派慕義懷仁翠玄真君。
紫賢薛祖 敕封紫賢演派瑜珈開悟真君。
泥丸陳祖 敕封紫泥昭異隨光普度真君。
瓊館白祖 敕封紫清殿派神霄輔元真君。
長春邱祖 敕封長春全德靜化明應主教真君。

長生劉祖。敕封長生輔化宗玄明德真君。
長真譚祖。敕封長真凝神玄靜蘊德真君。
丹陽馬祖。敕封丹陽抱一無爲普化真君。
玉陽王祖。敕封玉陽體玄廣慈普度真君。
太古郝祖。敕封太古廣宥通玄妙極真君。
不二孫祖。敕封清靜淵真玄虛順化元君。
西河薩祖。敕封西河救苦一元無上真君。
以上諸真列祖。各有加封。並有寶誥宣揚。並敕天下天
慶觀。改爲玄妙觀。各處宮觀。盡賜匾額敕建。天下玄
風丕振。道化興行。且說長春真人。自從了道之後。遊
於房山。後遊王屋山。遇王玉陽。同至終南。極真洞中
拜見師尊。重陽歡喜道。汝今功行已高。不必出外行功
。居此待詔上昇而已。徹待眾道友會集。同赴蓬瀛可也
。且說馬丹陽。在南閩行功。見宋室已滅。一歸混元。
知長春早已了道。欲回終南。至湘州。不期而遇不二。
邀其同赴終南。路過洞庭君山。見酒肆有白雲籠罩。知

有上仙在此。二仙進去一看。見鍾。呂二祖化作二個遊訪的道侶。同一位檻樓道友飲酒。二仙識之。上前參拜。三仙佯狂大笑而出。帶領丹陽。不二同赴終南洞中。重陽率諸子參見祖師。翌日。譚。劉仙亦到。到不多時。見郝太古帶了滕姑進洞。參見祖師並及諸仙。時眾仙會集。正在各談功業。忽見雲鶴飛繞空中。仙樂齊鳴。旌幢掩映。雲車之中。出來一位仙官。乃是許旌陽天師。奉玉旨下降。宣詔曰。人天路上。爲善最先。仙籍簿中。行功第一。功高德廣。則仙籍標名。道備神全。則玉京注冊。王真人昔奉玉旨。下凡積功。玄功已著。命正陽。純陽率領諸子。早赴凌霄受職。御旨已下。各宜欽此。眾仙拜畢。頃刻各登雲車。隨旨登天。旌幢儀仗。金童玉女。對對導引而上凌霄。正陽。純陽二仙率領諸仙。先參見四大王及兩班天先聖眾。仙官仙吏。次拜四帝君。四天師。後上通明殿。朝拜玉帝至尊。玉帝一見。

玉顏大喜。遂傳旨加封正陽爲金闕上相。純陽爲玉清內相。薩守堅爲天樞內相。劉海蟾爲天機右相。張伯端爲東華侍詔仙官。王知明爲飛雨妙化輔極真人。丘處機爲天仙狀元。孫不二爲女仙領袖上仙。其餘眾仙。各封真人之職。各就名山福地洞天處止。待有功之時。另行賞賜。眾仙受職拜謝。各各作禮而退。各轉雲程。就於洞天福地居止。快樂逍遙。再行積功德人。正是。

功圓道備成眞日。奉詔飛昇上界仙。
天榜高標千古仰。金蓮史記不虛傳。

助印（金蓮仙史）

功德芳名（恕不稱呼）

陳	張	高	林	田
照	氏	墀		錦
勳	秀	園	笑	坤
	一	一	一	一
四	八	八	八	八
五	○	○	○	○
○	○	○	○	○
元	元	元	元	元
潘	連	普	蔡	連
澤		安	長	文
潤	燕	堂	生	卿
三	三	三	四	四
○	○	○	○	五
○	○	○	○	○
元	元	元	元	元